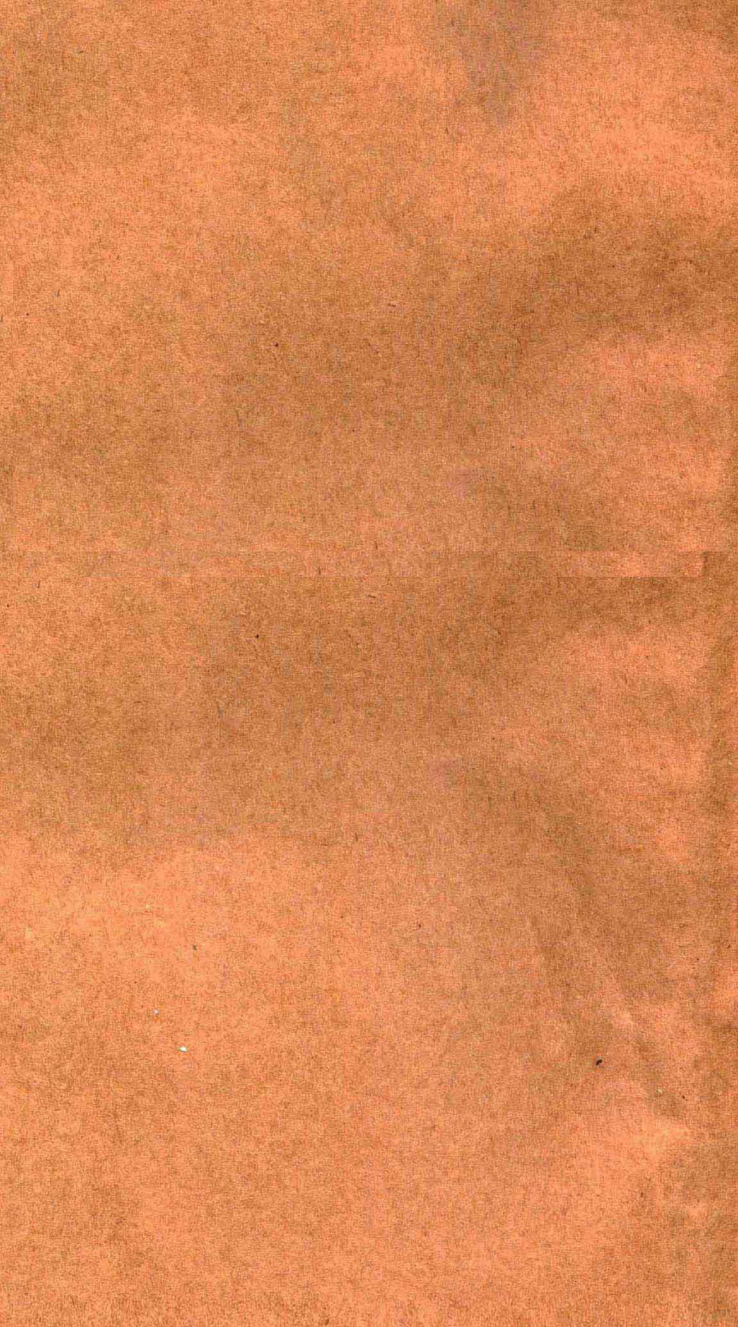


无钱的人





無錢的猶太人

哥爾德著

楊昌溪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31

1931	1	1	付排
1931	2	1	初版
1931	5	1	再版

1 — 2000 冊

2001 — 3500 冊

版 權 所 有

精裝每冊實價一元五角

平裝每冊實價 一 元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再版譯者序

在美國與辛克萊齊名的新興文學家哥爾德，（Michael Gold）兩三年前早已有人介紹到中國來了。他底短篇集一億二千萬，在貧弱的中國已有三種譯本，而且每種都有許多的讀者，實在是難得的事。

不過在凌黛底譯本一億二千萬出版後，並不會引起如何的影響，那時，便所謂美國人所稱的“激烈文學”（Radical Literature）的綽號也未加上。而哥爾德的被人認為新興文學家還是去年

和今年的事。因為在現代小說中由周起應譯出了他底自敘傳和一篇羣衆朗讀劇，繼着在最近的現代小說上面也還在談到他。這樣，他的爲人，他底思想，他底作品的真價值才真實地在讀者底心園中得了確切的認識。

自從他底短篇集一億二千萬出版後非惟在美國驚異爲熱烈的，尖銳的作品，即是在國際間也被認爲是美國的巴比塞和高爾基了。而且獎譽的人還以爲他比高爾基更動人，因爲他比高爾基更能接近民衆，更能實地去幹。雖然他不完全是一個專門在文字擺弄筆頭的作家，但是，他底作爲自敘傳的第二部長著“無錢的猶太人”(Jews Without Money) 却又成功了。

他在自敘傳上說他是生在美國紐約的東邊區 (East Side) 的陋巷內，那街有二十多家酒館和妓院，那裏是紅燈區域，猶太人民不能不在那兒泔着污穢的肉體和道德生活着。他的父親是沉湎於唱歌，飲酒的苟安而庸碌的羅馬尼亞猶太人。母親是一個匈牙利移民，在未同父親結婚前，曾在有錢的猶太人家裏作過工。現在，在“無錢的猶太

人”一書中所描寫的便完全是他自己在那可怕的，擁擠的，卑污的，非人的，地獄般的，飢餓的東邊區猶太人和其他移民居留的兒童少年時代生活的回憶錄。

全書是使用着新寫實主義的手法，從個別的活動中描寫出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所有的人物和事實完全是真實的反映，無異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圖。

父親黑曼（Herman）反對那在羅馬尼亞由宗教而訂就未婚妻的結婚而夢想着美國；他被本國商店廣告上顯示的美國最高度建築物和人民的享樂所麻醉，他以為在美國街道下馬上可以掘金子，而美國人人都是每日只做兩小時工作，一天到黑都是有趣的。但是一到美國後，迷夢完全失敗了，自己嘗試過了各種的職業，終於因油漆匠而受鉛毒，因從建築架上墮折了腳腿而流為小販。希望成為公民（Burgeour），富翁（Millienuire）等等的在民主政治中做的迷夢都破滅了。

母親是一個典型的女子，她沒有怎樣的奢望，她沒有怎樣相信別人欺騙丈夫的甜言蜜語的熱

誠，在丈夫急於要想發財的熱誠中，她勸丈夫不要煩燥，雖然是不發財，但麵包是充的，孩子是健康的，屋子是有的。對於那些住在一條街或者自己屋內的猶太或外國的賣淫婦是認為不可的，勸她們去工作，勸她們拋掉賣淫的生活，在全書的女子中，她算是猶太移民中難得的人物。其他的女人們，流為賣淫的原因有的是由東邊區流氓的引誘和強姦，有的是因為失業，但是因在資本主義下的生活壓迫，她們永沒有振拔的可能。

撒羅醫生和安格惹德醫生確切的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撒羅醫生是窮人們的公共醫生，他具有革命的思想，他不斤斤於金錢，他因為沒有鬍子妻子，孩子，和一切醫生們向病人擺出的臭架子，所以他不能成名，所以他瘦削。安格惹德是非錢不行的，年長的，肥胖的有錢的，冷酷的醫生，從他和撒羅醫生的比較上，很十足的顯出了他們所代表的和社會階級。

雖然在這十五萬字中只敘述到哥爾德十二歲以後的事為止，但是，他站在躍動的和革命觀點的立場，拋棄了一切舊的教養來備述那在美國資本

主義的壓迫下的猶太民族以及一切移民的生活，民主政治的虛偽選舉的黑暗，工人的痛苦生活，未來的掙扎，猶太人的迷夢和可憐，是美國關於移民生活作品的空前鉅著。所以辛克萊批評說：“在移民生活描寫的作品中我不曾讀過比這更好的東西。在這書中充盈着恐怖的，痛苦的，血淚的，美麗的，資本主義的氣氛。作者是真實的說，寫出他自己底控訴，他並不曾附上着虛偽與誇張而且在書末向着將來的革命燭上了火炬，所以哥爾德是我們時代的作家，他是在我們底時代中”美國麥考萊（American Merewny）底編者，兼批評家的門肯（H.L. Mencken）也認為是美國小說中最美的一部。帕蘇士（John Des Passos）認為可與描寫東邊區生活的（Haunch Paunch and Jewl）媲美。而同時以作（Haunch Paunch and Jewl）聞名的阿尼茲（Sammuel Ornitz）更進一步的承認說：“哥爾德是美國猶太村（American Ghetto）底高爾基，因為他描寫世界上流寓的民族也與高爾基描寫“飄流者”（Bo-siac）——如社會底落伍者中篇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切由農村和

城市摒絕出來住在貧民窟的人們一樣——生活一樣的具有同情。哥爾德在“無錢的猶太人”中由同情的啓示已經發出了一種控訴，雖然是一種孩子心理所形成的控訴，但在本書結局處已經說：“呵，工人底革命，你給我這一個孤獨的，自殺的孩子帶來了希望。你是真正的摩西，當你來時，你要毀滅東邊區，而且建設一座爲人類精神的花園。……”是對於未來有了啓示。”由這些批評，我們可以認識哥爾德底“無錢的猶太人”的偉大了。

卓別林底賽會 (Charlie Chaplains Parade) 是在“無錢的猶太人”出版後的一部兒童讀物。全書由紐約人 (New Yorker) 雜誌的名畫家所格羅 (Otto Soglow) 加插以彩色的畫圖，對於兒童尤爲有趣。所斯金 (William Siskin) 在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 上認爲卓別林能在童話中成爲題材，這算是第一次。因爲彼得潘 (Peter Pan) 或聖誕老人，或 Frog Footman 在愛里司異鄉遊記 (Alice in Wonderland) 已經成爲童話中的主材，而卓別林在今日也無疑的成爲童話中的人物。

哥爾德在一億二千萬和“無錢的猶太人”以及“卓別林底賽會”三書之外還有獨幕劇“金錢”(Money),都是極尖銳的作品,在美國新興文學作品算是最成功的代表作。

哥爾德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新興文學主潮中的重要份子,最活躍而接近羣衆的一個。正如里非(Melvin P. Levy)在美國“新國民雜誌”(New Republic)上批評的話:“無論在小說,戲劇,詩歌,在新羣衆上寫的評論都是真實的,無傷於自我表現,雖然不全然是自我的表現和批判,但對於讀者具着一種神祕的,壓迫的力量,他是一個人類的作家,而他自身底經歷和理想透入了他所描寫的境界內。他是一個平民的作家,不是在近代的腐化的意識內活動;因為他所寫的是“說話”,有時是自己底話言,有時是羣衆中每一個人底語言。而且常常是口說的活肖人生的說話。”這雖然是舊批評家們對他底估量。然而從此也可以看出他在美國文學中的地位了。

目 次

- | | | |
|-----|-----------|-----|
| 第一章 | 一夜五十仙 | 1 |
| 第二章 | 孩子怎樣的產生 | 16 |
| 第三章 | 一羣不良的猶太少年 | 30 |
| 第四章 | 夏天的菌茸 | 48 |
| 第五章 | 上帝創造臭虫嗎? | 61 |
| 第六章 | 吝鬼和蕩漢 | 77 |
| 第七章 | 金熊 | 89 |
| 第八章 | 未婚妻 | 100 |
| 第九章 | 撒姆, 那個賊! | 114 |
| 第十章 | 一個油漆匠底淚 | 129 |

第十一章	鎗手底母親.....	148
第十二章	在布洛克斯公園的蕈菌.....	169
第十三章	猶太人與基督教徒.....	189
第十四章	野牛比爾與摩西.....	212
第十五章	傘店底聖.....	234
第十六章	怎樣變成一個富豪.....	252
第十七章	兩個醫生.....	277
第十八章	一個房東底靈魂.....	298
第十九章	少年復仇同盟.....	321
第二十章	慰恤金.....	331
第二十一章	香蕉.....	356
第二十二章	職業的獵取.....	375

第一章 一夜五十仙

(一)

我永遠不能忘記東邊區的街，做孩子的時候，我住在那兒。

牠是劣跡昭著的波瓦雷的一條街道，一個住宅的深峽，那兒懸掛着避火梯啦，床具啦，以及人們的面孔。

這些面孔常常在住宅的窗上。這條街永遠不使這些面孔失望。街道是一種無限的興奮。從來沒有睡過。海般怒吼着。煙火般爆裂着。

人們在街上擁擠着，爭吵着。那兒有一羣一羣推着手車的小販。婦人們尖叫着，狗兒們吠着，交尾着，嬰孩們哭着。

一雙鸚鵡咒罵着。襁褓的孩子在貨車馬下遊戲着。肥胖的主婦們從一個門口階石打到別一個門口階石。一個乞丐唱歌着。

馬車夫在養馬房裏斜倚在一條長凳上。他們驢叫般大笑，狂喝許多盃的啤酒。

龜鶻們，賭徒們，紅鼻頭的酒鬼們；無聊的政客們，厚絨衫的拳鬥家們，裝做有錢的窮鬼們，穿套褲的，身裁高大的碼頭小工們。東邊區生活底一種無窮盡的生活，經過那賈克·萊爾夫酒店底柳條門。

酒店底山羊躺在人行道上，如夢地吞食着一張政治公報。(註)

東區的母親們，帶着有英雄般的胸膛，推着她們底嬰孩車，閒談着。馬車釘鑼釘鑼地駛過。一個補鍋匠在打着黃銅。排在街上小攤子的鈴聲鏗鏘地作響。

塵埃與報紙的旋風。妓女尖銳地大笑着。一個先知走過，那是一個穿舊衣服的，白鬚的猶太人。孩子們繞着絞絃琴而跳舞。

興奮，污穢，打架，紛亂！我這條街的聲音像是大狂歡的高叫，或是山崩地裂的轟聲，那般地升高上去。這個騷音常常在我的耳朵裏。就是在睡眠中，我還聽得見；現在我還聽得見呀。

（註）政治公報爲下流的小報，充滿着裸體照片及其他無聊的文字。

（二）

當時紐約的東區是紅光的區域，一塊廣大的，六零六的遊戲場，在泰姆馬尼（美國民主派祕密的團體）會堂商業管理之下。

猶太人逃開歐洲“排猶的運動”；帶着祈禱呀，感謝啦，以及莊嚴的堅信離開埃及到一塊新的迦南地。

他們到了這裏以後，才覺得所等着要給他們的只是吸乾膏血的工廠，妓院，以及泰姆馬尼會堂。

我底街上有幾百個妓女。他們住在空虛的商店裏，她們擠滿每間住宅的各層各戶。敬神的猶太人怨恨貿易。但是在這裏，他們只是異邦的貧民；他們沒什麼法子。他們聳聳肩，喃喃地說：“這就是美利堅”，他們竭力生活下去。

他們竭力將眼睛合了起來。我們這些孩子却不這樣做，我們看見，我們曉得。

天氣晴明的日子，妓女們坐在椅上，沿着人行道。她們懶惰地伸手足而臥，她們的腳佔去了鋪道一半。人們顛蹶地經過了妓女們多肉的大脚底苦劫。

女人們閒談着，啾啾地響着，像是一個鸚鵡的林莽。有的在織着圍巾與襪。別的發出嘈雜的聲音，還有些別的在嚼着俄國香瓜子，而單調地唾出殼來。

女人們眯眼着，嘲笑着，向經過的男性作着淫猥的姿勢。他們拉住人家的後裾，以欺騙的蜜語去誘惑人們。她們販賣着她們底貨色，像推着小車的小販一般。我五歲的時候，就曉得她們販賣着什

麼。

女人們在綺麗的寬衫下是完全裸體的。胸部腹部的厚塊時而閃現。拖鞋懸在腳上；她們時時都準備好做“生意”。

人間的樹兒，草兒，以及花兒都不能在我那條街上生長；但是，花柳病却日夜開着花。

(三)

一個春天的早晨。像別個早晨一般，我參加聚在人行道上猶太不良少年的一羣。我們大約有六七個人。

春天使我們興奮。藍色的天空蓋在我們猶太人住處的上頭。人行道輝耀着，空氣清鮮。好像一切都很有希望似的。街道在冬天是空虛的，現在人們被春天的魔力醺醉得跳了起來。

猶太人底遊行在溫和的起初幾天出現，去走走，去閒談，去咒罵，去論價，去抽煙，去以鼻吸氣，像是一隻蟄伏的熊到了春天。

手車出發。白鬚的小販爬出他們冬天的地窖，

再在街上嚷着了。桔子^{在車上閃耀着}；白洋布在拍賣，外套，甜番薯，鯷魚，罐裝的天竺葵，以及橡皮套鞋。春天招引了一個巨大的，破污的市集。

我們在人行道上抽陀螺。我們追逐街車和貨車，而幹着那種危險的，偷乘車的玩意兒。尼格爾（註），我們的領袖，教我們怎樣從手車上偷蘋果。我們將死貓擲進一個中國人洗衣的店鋪。店主走了出來，一個黃色的瘋子，他的手裏有一隻熨斗。我們跑開。

尼格爾隨即提議一種新的玩意兒：大家去跟妓女們開玩笑。

我們先和露茜試試看。她斜倚在一間住宅的門廊上，披着一條紅色的圍巾，她是平凡的小婦人。準備好，走。我們在她的面前作短促的突衝。我們的心常帶着冒險與喜悅而跳打。

我們對她嚷着，作着淫猥的姿勢：

“一夜五十仙！這是你的價錢，一夜五十仙！
哈，哈，哈！”

露茜驚跳了起來。她那睡意的眼中有了一個

眼線。但是她不回答。她拉拉圍巾，披在身上。我們失望。我們希望她會憤怒和咒罵。

“一夜五十仙！五十仙一夜！”

露齒咬着嘴唇，表示厭惡的樣子。她那淡黃的面孔上泛紅了起來。結局只是這樣；她不肯開口。玩意兒沒成就。我們再試試看。這次她突然轉開身，而走進陰暗的門廊裏去。我們找着別個婦人。

(註)尼格爾(Nigger)即黑人的意思，成了一個人的外號。

(四)

一個傲慢的，肥胖的妓女坐在離開這裏兩間房子遠的椅子上。她穿着一領紅寬衫，衫上裝飾着日本櫻樹，山，瀑布，以及古代的哲學家。她那黑髮用金鋼石的胸針扣住。在她那肥胖的手指上的，閃耀的假鑽石至少值一百萬元。

她喫着一隻蘋果。她響亮地慢慢地喫着，帶着全體商會在年會宴席上底威儀。她的前裾在她的面前披開，像是一隻棹子。

我們成爲猴羣地疾跑過她的身邊。我們嚷出

下面那些話，可是那意義我們却不能完全猜想得出：

“一夜五十仙！”

哈哈！這次我們領袖的計劃成就了。那是一種好玩意兒。那個肥妓女面孔氣得變紅。她那雙眼帶着深惡而突出。汗水在她那塗粉的頰上出現。她將蘋果擲到我們這邊來。嚷着：

“賊！美國流氓！混蛋！我要抓住你們，將你們撕成兩半！”

她像一隻中毒的貓兒吐啖着。她揮舞着拳頭。這是有趣的，全街都歡娛起來了。

“一夜五十仙！哈，哈，哈！”

隨後我就聽見母親在樓窗上喊我的聲音。我極不願意離開這種有趣的玩意兒，剛剛又在最好玩的時候呀。但是母親叫了又叫，於是我只得走開了。

我走進去，剛才是在日光中，因此我現在眯着眼。我一看見露茜坐在我們的廚房裏，我喫了一驚。她在哭着。我的母親猛撲住我，批着我底面孔。

“殺人犯!”她說;“爲甚麼你使露茜哭呢?”

“難道我使她哭不成?”我愚蠢地問。

我的母親抓住我，將我橫在她的膝下。她用九股鞭打我。我哀叫着，掙扎着，但是她却再給我一種兇烈的鞭打。露茜站在那邊替我講情。這個可憐的婦人對於我的被打，很傷心。我底母親非常生氣。

“這次教訓你別跟那個尼格爾在一起玩，這次教訓你別去學街上一切壞的淫污的事!”

無効的鞭打；東邊區的街道不因爲一條皮鞭而驅逐出境。那是我底世界；也是我底母親的世界。我們必須在那兒生活，而去學習這世界所揀出要教我們的。

(五)

我永遠記得這一場鞭打，不是因爲牠使我恥辱，或是教了我什麼，祇是因爲第二天是我五歲的誕辰。

當時我底父親年紀還輕。他歡喜快樂。那天他歇了工，固執主張我必須有一個誕辰的慶祝會。他

替我買了一套絲絨衣服，帶有花邊的領，硬袖，以及漆皮鞋。那天早晨，他固執主張我們都必須去拍一張照。他使我底母親穿上棉絹天鵝絨的黑外套。他使她給我底妹妹穿上蘇格蘭服。他自己穿上一套黑色的衣服，這使他很像一個律師。

我們在街上走着的時候，母親呻吟着。她怨恨一切新的鞋子，新的衣服，一切的喧嚷和羽飾。我也很困苦。我那一羣的孩子看見我，對於我的天鵝絨衣服忍笑着。

但是我底父親很歡喜，我底妹妹伊撒也是這樣。她倆喋喋閒談着，像是兩個小孩子。

在照像館裏很嚴肅。我的父親僵僵地坐在一隻暗色的，雕刻的御座上。我的母親直直地站在他的後面，她底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爲要炫示她的婚戒。我底妹妹坐在父親底膝上，我站在御座的別一邊，雙手捧着一籃人造花。

禿頭的，矮小的，熱切的照相師在一個幕後消失。他在我們的面前弄響指頭而且說：“看鳥兒！”我注視着，我的頭頸因爲夾住而痛了起來。某種

東西嗒嗒發響；像已拍好了。我們走回家，疲倦力盡，但却是凱旋的。

當天晚上，誕辰的慶祝會舉行了。許多同宅的鄰人帶來他們底孩子。白蘭地酒喝着，軟餅與鯡魚吃着，歌兒唱起來了。人人都捏捏我的面頰，和稱贊我。他們預言我會成爲一個“偉人”。

接着便是談論。傘匠拉拔·沙瑪爾是一個敬神的，有學問的猶太人。不論他在任何那一羣人之中，話柄就轉到聖事那一方面去。

“我在報上看到，”我的父親說。“在哈斯特爾街上，一個泰巴克跑到一個女人的身上去。但是我不相信。在美利堅也有泰巴克嗎？”

“自然咯，”拉拔·沙瑪爾平靜地回答。

門特爾·巴姆發出一陣粗聲的，白蘭地酒的大笑。他什麼都吃，軟餅啦，鯡魚啦，搵椗果醬啦，蘋果啦，捲心菜啦，煎魚啦，以及乾酪等等。他喝了每瓶酒，凶烈的波蘭酒啦，威許尼亞克酒啦，梅子白蘭地酒啦，羅馬尼亞酒等等。現在他的本性出現了。

“我不相信泰巴克!”他大笑。“那不過是祖母的一個故事罷了。”

我的父親重擊着桌子而跳了起來。“閉嘴!無神論者!”他嚷着，“在我底房子裏，我不須要你底智慧!”

門特耳·巴姆聳聳他的雙肩。

“得，”拉拔·沙瑪爾平靜地說，“有一次一個女人被帶到高浜的猶太教堂去。她的嘴唇不能動，她的肚子裏有一個泰巴克發出尖叫聲和呻吟聲。當她在樹林裏的時候，泰巴克走進她底肚子，她痛苦地死着。

“猶太牧師攷慮這事件。隨後他派兩個男子將她載在馬車上，而載到那個樹林裏去。牧師吩咐他們將她底頭髮釘牢在一株樹上，用一把剪刀剪斷她底頭髮，然後將她載走。

“他們照樣去做，他們鞭打馬兒，打着，打着。那女人哀叫着，她昏亂地譫語着。但是當他們抵家的時候，她已復原了。泰巴克已經離開她，這一切，各位朋友們，却是我親眼看見的。”

“有一次，”我的母親羞怯地說，“我親眼看見一個泰巴克跑到一隻狗的身上去。那是在匈牙利，狗躺在桌下，作人聲談話，隨後長嘯一聲，便就死去了。所以泰巴克一定是實在的。”

(六)

有人唱起歌來。其餘的用腳與椅子，或是用酒杯敲着桌子，來標出唱歌的拍子。當和歌到時候，有了一陣歡樂的，巨量的歌聲。人人都唱着，從尊嚴的拉拔·沙瑪爾到最小的小孩子。

我底父親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說出一個故事關於一個永遠不成就的羅馬尼亞人。他娶了一個掘墓工底女兒，他或許能成就他底岳父的職務，而將一切藐視他的人埋到墓中去。

外衣匠莫特克攻擊那些在美國國度裏改姓名的猶太人。

“他底名字在本國若是迦勒，在這裏他却想將牠改好，叫他自己為奧尼安先生，”莫特克說。

母親們談論着她們的嬰孩，一個矮小的，羞怯

的，香蕉小販，形容一次俄國排猶運動。

“事情發生于兩個市場中，剛在逾越節前”他說。“有的將麥酒給農夫們，而告訴他們說我們猶太人殺死些基督教徒底孩子來取血。喲，朋友們，那麼人家看見什麼呀；嚷聲，暗殺，火焰！我親眼看見一個農夫用一支斧頭砍斷我底叔父底頭。”

桌的別一端，吝嗇鬼浮加狼吞虎嚥着一切他所搶得到的燻雞子，喝着啤酒，一杯又是一杯。那是一頓免費的餐食，所以他盡量地漲破自己底肚子。

有人說一個新聞，關於一個俄國懷孕的婦人，因為被一個哥薩克人所驚嚇，而生了一個豬頭的嬰孩。

房子漆匠李契倫喝了些酒。即說他的故鄉有一個猶太人被鬼所纏擾。有的是紅鬼，有的是綠鬼，有的是藍鬼。每天夜裏，他們在窗上弄出響聲來，直到那個人不能睡去。他去找一個猶太牧師，買了六字咒文回去，他反覆地唸着，直到那些鬼退去。

談話嘈雜的聲音，酒杯的釘鏽聲，這間擁擠的廳一切欣幸的，熱的興奮，都使我昏昏欲睡。

“什麼，就是對於自家的慶祝會也厭倦嗎？”我底母親鍾愛地說。

我聽見拉拔·沙馬爾以他那慈善的，緩慢的聲調說話。

砰，砰！後庭裏發出兩響手鎗聲，我和別人一同跳了起來，我們向窗口衝去。看見兩個人執着手鎗站在月光下的後庭裏。砰，砰！他們彼此開鎗，一個跌倒。

別的跑過大廳。在妓院裏，一個女人哀號着。晒衣桿軋軋發響。在月光下，一隻貓伏地而爬着，牠嗅嗅那個意外的死屍。

“兩個賭鬼吵架吧，或許，”我的父親說。

“噯，美利堅！”拉拔·沙瑪爾嘆息。

我們都離開窗子，回去唱歌和講故事。開鎗是老生常談，美國政府會去當心。我們談了幾分鐘以後，就因誕辰慶祝會而忘記了。

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因為這事燃燒我這五歲誕辰的記憶而深入我底心。

第二章 孩子怎樣的產生

(一)

我記起春天別一個早晨。我常常想曉得妓女房間裏發生什麼事，當她和一個“顧客”一同進去的時候。那天早晨，尼格爾指示給我看。

一個女人叫做蘇茜，高聲歡呼一個貨車夫，一個紅鬚大漢子。他勒住馬，從高高的座位上爬了下來，而與她談話。隨後他倆就走進她的房間裏去了。

尼格爾和我跟着他們，她底房間是在我那間

住宅最下的一層。我們偵探般祕密行動，從鑰洞中注視着房內。我所看見的使我底心猛跳，我底面孔因震驚而變紅。

尼格爾忍住笑。他看見我傷心，他很歡喜。房中那一對人爬起身來，我們偷偷地走過走廊，回到日光的地方去。

“你找到了？”尼格爾說。

“不，”我說。

“媽的，”尼格爾說，“人人都這樣幹。這是生兒子的方法。”

“不，”我帶着無限的痛苦說。“不是這樣子。”

“我說是，”尼格爾道，“你想怎樣打賭呢？”

“但是這好像是說，我底母親也是這樣子！你是一個謊鬼呀，尼格爾。”

尼格爾底面孔迫近我的。“我敢這樣說！”他的眼睛因好鬥而燃燒着。

“你是一個謊鬼！我的母親不是這樣子！”

他對我揮舞着拳頭，我猛撲過去。不一刻兒，我們倆已是一場拳頭與腳的爭奪了。我們那一羣

東區的不良少年聚攏來看。他們對於我的勇敢很奇異；尼格爾是我們這一羣中最頑強的孩子。但是那不是勇敢；却是當一個人失掉他底信心的時候，一種很願意的自暴自棄。

打架是簡短而且偏于一方的。我被抉鑿，被刺戮，被踢被打。鮮血從我的鼻上傾流下來，一隻眼睛腫脹，我終於跑開了。我逃離開冷笑的面孔的圓圈，我在一排磚屋後庭裏靜坐了四個鐘頭。到了夜晚，我才爬起身回家去。

我底母親責罵我，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不告訴她。我忍不住去看到她底面孔。我覺得彷彿她有點誘陷我。過了許多年以後，我才曉得性亦能夠像“壞”的那樣“好”；能夠比貨車夫在我那條街上五十仙的賣淫事業更好。

(二)

我們街上最壞的事是有某羣流氓少年。每條東邊區的街道在牠底角落裏都有這樣的一羣。這些少年是每間東邊區犯罪與貧困的學校中最適宜

的學生。他們永遠沒有工作。他們整天賭博，或是在酒店裏喝酒。有的是卑賤的龜鶩，有的是卑賤的賊，或是鎗手。他們與世界爭鬥，爭吵，彼此之間也是同樣。常常有一場流血的爭吵。

他們誘姦少女，人人都曉得。他們在住宅中據有一層的房子。除了一張污穢的舊牀以外，沒有什麼別的傢具。一般人曉得這地方叫做“營寨”。他們將無嫌疑的少女帶到這裏來。

那是一種玩意兒。我曾聽見他們吹法螺誇張，和打笑話。這玩意兒的領袖是克得·留易士。他是一個細長的花花公子。他曾當過拳鬥家，有一顆平坦的鼻頭與花椰菜般的耳朵。許多東區的少女以爲他是漂亮的。他意氣揚揚。他有點瘋狂。在競技場他被打得像是喝醉了“拳頭酒”，不能再鬥拳。現在他最大的喜悅是去找到少女們。

他在街上，或是在跳舞廳與她們會面，贏得了她們的友情。他帶她們到“營寨”裏來，向別人作暗號。

“巴羅，只須對矮鬼，貨車，大塊頭及其牠的說

‘巴羅’，”有一次他命令我。我不懂這個名詞什麼意思。當我對那羣不良少年說“巴羅”的時候，他們豐富的註解使我明瞭。我自愧。他們中間一個人給我一個尼克爾（註），我拒絕，我跑開。

克得·留易士每每脫掉少女們的衣服，而將她鎖在“營寨”裏。隨後別人走進去，一個跟着一個。有時候他們一同走進去；那是一個“行列”。任何在性的貧困中過活的人，這是一種普遍的玩意兒。

有一天在“營寨”裏發生了一場悲劇，克得·留易士弄來一個少女，十四個男子強姦她。一輛病車被喊到。警察搜尋克得·留易士一兩禮拜。以後什麼都忘記了。“營寨”昌盛了許多年。

（註）尼克爾(Nickel)一種含有鎳的貨幣。

（三）

龜鴉哈萊不是這一類的暴漢。他有三十個女人替他工作。這些女人沒有一個是他引誘的，因此他有驕傲的權利，他自當做一種慈善事業的人。可

是還有人同樣地看待他，這是夠奇的了。

不錯，女人們來找他，因他極聰明，極良善，極強，她們求他保護。

“她們從水溝中出來找我，”他解釋給一個欽佩他的酒店朋友聽。“她們多虱，我洗淨了她們。她們饑餓，我給她們食和衣服。我教她們舉止行動，我教她們莊重，以及教她們積蓄。我從她們身上弄出來些東西。許多我所養的女人積蓄足以從本國招來她們的父母。許多嫁給富人。我告訴你，她們很感激我。當我對一個女人說我不對她幹什麼，她就哭了起來，而欲自殺。

“我從來沒打過我的女人們。我不必這樣做；她們很曉得我的價值。我的一句話是值錢的。”

人家當哈萊做漂亮的男子。他悅人地肥胖和光潔，帶有一個鬆曲的上髭。他穿好的衣服，清潔的襯衫，抽着上等雪茄。他老成練達，保守，父親般的慈善。除了酒店老板賈克·華耳夫以外，他就是我們第一個美利堅成功的典型。人們嫉妒他。他對於泰姆馬克會堂有很大的勢力。他開一間賭館，

說完全的英語。

他對於年輕的沒成就的人們所歡喜勸告的就是去學英語。

“美利堅是一個奇異的國，”哈萊每每這樣地說，“真的一個奇異的國。在這裏一個人能夠賺到許多的錢，但是那個人必須先學說英語。

“這就是我常常勸告我們猶太人的，學英語；成爲一個美國人。你必須繼續在吸乾膏血的工廠裏做奴隸，這不是可奇的嗎？看看我呀；倘若我自己不學英語，一定還是埋在工廠裏。但是我鬥爭——我奮鬥——我學英語。”

給我讀第一本書的是龜搗哈萊。“這裏，研究英文，”他說。那是一本童話的書籍，我的妹妹伊撒偷了去，自然咯，我必須打敗她，而奪回來。

哈萊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兒子，對於兒子他很自傲。他將兒子們的照片給妓女看，給她們欽佩。哈萊每天將一部分的時間消費在我們的街上，但是每天晚上，他嚴肅地走回家去喫晚飯。他的家人每天晚上等他們的爸爸辦完了事務回來：我深信

他們以他爲驕傲吧。

(四)

我的父母怨恨這一切的污穢。但是那是美利堅，一個人必須接受。這些人是我們的鄰人。住在一間住宅裏而不與鄰人的悲劇和蟬螂相交插是不可能的。因此，常常有某一個女人在我們底廚房裏對我底母親傾瀉一件不幸的敘述，喝着茶和在我底母親那個奇異底心裏溫暖她自己。這是我所以能夠曉得關於這些女人的故事的原故。

妓女們大半是簡單的人。她們像是那些被徵從軍的農夫們一樣。她們在恐怖的黏土的戰壕裏過活，像兵一般不大曉得那是什麼原故。她們將就地度活。

她們對於孩子們發狂，愛撫我們，給我們尼克爾。有的帶着狗的虔敬鍾愛她們的龜鶉。她們以爲來拜望我的母親以及在一個正當的家裏喝茶，是一種特權。她們帶贈品給我的母親，這使她很窘迫，我的母親不贊許她們的生活，帶着她那平常的

坦白這樣說出。但是她底心太仁慈，不得不說了出來。

蘇茜崇拜我底母親。她是街上最美麗的少女，活潑纖細，帶有一個預言者的女兒的，暗色的狂熱的美。她有愉快的小姿勢，又慈愛，又不自私。她應該是受歡迎的，但却是街上最被恨的女人。

她常常喝酒。她吵鬧口角；她和她一切的男人打架，辱罵她們，咒詛她們。她底龜鶩常常毆打她。她沒有朋友。

吵了一次以後，她每每神經地衝進我們底廚房來。她撲身在我底母親的肩上，而熱情地吻着她底雙手。

“媽媽，媽媽，請你仁慈地待我！”她哭着。“告訴我怎樣做。告訴我怎樣拯救自己！”

“棄掉這種營生！”我底母親忍耐說。“到工廠裏去找一個地位，做一個好女人吧。”

“好，好，好！”那女人哭着。“明天早晨我就去做，媽媽。”但是她永遠不這樣做。這種神經的戲已厭倦了。母親試想離開蘇茜，冷淡地待她。

一天晚上，我們吃晚飯的時候聽見外面有呻吟聲，我的父親開了門，蘇茜躺在門外，像被斫斷了的蟲兒似的歪扭着。她喝了石炭酸。

“看呀，媽媽！”她喘着氣。“我終於棄掉這營生了。”病車駛來載她，第二天她死在醫院裏。

(五)

愛達是一個例外。她是一個貴婦，開着一間妓院。她租了一間空虛的店舖，懸掛窗幔來遮蓋窗子。隨後用懶板築成十間臥房。每一間臥房裏放着一隻帆布牀，這開店舖準備好做生意了。

愛達有困苦的經歷。她又肥又大，好鬥的；她戴着一隻大鑽石的戒指，曉得怎樣賺錢的。她喜歡喝啤酒，一桶又一桶。口中帶着啤酒的泡沫，她誇張她所有的住宅，以及年輕做妓女時候的勇敢，她誇說有一次她在一天之內接待六個客人。

她藐視那些細弱矮小的少女們，那些少女憂慮，有浪漫的疑慮，而記起她們的父母們。

瑪許亞是她的一個妓女。瑪許亞是一個俄猶

混合種的少女，她是盲目的。在一次俄國排猶運動中，她失掉了她的雙眼和家庭。沒人曉得她怎麼會被徵來做這種“營生”。她有一副溫和的面孔，常常靜默。她在一隻七絃的日泰琴上彈着基夫的樂歌。別的妓女歡喜她。但是她們擲揄她某一次的意外，當時她們綽號她做“黃色的虎列拉的情人”。那是因為一個中國洗衣匠與她過夜。他酒醉地走進來，要一個妓女。所有的妓女都拒絕他，為着他的種族。他一定要。妓女們開玩笑地將他送進瑪許亞的臥房去。她是瞎子，不曉得有什麼不相同。

因此她們以後大開了一陣的玩笑。她們叫她做“黃色虎列拉的情人”。

許多晚上，我一面聽着她那伴着七絃的日泰琴而唱的，基夫的歌曲，一面睡去。在我們的家裏我們聽得見那歌聲。她在“顧客”之間唱着。

(六)

龜鶉們是獵人。一個美麗的少女若在東區長大，就被他們所留心，他們注意她的及笄，長大，臆

斷她性的開花。當她十五歲的時候，他們設計陷害她，尼克爾的姊姊十五歲的時候，她就被他們所毀壞。那是獨眼留易斯幹的。

龜鶉煩擾跳舞場。他們在這裏找出浪漫的工女，這些工女已經做了日工。他們是會流暢地說出故事的人，他們以魔力的喜悅的故事誘惑少女們，像催眠小孩子一般。

莫怪東邊區的父母們不肯讓女兒們到跳舞場去，但是少女們必須跳舞。

我從來沒聽見過說一個富豪底女兒成爲一個一夜五十仙的妓女，或是被跳舞場所毀壞。

(七)

許多妓女是因饑餓所迫然後幹這種營生的，做了一次以後，她們曉得沒法離開了。倘若她們離開，她們怕再挨餓。

露茜在吸乾膏血的工廠裏工作了許多年，蓄了錢去招來在歐洲的父母，隨後她生病，她所積蓄的錢用完，她到一間醫院裏去，她出院以後找不到

工作，她饑餓，她細弱，她孤獨，沒人管她活着或是死去。

她準備好投河自盡，一個龜鶻碰見她。他帶她到一間飯店裏去，給她吃一次真實的餐食。他給她一個實際的提議。露茜接受了。她對於她自己所採取的永不懊悔；這種生活比在吸乾膏血的工廠內更舒適一點。積蓄了錢而寄給她底父母。永遠不再生氣喘病了。

泰姆馬尼會堂這樣地富了起來。我們底房東沈塞爾先生富了起來。有一次我的母親對他訴說有些妓女到了深夜還作騷擾的，醉酒的集會。

沈塞爾先生是猶太教會的柱石。他穿着一領油污的外套，一件白色的棉衣，但是沒有硬領或是領帶。

“是”他說，撫着他的濃鬚，“這些女人是妓女，但是她們付出三倍于你們的房租，並且她們即刻地付出。所以你若想搬走，就請你搬走吧，觸霉頭去罷，但是一個房東必須生活呀！”

這一切都發生過。牠們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

一部份，不是星期日報紙上慘淡的記載。

第三章 一羣不良的猶太少年

(一)

我入學作新生的時候，第一次佩服尼格爾。他痛打教師底鼻頭。

學校是孩子們的監獄。一個人的青春是犯罪。獄吏因這條罪而懲罰那個人。起初我恨學校；我失掉了街道。當紐約在秋天的輝耀中，却叫人家僵僵地坐在一個房間裏，這使我興奮起來。

我常常在困苦中。那個肥胖的，老處女教師（身體的重量約有二百五十磅），帶着鼻音，戴着

眼鏡，以及患疝氣病的人的搖擺，她是我的冤家。

我這六歲的小流氓，有一次說了一句污穢的話，她很震驚。她用黃色的灰水肥皂洗我的嘴。我忍受。她罰我整天站在一個角落裏，給一班五十個驚嚇的孩子做搗亂者的榜樣。

肥皂很難受。但是我的父母却以肥皂是基督徒的油做成的而反對，因為牠不是純潔的。我被迫去“吃豬肉”，一種違背摩西律法的罪。他們對校長訴說。

呵，易怒的頑固的老處女教師呀，呵，愚蠢的特殊的想像不到的暴君呀，沒乳的牝牛或是小牛或是牡牛呀，三K黨在你之前，你想來教訓一個猶太鄰人，那是苦楚你呀。

人家將我交給你的時候，我不懂英語。我是一個小野人和街道底愛人。我不用牙刷。我穿着襯衣睡去。或許，我多虱。去坐在一條長凳上使我不能安靜，我的身體恨棺木。但是，教師！呵，小奴隸的教師呀，噢，疝氣病的五十五歲的美國處女呀，你不應喊我“卑賤的猶太人”。

尼格爾因此痛打你底尊鼻。我也應該這樣地勇敢。這是公正的呀。

(二)

三 K 黨的道德化者說鎗手制度不是美國的。他們說那是由低級的歐洲移民帶來的。多麼無稽呀！在歐洲從來沒有一個猶太的鎗手。在那兒，猶太人只是畏縮的，好讀的一羣傢伙。自耶路撒冷陷落以後，猶太人從來沒殺過一個人。因此那些好殺的基督徒喊我們做“特別的人民”，但是叫患肺病的，猶太裁縫的兒子去殺人的，却是美利堅。

尼格爾是一個勇敢的孩子，他是我這羣中最優等的拋球手，打手，和賭棍。他是我們底喬治·華盛頓，當我們的軍隊撲滅英軍的時候。他騎着野馬，打死了住宅間一大半的野牛。他剝掉印第安人的頭皮，並且在戰爭中是我們嚴峻的將軍。

有些不良少年後來著名。阿爾·李維我們只曉得他簡稱做“臭東西”；現在他已在創作富裕的樂

曲了。

亞底·修加曼是一個驕傲的影戲導演者。他也成爲一個西班牙的貴族。他在好萊塢的名字是阿特羅地·沙加，並沒減少。

留摩西用大把的賭注與高聳雲霄的房屋來敲詐錢；他是一個大地產投機者。

其餘的是較爲卑賤的丑角，賈克·哥德里是一個汽車夫，每天飼他的三個孩子。哈萊·威思特拉拔是一個剪衣匠。有的已死了。

在東邊區底免費的，巨大的馬戲場裏，常常有些事情可以看看。常常有出葬啦，騷動啦，肥主婦間的爭吵啦，意外啦，或是結婚啦。我們一天一天地探查那些街道，我們在一百萬猶太人的重要的夢中徘徊着。

我們這一羣的人玩着全世界各種的遊戲，例如追觸戲啦，犯人戲啦，捉迷藏啦。像是美利堅或祕魯的孩子，我們嚴正地跟着風箏啦，陀螺啦，石彈啦，種種遊戲的季節。^七

一種最興奮的遊戲是尼格爾發明的。那是一

種偷東西的遊戲。尼格爾跑得最快，所以他走近手車而勇敢地偷了一隻菓子。憤怒的小販追逐他，自然咯，那就是一個記號給我們搶了菓子，而向別一條路跑去。

有一個辨士你就可以買了不少的食品。一條下等的臘腸，或是一杯可可，或是那些三十種含毒的糖菓中的一種，水瓜，蘋果，以及舊世界的珍饈，例如土耳其哈瓦和拉哥姆；鴨肝；俄國香瓜子；俄國糕餅，醃漬的番茄。有一個尼克爾能夠飲到五六種街道上的混合品，那會產生驚愕的，猶太的夢魔。

在夏天，我們轉向水龍頭的玩意兒，用水濺溼街道啦，鞋啦，衣服啦，以及其他一切。我們到船塢裏去洗浴。我們東邊區的河流是一個日光照耀的，露天的陰溝，河中流着油膩的浮滓以及垃圾。這條河應該在地下的，像陰溝一般，河上積着許多紐約的死東西，發着臭。在游泳中，我常常必須將膨脹的死狗和菜蔬推開我的面孔。在我們這一組裏，若能狡猾地將糞物撥在別個游泳着的孩子的身上，

是很大的滑稽。

想要洗淨身體，在這種河流游泳，這是一種多麼污穢的方法呀。但是太陽照着。拖船經過，喇叭狗般噴氣着，貨船經過，船上蒼白的火夫靠在欄杆上望着我們，這條河流着，閃光着，天空蒼藍，什麼都好呀。

尼格爾教我們怎樣游泳。他的法子是從一個峻峭的碼頭上擲一個孩子到水中去，倘若那個孩子游泳，那麼是好的了，倘若他沉下去而喊救命，尼格爾大笑而救了他。

賈克·高濱就是這樣死去，我也幾乎溺死。

但是這很好，我們裸着體，自由，而與青春呶語着。一切在日光中所做的都是好的。太陽，歡樂的老太陽是人人底爸爸；我深信他帶着同樣的慈愛俯視着他的猶太小流氓，像他對於棕欄海濱花柳病的百萬富豪一般。

(三)

讓我說出我們這些孩子們一個顯著的特性：

切望着農村的東西。

紐約是一個惡魔的夢，全世界最都市化的城市。完全是幾何學的角度與石頭。一個城市被火山所埋那是神秘的。在這石化的城市裏，找不到一把草，沒有大株的活樹，沒有花，除了那種褐黃色的，淫蕩的小麻雀以外，沒有什麼別的鳥類，沒土壤，沒肥土，沒泥土，沒有新鮮的土地可以聞聞，沒有土地可以散步，可以閒蕩，而像婦人般鍾愛着。

只是石頭。這城市是旁比的廢墟，只除了這七百萬的動物，心裏是充滿着土壤的愛好，却必須住在火山石的死街裏。

公立學校裏每星期有一點鐘叫做“自然研究”。老處女教員從一個黑暗的小室裏取出一批平凡的東西：鳥巢啦，禾莖啦，礦物啦，秋葉啦，以及別種貧乏的，凋殘的死物。而她却用這些材料來做討人厭的講演，叫我們驚嘆自然。

一個多大的侮辱呀，我們在長凳上歪扭着，想着門外，想得頭痛起來。好像一個饑餓的漢漢，人家給他食物的照片，而希望他感激不盡。或像是你

對檻中的猴兒講演檻外的快樂。

“太太，給我一朵花！給我一朵花！我，我我，——”

在夏天，倘若一個貧民賑濟區的或是移民慈善院的貴婦，手裏捧着花在我們的街上走，我們襲擊她，求乞着花兒。我們騷擾，我們叫嚷，拉住她底上衣，裝做神經的樣子恫嚇她。

有一次賈克·高德里拔和我在馬房附近發現草兒在人行道的裂縫中掙扎着。我們對於這奇蹟很驚愕。我們看顧這個寶物，不准任何什麼人踏上去。我們這一羣的人每點鐘來研究“我們”的草，試想看顧牠長大着。自然咯，幾天以後，那株草兒死了。在東邊區街上，只有孩子們有充份的健壯足以長大。

意大利人在番茄罐中栽種紅色與淡紅色的天竺葵。猶太人也能夠這樣做，但是却沒有這種願望。當一塊地方要掘鑿造屋子的時候，意大利人帶着鍋子以及新土地的切望蜂湧到那兒去。他們有的栽種荳藤和晨耀花。

美利堅能夠這樣富裕和肥壯，因為牠吃了數百萬移民的悲慘。

要明白在事，你應該在黃昏中，白晝工作以後，去看看我們那些握鶴嘴鋤和鏟子的朋友，他在灌溉着罐中他所鍾愛的花兒。褐黃色的農夫，農夫們三十代的子孫，穿着汗濕的襯衣，在樓窗邊感覺到已失掉的詩意。除根！失掉！暴露！

一次一隻白蝴蝶跌到我們的街上來。我們追逐牠，約奧意·高漢用他的帽子撲了牠。但是當他揭開帽的時候，蝴蝶已死了。約奧意爲之悵悵者數日。

(四)

再回轉來說說尼格爾吧。

他像是一隻拖船生成權勢的，他矮肥堅實。他底眼睛，就是在那時候，也有那種罪犯的和天才的傲視。他的鼻頭在生出來的時候就已壓成軟塊，他那黑髮和昏黑的面孔，使他不能避免這個東區的綽號：“黑人”。（尼格爾）

他勇敢，頑強，不可捉摸，像是一個小吉卜賽，他常常活動，計劃着不正當的事。他貓般的多疑，迅速避開他的敵人的，世界的突踢，東邊區養成這種警戒心。東邊區打擂台的鬥手已經變成閃電那樣子，他們學會迅速地躲避警察和街車。

東邊區對於孩子們是一個陷入永遠戰爭的世界。走到鄰街去是自殺，每條街都有獨立的一國，當有一個陌生的孩子出現的時候，愛國者就蜂擁過去。

——那一街的人？狂暴地問。

——克羅斯弟街，戰慄地回答。

砰！這是一個記號給羣衆侮辱這個不幸的陌生人，以手杖啦，石頭啦，拳頭與腳來打他踢他。毆打他很殘酷，流血的，像是大人的打架一般，完全沒有容情。從我們的街戰中，我的頭上有一個窟窿，許多擊傷的眼睛，和腫起來的嘴唇。我們這樣地對付別人，別人同樣地對付我們。這是愛國主義，雖則東邊區甲街與乙街之間有何不同，到現在還不能明白。每條都是同樣住宅的通神家的狂

熱，妖怪，舊帽子，猶太人，手車，天使，尿味，陰影，羽毛牀和香蕉。同樣是灰色的火山石的街道。

一個人爲自衛起見必須加入某一羣，並且應該忠心。一個人必須勇敢。就是我也勇敢，我是一個古怪的孩子，自省地自責。

約意·高漢是一個戴眼鏡的，夢想的孩子，也是勇敢。“臭東西”有權利可稱爲勇敢，而賈克·高德里拔是勇敢的，亞底，伊齊，大塊頭，馬齊，彼斯特堡耳，哈萊，都無疑地是勇敢的。我們常常以重要的勇敢彼此相誇。但是尼格爾是勇敢中最勇敢的，是我們這個勇敢的蠻野的部落的酋長。

尼格爾每每跟年紀兩倍于他的孩子相打，他每每跟成人和警察相打。他俯下頭，以飛般的雙臂凶打前進，面孔流血，眼睛因被打而腫了起來，嘴唇離開牙齒倒鉤着，一個咆哮的鐵機器，一隻爲着幾世紀的戰爭而生出的動物，可是他的父親却是一個溫和的患病的小裁縫。

尼格爾在年紀還輕的時候就開始怨恨那些警察。我們那條街上的警察比大半的警察並不壞點，

也不好點。他們在酒店後門周圍閒蕩着，狂喝着免費的啤酒。他們跟鄰近的妓女，及一切盜賊啦，惡痞啦，龜鴿啦，賭徒啦等等都很相熟。他們在處處敲詐，就是最謙遜卑小的鞋帶小販，他們還是敲詐。

人人都曉得警察是什麼樣子。爲什麼他們採取這種嚴厲的道德態度對付小孩子呢？好像我們是本區最大的罪犯。他們打散我們的壘球戲，收沒我們的球棍。他們打我們，因爲我們在水龍頭下潑水。他們爲着某種理由咒咀我們。他們怨恨看着我們有興趣。

有一天我們專心在賭博。大塊頭忽然嚷了起來：“停，警察！”人人都像兔子般散開，在人行道上留下十五個辨士。警察常常將這些餘銀放到袋子裏去，這是我們的一個不平。我們爲着這個小敲詐，常常疑惑他們不是道德家。

尼格爾不跑開。他鎮靜地俯下身，拾起那些辨士。他反抗那個警察。警察的面孔帶着紫紅的憤怒膨脹起來，像是一隻火雞。他用棍橫打尼格爾的背。

脊骨。尼格爾被擊倒在人行道上。警察強搶了尼格爾手中的辨士。

“你這狗雜種，”警察說，“我還要你到改過局去。”

尼格爾平靜地站起身來，然後走開。他的面孔嚴峻。五分鐘後，一塊磚頭從空中落了下來，剛剛打中警察的頭蓋。

這是尼格爾凶暴的回答。警察衝到屋頂上去，追逐尼格爾。但是尼格爾却太勇敢，不能被擒。他在樓房的空隙間跳來跳去，像一隻山羊。他已準備好為正義而死。警察却沒那樣勇敢。

尼格爾記着擲磚頭，廢物包，充滿水的紙袋到警察的頭上去好幾個月。這使那警察狂了起來。但是他永遠抓不到這個陰沉的小兒。但是他散播話說尼格爾是一個壞蛋，適宜到改過局去。這位警察的名字是默拉拔。後來就是他傾斜了天秤，而使尼格爾轉入鎗手的生涯。

(五)

地蘭茜街被攻陷，而轉變屬於施契夫·巴克衛了，那邊有數畝的空地。

我們東邊區街因為數英里的樓房而窒息，一塊地對於孩子們是一個神話的贈品。

空氣，空地，雜草，活動餘地之在東邊區，一個人因渴望着空地而生病，任何那一種的濕地或是荒地來證明世界還是年青，荒野，與自由都好。

我們這一羣佔據了地蘭茜街上一個空地，以幻想力將牠變成一個廣闊的，西方的平原。

我們在那裏埋葬劫掠來的東西，我們建築雪的炮台。我們玩着足球和壘球消磨那些又長又美麗的日子。我們掘洞，跟柏蕾一同去探北極。我們在那兒，在繁星之下過夜，燒着甜味的番薯，這些番薯是偷來的，因此更甜了。

我在那兒第一次噴着烟，第一次驚嘆“性”的深奧。第一次望着天空。

高架列車的怒吼在這裏聽不見了。小販的嚷

聲像是一間白癡的收養所，東區的危險和貿易的轟聲及勞苦，却被一個魔幻的牆垣隔開這個孩子的涅槃。

破舊的土地，被勞動者的鶴嘴鋤及鏟子弄得四分五裂，像是一塊戰場，這塊小小的垃圾場被忘記地葬在高高的房屋之中，噢，鄰近一切歪扭的舊貨的，生鏽的嬰孩車的，廢物的，瓶子箱子的，生霉的褲子的，死貓的家鄉呀——經過你的人，人人都吐痰和掩鼻。但是，在我底心裏，你仍舊在童年浪漫的光輪中輝耀着，沒有別的地方像你這樣奇異可愛。

我們必須以武力來保護我們的遊戲場。這使牠更爲浪漫。

四月裏的一天，亞底，賈克，“臭東西”，和我在藍天之下玩着“打鐵寸”。天氣溫暖。黃色的馬特蟲睡意地在垃圾堆上爬動着。太陽光在房屋上鋪下黃金。融雪的池塘在泥土照耀着。一個老人抽着烟，注視着我們。

孩子們感覺到美麗的時刻，但是除了一種廓

狂的騷動以外，沒有別的可以表白出來。我們快樂。突然來了一顆炮彈擾亂這個和平。

我們的敵人，福賽蒂街的孩子們呼喝地猛撲過來，像是一羣印第安人。他們由白契領導，白契是一個陰沉的，無懼的孩子，他的“頑強”像是尼格爾一般地可懼。

他進前殺戮我們，他們大約有十五個孩子。亞底與賈克埋葬在一個手脚的足球金字塔下。“臭東西”在任何患難中哀哭，求乞，啜泣和變做囚人，因此他得到這個綽號，現在哭着求情。白契向我打來，那是一隻螳螂和一系列地道火車的決鬥呀。

他們終於允許我們逃走了。

“聽好，你們這些小妖孽，”白契說，一面嘲笑着，一面在他的臀部揩手。“這塊垃圾場是屬於我們福賽蒂街的人的，明白嗎？滾你媽的蛋。”

我們跑開，能夠逃生很歡喜。我們的襯衣破裂，我們的襪子擦破，我們滿身泥污和受傷，並且心裏又難為情。我們找到尼格爾。他負着一大包男人的外套，要從工廠裏帶回他的家裏去。他的家人

在家裏工作，這是他的雜工。

他聽到這次殺戮的時候，面孔氣得轉白。那天下午，我們整個半天都在討論着戰略。我們去偵探福賽蒂的人，我們去拜望依特雷特幾街的人，成立一個聯盟去攻打兩街的公敵。

第二天，劃歷史的戰爭開始了。我們有的偷了家裏的蒸條鍋做盾牌。其餘有錫刀，手杖，塗柏油的皮酒瓶。兩個軍隊在街上互相屠殺。瓶兒擲着，頭部裂開，尼格爾是勇敢中最勇敢的。

我們贏回來我們的遊戲場。從此以後我們設步哨，使用着口令，兵操和別的軍隊儀式。老女教師們若看見我們在練習她們底根本的教旨：戰爭，戰爭，一定很驚嚇。

(六)

但是施契茨·巴克威是一個我們不能打敗的敵人。他們終於奪了我們的遊戲場。

一條三合土的長場展開，帶有貧血病的樹和數排長凳，在夏天，失業的工人們坐在這些長凳上。

我們回到擁擠的街上去，約意高漢在不久以後被馬車輾死。他偷乘車，在跳下車的時候跌在車輪下。周圍的人們看見他的身體一閃，然後聽見一聲痛苦的最後的哀叫。

輛一車子滾進前。人們衝到路上而抬起我的遊伴的屍體。

噢，發生一個多可怕的玩笑呀。頭部失蹤。警士到了，約意的父母哀叫着呻吟着，人人都搜尋着，但是，還是找不到。

後來頭才發現在車下，懸掛在染血的車軸上。

我們這一羣的人因為這場的意外很憂傷。賈克·高德里拔說他永遠不再去偷乘馬車。但是尼格爾爲要顯出他是多麼勇敢，在同一个下午他故意地再去偷乘車子一趟。

約意是一個好夢想的孩子，戴着眼鏡，從前他因爲害死蝴蝶而傷心。他常常看書，有許多古怪的念頭。就是他使我的腦中有一個觀念去做醫生。我常常想像我要做一個救火員。

第四章 夏天的菌茸

(一)

約意·高漢！你這個在馬車輪下犧牲的摯友呀，我再看見你，約意！我看見你底蒼白的面孔，多麼銳感地藐視面上孩子氣的污穢和傷痕。你，猶太人似地夙慧，充滿着希異的仁愛與了解。你底眼下有暗圈，如我一般——在夏天，我們很少睡覺。但是早晨了，而約意，你底父親給你一個完全的尼克爾。我們一同動手花牠。

我們裸脚，鋪路使我們底脚起泡，但是我們歡

喜這種火熱的接觸，彼此競走最熱的地方。我們不戴帽子，我們底頭剃過，幫助我們底媽媽跟夏天的虱子戰鬥。

約意穿着一條棉襪衣和褲子，用一條吊褲帶和一支安全針扣住。我自己大概也是這樣子。

我們先在街角的糖果攤上買了兩個糖果，一個紅的，一個綠的。我們奮力地吮着，有時候我們交換糖果吮吮，一壁閒蕩着，和注視着那些繞着一隻風琴而跳舞的人們。

我底妹妹伊撒和尼格爾底姊姊李麗一同跳舞。太陽輝煌地照着。街道轟響着。我底妹妹底面孔因歡喜而泛紅。在她出神的歡喜中，她沒有看見我。她搖來擺去地跳着莫理斯舞底複雜的腳步的時候，她底辮子飛揚着。那兒還有別的黑色的，瘦小的女孩子。她們底身體因節律而着火。她們一條街一條街地跟着手風琴，但是跳了幾點鐘以後，還是不滿足。只有那個拉風琴的意大利人彷彿是憂鬱和厭煩。他拉出一個愉快的“二步”的調子，好像他是在一間工廠中，捧着底帽子求乞辨士。

他所關心只是如此而已。但是跳舞者使別人都快樂起來。有些妓女離開她們底生意一刻兒，帶着溫和的微笑而注視着。警察靠着一支電燈桿而微笑。一個兇暴的灰鬚的老人，臂下挾着一隻活的鷄子，而對孩子們微笑。一個貨車夫將車開緩下來，在車子磷磷地駛過的時候，他夢幻地凝視着他們。母親們從戶窗上望了過來。一個肥胖的，重大的，矮短的猶太商人，被熱度燒得爆發起來，像是一隻梅子，他揩揩面上的汗，稱贊這些孩子們。

一個駝背的醜老婆，頭戴紅巾，跛腳走了過來，推着一輛蓋着布的嬰孩車。車裏沒有嬰孩，只有滿一大鍋的黑眼豆。

“巴拔克斯！”她以一種中國的假音哀叫着，“買我熱的，新鮮的巴拔克斯呀！”

我們忘記跳舞，記起辨士在約意底口袋子裏燒着一個洞兒。我們要了些巴拔克斯。那個疣面的老嫗揭了布，她量了價值一辨士的豆放進一個紙袋。

我們喫着的時候，約意想着。現在只剩兩個辨

士，必須用聰明的法子去花費。

“我們到便宜的哈拔爾去吧。”他說。那是雷維數頓街上的一間糖果店，爲着佳妙絕倫的貨色，在思英里內東區孩子中很著名。那麼，我們就開蕩進前，去幹我們一個夏天的一個冒險。

(二)

我歡喜夏天。那時候發生極多的事情。戴着雪球戰的冬天也有趣，但是夏天是一個巨大的馬戲場。不錯，那時事事都發生了。冬天大部分消磨在屋內。夏天，人在街上生活。

賈克·華爾夫站在他的酒店前。他剔刺着那些顯赫的金齒，人人對於這些金齒都極驚嘆，他捲捲他的上髭。他那領白色的外衣在日光中閃耀着。賈克是一個大人物。他屬於泰奴馬尼會堂，每年幹選舉運動。

“好呀，賈克！”

“好呀，孩子們！”

“我們可以吃點鹹餅乾嗎，賈克？”

“我們要到便宜哈拔爾那兒去，賈克。”

“好。當心印第安人！”

“呸，紐約沒有印第安人呀，賈克。我們可以吃一個鹹餅乾嗎？告訴我們你殺死那個印第安人的時候。”

“別時再說，走進前吧，孩子們！”

我們勉強地離開他；這個大人物對於孩子很溫和，慷慨地拖捨正餐的鹹餅乾，他滿頭腦都是好聽的故事。他在西方，在芝加哥住了一年，親眼看見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樣子像是猶太人，他說，但是，却沒有猶太人這樣聰明和勇敢。一個猶太人能夠殺死一百個印第安人。

一個酒漢突然跌出酒店來。他作了一個有趣的翻筋斗，他底面孔撞着地，磨擦着堅硬的鋪道。他的面頰湧血；他咒罵與呻吟着。賈克·華爾夫俯視這個染血的一團糟，剔他的牙齒，吐痰，打呵欠，然後就轉開身了。

“打他，孩子們！”他微笑，和驚地對我們霎眼。

“我很忙。”

(三)

在牛奶和牛油店鋪裏有許多酒鬼。每天早晨，他們羣集到那裏去喝五仙一夸爾的牛油汁（製牛油後的餘汁）。長喝一陣以後，這種冰凍的牛油汁減輕他們燃燒的肚子的痛苦。酒鬼瑪麗修加在她一次清醒中，這樣地告訴我。

養馬房前的長凳，車夫們有許多興趣。他們用一隻罐子盛着啤酒給山羊特雷·麥加文喝。

酒店大半都有吉祥的東西。特雷是賈克酒店的吉物。牠是一隻大的，污穢的，平凡的雄山羊，承繼得獎金的拳鬥家特雷·麥加文底名字。牠底雙角鍍金，戴着一個巨大的狗圈，上面飾着黃銅的小球。他底名字刻在狗圈上，上面也刻着賈克酒店的住址。特雷靠着免費的正餐，垃圾，報級，錫罐，及任何舊的東西過活。牠那吃東西的習慣成爲隣近談話的質料。他渴望着啤酒。牠舐着啤酒，像是一個口渴的酒鬼在一個熱天裏得到一個尼克爾。隨後牠就搖尾，而跟一切看得見的東西抵觸。這很有

趣。車夫們花了許多角子買啤酒給特雷喝。

有一次，我看見一箇酒醉的水手躺在人行道，而跟特雷抵觸頭角。多麼該死的獸子呀。山羊撞破了水手的頭，一輛病車被喊到。

(四)

夏天呀！一個救火機在隣街上嗚叫着。這叫聲，切斷街上的貿易，像是一顆大砲經過一團兵士。隨即多麼騷動呀，一分鐘後，一輛病車到了。這車強迫馬車，手車，或男人們，女人們，孩子們鬼般的散開。約意。高漢同我爭論：那一種職業是最英雄的，救火夫呢，還是醫生呢？

我們看見一個磨剪刀夫。他是一個戴眼鏡的老德國人，帶有絲般白色的鬚鬚。他的樣子像是一個醫生，很整潔和威儀。他搖一個鈴兒，將他的磨石推到巨大的車輪上去。他走進一間屠夫店，出來的時候，帶着滿手的刀子和劈刀。我們注視着金器閃光着。

隨後一輛觀光的公共汽車開了下來。一個不

良少年追逐牠，向那些驚嚇的觀光者擲着石頭啦，垃圾啦，死貓啦，陳腐的菜蔬啦，等等。“謊鬼！謊鬼！”孩子們嚷着，“滾回你媽的城裏去吧，”約奧意和我們加入這種玩意兒。這些傲慢的異邦者有什麼權利可以到這裏來看我們呢？那個帶着傳聲器的人有什麼權利可以說出關於我們的謊話呢？孩子們常常向着這些公共汽車擲東西。這種玩意兒在東邊區還流行着。

(五)

有多少誘惑圍困我們呀，約奧意和我停下來嘖嘖爭辯着現在花掉錢好呢，還是走到便宜的哈拔爾糖果店去。但是我們的意志堅強，繼續走進前去。

誘惑。那兒有一個神祕的賣檸檬水的漢子。每個夏天他都出現，他是一個黑色的土匪，帶有凶惡的尖髭。他戴着一頂土耳其帽，穿着輕氣球般的白褲子，和一條紅腰帶。他的背上有一隻銅壺，帶有一個又長又美麗的壺嘴。爲着一個辨士，他對鋪道

鞠躬，好像是在禱告中。土耳其檸檬水從他的肩上的壺嘴傾流到他手中底紅杯裏去。這是一種精妙絕倫的表演，值得一個辨士去得到。

而我們亦碰見一個快樂圈（一種旋轉玩具，）一個小快樂圈，帶有六隻木駿馬安置在一輛馬車上，由一隻老馬拖着。服務的人旋轉一個輪，使孩子們旋轉着，直到他們頭昏。那人矮小，陰沉，啤酒桶般廣闊。他是一個猶太人，但是樣子像是一個意大利人。他恨孩子，那個坐過快樂圈而留戀着的孩子被他用馬鞭驅逐。

我們看見一個算命先生，帶有一個手風琴和一隻鸚鵡，鸚鵡和算命先生都有大的鼻頭。爲着一個辨士，鸚鵡從一隻籠子裏拾起一張印刷過的長條。這張長條告訴你的命運。

（六）

這是夏天，一個悲哀的老猶太人跛腳走過，他的頭上疊着六個圓頂氈帽，他的肩上一個麻布袋。

“我賣現款的衣服！”他哀叫着，帶着疲倦的眼

睛往上往下地凝視着樓房的牆壁。“我賣現款的衣服！”這使我底心奇異地痛着，像是猶太教堂的禱告者唸出：“約奧姆·齊勃爾。”

在我的耳朵裏還響着那個孤寂的沒錢的猶太人的悲哀：

“我賣現款的衣服，我賣現款的衣服，我的上帝呀，爲什麼你拒絕我呢？”

(七)

夏天。垃圾處處。墜下，砰，又是豐富的，展開着的一包從一個樓窻上落了下來。許多東邊區的婦人有這種可怕的習慣。爲要節省走下樓梯，她們將垃圾包在新聞紙中而擲到街上來。在夏天，東邊區的天空落着番薯皮，咖啡滓，鯁魚頭，以及危險的湯骨。砰，一包東西落下來，街上的人們突然低首，好像聽見一支機關鎗發出響來。

夏天的熱。地瀝青在脚下起泡着。馬兒帶着響亮的，吸入的騷聲從滾沸的柏油街上拔出牠們的馬蹄。一個人的裸腳陷入柏油中，留下一個深的腳

豔。

約意和我看見一個老婦人坐在一個門階上，人們繞着她。他們脫掉她的胸衣和正教派的假髮，向她招扇着。他們給她冷的蘇打水喝。她中了暑。

蒼蠅，臭虫，病貓，中暑的馬，男人和女人，忙碌的酒店，街道的馬戲場——夏天。

在馬車，人們，牛車，街車，東部垃圾的渦流中，母親安靜地推着她們的嬰孩車。她們歇在高架列車的陰影中，用流汗的大乳房給她們的嬰孩吸乳。

夏天的早晨，約意·高漢和我走到便宜的哈拔爾去！

（八）

我們永遠沒到那兒去，一個夏天的夢魔介乎其間。在克里斯特街和雷維斯思頓街上，在米爾斯餐館的對面，一個男子站在一個門口喊住我們。起初我就不歡喜他。他是一個酒漢，穿着霉腐的皺紋

的衣服，衣服穿滿着油膩，像是一條灶頭布。他的膝部從褲中露了出來，他的身上染着某間酒店地板的鋸屑。他那污穢的黃面孔蓋着傷痕。他很可怕。他像是一具死屍，在第一禮拜的臭爛中。

他的手在袋裏急拉着，突了出來。他的雙眼鼠般尖利，不住地瞬着。

“到這裏來！”那個襤褸的漢子閣閣地叫着，“你想賺一個尼克兒嗎？”

我很怕。這個漢子被打傷的嘴流涎着，我怕他那尖針般的眼睛。但是一個尼克兒誘惑了約意。他更比我勇敢。他走過去，同那個漢子談話。

那人帶他走進住宅的門廊裏去。

我在街上等着。過了一兩分鐘，但是好像更久一點，我興奮地不安着，一個有鬚的猶太人賣着蘋果，在他的手車邊穩靜地讀着一張報紙。我站在他的旁邊，望着那些蘋果。

我突然聽見一聲哀叫。約意突然跑出住宅來，被那個襤褸的死屍追着。

“媽媽，媽媽呀！”約意哀叫着。“他想脫掉我的

禱子！”

那個老年的小販站了起來，在驚愕中，他的眼鏡從他的鼻上跌落下來。約意撲身於老人的手臂中。那個褸褸的漢子，切着牙齒，做出古怪的窒息的騷聲，將老年的小販擊倒在人行道上。他攫住約意。那是什麼眼睛呀！眼睛從眼窩中突出，又紅，又腫大。眼臉狂妄地忽開忽合。

約意打着，哀叫着。那漢子抓住他。突然一個肥胖的，獅子鼻的，穿着法蘭絨上衣和帽子的小猶太人出現。他抽着一支煙斗。他將煙斗拿離開他底嘴，給那個死屍的牙床很出力地兩拳。

“你這個該死的男色鬼，放走這個孩子！”那個矮壯的人說。酒漢因受打而搖搖欲跌，他放了約意，蠻野地望望他的周圍。別的人們聚攏來。一把刀子一閃，鮮血從一條紅色的曲線中噴了出來。男色鬼亂斫了那個矮壯的漢子的面孔。這一切都閃電般迅速。

兩個意大利工人在附近握着一條陰溝。他們倆勃然大怒。高舉他們底鏟子痛擊那個酒鬼的頭

蓋。他喘了一口氣，脫力跌在人行道上。隨即有一陣瘋狂的流行病掃過突集的羣衆。瘋狂，咒詛，流血，燃燒的殘忍的面孔的一陣小颶風。人人，連婦人也是這樣子，都踢着，打着，用鏟子痛擊人行道上那個軟弱的，令人厭惡的身體。一個傳過一個說起這個酒鬼所做的。這使人們瘋了起來，倘若沒有一個警察趕到的話，那個男色鬼一定被撕裂成爲流血的小肉片。

約意被人們所忘記，逃離開了這場的爭吵。約意痛苦地啜泣着，我不曉得怎樣安慰他。我們倆都完全不會想到便宜的哈勃爾去找出這個早晨中任何別的冒險。我們要回到我們那條街去。我們疾跑起來，約意一面啜泣着，一面跑着。

我們終於平安地到我們自己的街道了。女孩子還帶着那樣的歡喜繞着手風琴而跳舞。成人們還是帶着愛撫的微笑注視着她們。她們的世界照舊同樣，雖則我們的世界已經永遠改變了。約意或是我永遠不會很相信一個陌生人。我們在東邊區中走着的時候，永遠不會沒有恐懼。現在我們曉得

東區是一個林莽，野獸在那兒巡劫着，菌茸在有毒的土中生長——男色鬼，昏迷藥的惡痞，綁票匪，放火者，以及殺人魔。

第五章 上帝創造臭虫嗎？

(一)

大雨，我們沈悶地蹲踞在後房的階上，像是蛙子一般。後庭中多麼討厭呀，我們孩子們不曉得怎樣做。生命在一個落雨天中，好像是搖曳地消失着。

雨水溫暖濕熱，雨濺在錫板的屋頂上，像是一個鎗手的血。雨使我們的後庭充滿着一種腐味，好像有誰曾傾倒一啣臭爛的蘋果。

雨，雨呀！層台衫架上的天空只是灰色馬口鐵

的一條。衫架上絢爛的襯衣和內衫在雨中撲撲地響着。我望着那些襯衣和內衫。

我聽見縫紉機嗒嗒的聲音，像是一個孤寂的海鳥的浪花澎湃。一個嬰孩微弱地哭着。嬰孩的母親發出粗嘎的回答。一個肥胖婦人膨脹的半身懸在一個窗上，她的雙肘像是火腿一般，她帶着沈悶的眼睛凝視着雨。

一間木房佔據了後庭的一部份，那是廁所。一個有鬚的漢子掛着吊褲帶走進去。

瑪許亞在隔壁唱歌着。這種深沈的俄國歌減輕她底痛苦，這個盲女患思鄉病。別的女孩子常常同她一同唱，許多夜裏，我聽着這種催眠歌睡去。現在她獨自唱着。

因為沒什麼可以做。雨，雨，我們已經厭倦石彈，骰子，和我們各種的遊戲了。

後庭是一個奇異的地方，從前是一個墓場。有些古舊的美國墓石曾用來鋪我們猶太人的後庭。墓石上記載百餘年前埋葬的日期。但是我們已經將所有的記載讀過，我們已厭倦去在這些美國廢

墟中織着浪漫。

有一次我們用力移開一塊白色的墓石。這是那一種的冒險呀。我們掘着，像偷墓賊一般，伸我們的手深深地到土中去，直到我們找到生霉的，污穢的人骨。這是那一種的震驚呀。我獲得幾塊膝骨的厚塊，黃色的前臂，和虫吃過的頭蓋的零片。我將牠們裝在家中一個秘密的角落裏，和其餘寶藏的玩具一同包在麻布袋中。

但是現在若去掘骨，那是討厭的了。若到排泄管上留滯的池中去駛紙船，我們也厭惡了。留滯的水池被污物所阻塞，要玩真的紙船競賽是太遲緩了。

隨後一隻貓在雨中，在可怕的黑暗中出現。我們忽然活潑起來，像是蒼蠅一般。

牠是一隻東邊區的水溝貓，牠的頭瘦削，牠的骨頭尖尖地凸出，像是一個奇異的機器的幾部份。牠生病。牠的肚子拖掃着地上，牠因一次新的生產而患病。牠歇在一個垃圾桶前，嗅着食物。

我們嚷着，在緩緩的苦楚中，牠底雙眼望來望

去，好像是在找着一個朋友。這隻饑餓的母貓猜疑我們欣喜的叫聲。牠跳上一個垃圾桶而等着。牠並沒駝背，要顯出生氣可是恐懼也太疲勞了。牠等着。

我們惡魔般追逐牠，用廢物向牠擲去，牠歇斯迭里地爬上牆垣。我們聽見牠落下鄰庭的，沈重的卸聲。那兒有別個沈悶的孩子坐在雨中。

(二)

在這個偶然的事件中，沒有什麼應該記載。在東邊區有數千隻貓，去苦楚貓兒，迫逐牠們，趕牠們從峻險的屋頂跳下去，看看牠們是否有九條生命，這是童年一種平常的快樂。

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暴力與石頭的世界，貓兒太多，而孩子也太多了。

貓的臭味充滿住宅的門口。貓兒彼此打架爭奪東邊區的每個垃圾桶，爲着生存而戰鬥。這些貓不是那種富人所鍾愛的，純潔優美的寵物，却是流氓，罪犯，以及惡痞的東西。牠們很可怕地充滿着疤痕與傷口，牠們的毛脫落，牠們滿身染着想像不

到的患處及污穢，牠們的眼睛危險地眈視着，牠們很絕望，有時竟然與人打架。夜裏，牠們用神祕的叫聲使住宅驚駭，牠們的叫聲像瘋巫的集會。牠們互相愛撫的淫猥的痛心擾亂了我們的睡眠，使我們在貓的夢魘中哭着輾轉着。我們苦楚着牠們，牠們苦楚着我們。這是貧困哦。

你一開了你一家的門，門外常常有一兩隻瘋貓竭力想爬進屋來。牠們每每在門外躺了好幾天，沈思着煎煮的香味，直到牠們瘋了起來。

小貓平靜地在每個角落裏死去，帶着風濕病的眼睛，在牠們開始懂得遊戲以前，早已又老又衰又弱了。

有時候媽媽讓你可憐一隻小貓，給牠一茶托的牛乳喝。牠伸出細小的舌頭，瘋狂地吮着。

但是你以後必須再將牠趕到殘酷的街上去。小貓太多。小貓們的悲哀對於一個小孩子的可憐是太大了。

我和別個孩子一同追逐迫害貓兒；我從來沒有許多的可憐；但是在這個落雨的午後，我可憐那

隻不幸的母貓。

我自思着：上帝創造貓嗎？

(三)

我一想到上帝就感覺困惱起來，因為我的父母將我送進一間猶太學堂。每天下午，當美國國立學校放假以後，我到這間猶太人的宗教學校去。

在正宗派的猶太教中沒有什麼地獄的火。人家並不教孩子們困惱着自己去找罪惡；也不必怕來世。但是他們却必須背誦一堆長長的希伯來禱文的廢話。

摩埃許亞先生是我們的教師，這人是正派猶太教的腐敗的，一個又惡劣又嘔氣的表記。像這樣的一個傢伙，怎麼可以教我們呢？他像老鼠般毫無知識。他是一個臭味的憔悴的乞丐，永遠沒讀過什麼或是看過什麼，他什麼都不曉得，只是這種死希伯來文乏味的背誦，他將這禱文鞭撻着塞進孩子的腦中和背部去。

他常常穿着那一領黑色的，羊駝毛的長外套，

這條外套病態，討人厭，帶有油膩，蠟燭，舊食物的污點，以及些更壞的；因此這個宗教師除了使人家藐視現代用手帕的計劃以外，什麼都沒有。他將鼻涕噴在地板上，然後用他那可怕的手袖去揩。醃鮮炒葱是他的標準食物。當他俯下身和你一同看着 Aleph-Beth 的時候，他的面孔緊靠着你的，使你的面孔發熱，數千葱頭的急旋片便從他的鬍鬚中傾流出來了。

他獄吏般殘酷。他有一種最可驚的嗜好。用他那鉗子般的長指去捏孩子們，他常常用九股鞭鞭打特別搗亂者；可是在他這個猶太教的地獄洞裏，仍舊沒保持着真正的紀律。

我底父母帶我到那兒去的時候，我非常震驚，他們付了摩埃許亞先生第一星期學費五十仙以後，就丟下我歸他處理。

在這間鼠臭的舊樓廂上，一支煤汽燈在這個奇異的舞台上映出一間死屍房，我看見三十個孩子跳躍着，騷動着，像是許多虎同關在一個獸檻裏。

他們有的在抽陀螺；有的玩追觸戲，或是角力着；有一羣的孩子跪在一個角落裏，凝視着地上，好像那兒有一具死屍似的，並且熱情地尖叫着。他們賭博着。

他們中間一個看見我。他走了過來，一聲不響就將我襟上勃萊洋像的鈕子撕了去。那些孩子們用鈕子賭博。他要我這隻貴重的鈕子，于是他就拿了去。

摩埃許亞先生和十個乖戾的孩子（啓蒙班）坐在一隻被許多刀子亂砍過的長桌邊。不久我就和他們一同嚷起來了。我們重覆地大聲叫出古代希伯來禱文，爲着雷和電，麵包和死；對於我們這是毫無意義的聲音。摩埃許亞先生每每撮着一個孩子，而在最騷動的地方最響亮地叫出：“大聲一點，小孺三！大聲一點！”他強迫我們嚷着。

廳中破壞的廁所那邊，有一種死狗般的臭味。客廳的一端有一條麻袋布的帳幕遮掩了先生的住家，先生是五個兒女不幸的父親。他妻子底母大娘的聲音苛責着兒女們，我們聞得炒葱的香味，那

邊常常爲着先生而炒葱。

他底面孔死屍般蒼白瘦削；面孔裝在墨水般黑的鬍鬚裏，戴着一頂瓜皮帽。他的雙眼閃光着，不斷地巡視着，像是一個食人鬼切望着小孩們的血。

我恨這地方。有一次他想打我，我却不像往常那樣順服，而跑回家去。我底母親很生氣。

“你必須轉去，”她說。“難道你想做一個無知識的孩子嗎？”

“但是我爲什麼必須去學這些希伯來文呢？這些文字毫無意義呀，媽媽！”

“很有價值。”她嚴峻地說。“那是上帝的話，他歡喜我們用這種話對他禱告！”

“誰是上帝？”我問。“爲什麼我們必須對他禱告呢？”

“他是世界的創造者，”我底母親莊嚴地說。

“我們必須服從他。”

“他創造一切嗎？”

“不錯，一切。上帝創造世界上的一切。”

這話感動了我。我回到猶太教堂去。在騷動與尖叫之中，我要默想我母親底上帝，默想天上那個必須用希伯來語對他說話的奇人，默想那個世上一切的創造者。

(四)

我底母親非常熱心于宗教。她說起上帝的時候，面孔莊嚴地，神祕地變黑起來。人人都議論着上帝。門特爾·巴姆，客鬼福加，我底姨母麗娜，酒店老板賈克·萊爾夫，看房子的肥婦人，傘店的亞許基娜塞夫人，摩特克·勃萊茵特爾，龜鵝哈萊——他們對於上帝都有趣味。這是一個重大的題目。我一發覺到這一點，對於我亦變成重大了。

我不能丟棄這種念頭；上帝創造一切。一個孩子不知不覺地帶着這種觀念，像他帶着自己的身體一般。這些觀念在他底心裏生長。他安靜地坐着，沒人曉得是什麼原故，他自己亦不曉得。他是在想着。隨後有一天他要開口了。

(五)

我們街上的馬房裏有一隻我所歡喜的老貨車馬。每天晚上，牠疲倦地從工作中回來，但是他們並不立刻解放牠。牠在凡薩附近街上等了好幾個鐘頭。

馬餓。因此，牠偷喫手車上的蘋果或香蕉，假如小販是在打盹着。牠因此被踢被打，但是仍舊不能棄掉牠這種惡習慣。他們應該在一日苦工後很快地喂牠。牠常常被忘記，而且污穢，被蒼蠅咬，被擦傷。牠底綽號是甘那夫——他是我們街上的老賊。

我從家裏偷了糖給牠吃。我撫着牠那潮濕的鼻頭，灰色的脅腹，纏結的灰鬃。牠搖頭，用牠那溫和的大眼睛凝視着我。牠從來不向別個孩子搖頭，他們驚奇我對於甘那夫的權力。

牠是一隻溫和的良馬，在許多方面很聰明，例如傑姆·巴許虐待牠。傑姆·巴許是一個凶悍的小愛爾蘭跛子。他靠着替妓女作雜工而過活。傑

姆·巴許腰部以上才是一個暴漢。他那藍色的救火員的襯衫遮蓋巨大的肩頭和手臂。他的面孔又紅又堅韌，像是一個中年的警察。但是他的大腳却嬰孩般地萎縮縮。

他與女人們講淫污的笑話，他清醒的時候很和藹。他一喝醉了酒就想和每個人打架。他從拐杖上跳到人家的喉嚨上去，喇叭狗般附貼在那兒，用他那有力的雙手要捏死對方，直到他被人家擊得昏迷了。他常常虐待馬兒甘那夫來做他那好鬥的放蕩的開始。

好像他恨甘那夫。什麼緣故，我不曉得。或許是要顯示牠底權力。傑姆身裁只有七歲孩子那樣高。他站在那兒，雙眼帶着酒精冒血，口吐涎沫，對馬兒罵着。甘那夫移動身，傑姆用一支拐杖打牠的鼻頭。傑姆抓住馬勒。“豎起後腳！”他嚷着，隨即將馬嚼鐵放在可憐的甘那夫的舌上刺來刺去，隨後他就緊捏着馬底鼻孔，竭力想將鼻孔撕了起來。

可憐的馬是忍耐的，牠從高處望下來，望着這個尖叫着的小跛子。好像是明白的樣子。牠會踢任

何其餘的人，但是我想牠曉得傑姆·巴許是一個跛子。

人們對於這齣戲常常驚奇。我却習慣爲我可憐的馬憂慮，而想像牠底眼睛裏有眼淚。

一個夏天，這條馬在工作中跌了下來，他們弄鬆了牠底馬具，在牠底身上濺了好幾桶的水。牠試想站起身來，但是衰弱無力。牠拖着貨車回到馬房去，在那兒等着，像往常時等着解放去喫草一般，牠跌下身喘氣着，牠在我們底街上死去。

牠底身體像氣球腫大。牠被丟棄了一天，直到一輛貨車將牠拖到屍場裏去。

馬若在我們街上這樣子死去，牠會被搶來做東邊區童年輩奇怪的可怖的寶庫中別一種的玩具。

孩子們聚集在甘那夫的身邊。他們在牠那腫大的肚子上跳躍着，用棍子去攪他底肚門。他們窺探地弄開牠底眼皮，而推考着那對憂愁的，凝視的大眼睛。他們從牠底尾巴拔了毛，用來編成幸福環。

藍色與金色的肥蒼蠅也雲集着，繞着我這個

溫和的老友底屍體。牠們營營地響着，帶着狂暴的欣喜唱歌着，當牠們襲擊這個蠅神所贈與的人餐的時候。

我絕望地站在那裏。我想爲可憐的老甘那夫哭。上帝創造甘那夫嗎？那麼爲什麼讓牠死去呢？上帝創造蒼蠅嗎？

數百萬東邊區的蒼蠅，在夏天迫得我們瘋了起來，我們睡眠的時候吮着我們的眼皮，在我們牛乳杯中溺死。這些蒼蠅也是上帝創造的嗎？

爲什麼呢？

(六)

上帝創造臭蟲嗎？一個熱蒸蒸的夜裏，我因爲臭蟲的原故不能睡去。牠們有一種特別使人欲嘔的臭味，那是貧困之味。牠們緩緩地，壯麗地爬着，帶血腫脹着；這些寄生蟲的臭味激起每根腦經憎惡起來。

(臭蟲的意義是當人們說“貧困”的時候。在英國有十足淺薄的說謊者的著作。我要創作一本

貧困真實的書，我要提起臭蟲。)

在我們底家裏並不缺少清潔。我底母親像任何德國主婦那般整潔，她辛苦地工作，她磨皮拖骨竭力要使我們清新整潔。臭蟲對於她是一種苦楚。在一種肥臭蟲的，無窮無盡的狂戰中，她用火油浸牀，換被單，噴射被褥。但是有什麼用處呢，無法救濟，那是貧困，那是苦楚。

臭蟲在住宅腐爛的牆壁中生活着和生殖着，與老鼠啦，蟲子啦，蟑螂等等在一起，全部腐爛的牆壁必須折開；一瓶火油不濟什麼事。

那時有一個可怕的星期，一個夏天熱度的星期。我因熱而生病和發燒，在牀上不住地輾轉反側，同時貓兒在天井裏嗚咽。臭蟲終於弄醒了我，牠們隨處皆是。我不能說出一個在黑暗住宅房中的孩子，當臭蟲爬在我底身上而發臭，是怎樣絕望，憎惡，和憤怒。

我輕輕地哭。我底母親醒了起來，點了煤汽燈。她重新與臭蟲作無窮盡的戰鬥。火油味使我窒息。我底母親竭力想安慰我再睡去。但是我底腦像

縫紉機般疾跑着。

“媽媽！”我問道。“爲什麼上帝創造臭虫呢？”

她對於小兒子離奇的詢問大笑。以後我常常因這個詢問而被人家取笑，但是誰回答這個詢問呢？難道博愛的上帝創造臭蟲，難道也在世上安放痛苦與貧困嗎？什麼，就是一隻像甘那夫那樣仁慈的馬亦永遠不會幹這種事情哩。

第六章 吝鬼和蕩漢

(一)

早晨我醒來的時候，看見我的牀上有一家新的移民，他們穿着異國袋形的襯衫。我從來不大大驚奇。

他們面孔蒼白，身體乏力似的。他們有依利思島消毒劑的臭味，這臭味像蓖麻油般使我欲嘔。

房的周圍零零散散地放着他們的財富，他們一切有條紋的花洋布的航海袋啦，大捆的羽牀啦，盆啦，上等農夫的襯衫啦，刺繡的手帕啦，以及毛

氈般厚的奇異的外套等。

每間住宅的家庭像是我們自己一窠的鳥。賓客的寬容得允許等到新移民租了他們自己的房子。新移民每每坐在我們的餐桌邊，而作無窮無盡關於美國的詢問。他們會說出故國壞的消息（消息常常是壞的）。他們第一天早晨會憂慮，不曉得怎樣去找工做，人家會通知他們別吹熄煤氣燈（他們大半從來沒見過這種燈）。他們會在我們東邊區街上走來走去，窺望着警察和酒店，驚嘆着亞美利加。他們會發現；他們會喋喋，他們會獸頭獸腦。

幾天以後，他們道了謝離開我們，但是有的繼續又繼續住下去，在我們的桌上吃飯。你們別以為我底母親喜歡這樣子。我們太窮，窮得不夠慷慨。她會對一個像客鬼福加那般的客人咆哮着，咒罵着，唾啖着，怨語着，但是她從來沒真實的叫他滾蛋。她不曉得怎樣做。

（二）

想想看客鬼福加是那一種人呀。當他從依利

思島來的時候，我們連認得都認不得他。他說他是父親童年的朋友的一個表兄弟底朋友。他有我們底住址。以及那個在羅馬尼亞的，遙遠的，荒誕的，完全不認得的，一個朋友的表兄弟的朋友的姓名。沒什麼別的，從初我們就不歡喜他，但是他却在我們的家裏免費地膳宿了七個月。

他的身裁矮肥，帶有一個陰沈的黑暗的嘴，鼻孔像是一隻駱駝。他那未梳的黑髮的一簇垂在他底前額上，以及他的小眼睛上，他的眼睛太伶俐又太病態，像是拂拂底眼睛。他的一隻手臂扭歪，他從來沒笑過，他從來沒說過一句快活的話，他常常搔着自己，從來沒弄乾淨他底鼻孔。

福加在到這裏一星期後，就在禱廠裏找到一個地位，每星期八元錢。他從早上六點鐘一直工作到晚上七點鐘。每天早晨他花了一個辨士買了兩捲的麵包，一捲麵包和一杯水是他的早餐。他吃掉其他一捲麵包，和一片三仙的鱈魚做中飯。

每天晚上，準確地在一定的時間，那時我們剛剛快要吃完晚飯，他回家來。他陰沈地坐在房角的

一隻椅子上，注視着我們吃飯。他一聲不響，祇是坐在那兒注視着。這使你的神經痛苦，當你感覺到房中這個默然的，陰沈的獸面的時候，你底食物使你窒息。

當緊張到了太厲害的時候，一切的會話都被這個沈默的陌生者所挫折，父親就從桌上跳了起來。

“不，福加，”他痛苦地說，好像是在爭鬥中被打敗。“看上帝的面子，拉近椅來吃一些吧。這兒還有一點湯肉。”

於是福加就拉近他底椅子來，就吃了起來，狼吞虎嚥和攫奪着，從他的眼角對我們射出潛逃的眼線，像是一隻狗。

這一切每天晚上同樣地發生，像是戲院中演習得很好的笑劇。福加和我底雙親對於這種笑劇不厭惡，這很可疑。我底母親有一次溫和地暗示他搬場，他開始哀哭和啜泣起來，而說他沒錢。我的父親（祕密地）恫嚇說有一天他要抓住福加的領而擲出去，但是他從來未曾幹過。

福加沒付房租給我們，他永遠沒換一換他在下等艙所穿的襯衫和衣服；他不抽烟，或是喝酒，或是吃糖；他不需要什麼。

這樣子，在他寄食在我家裏的數月中，他極力從每星期八元錢中積蓄了兩百元。他聽見過羅思契愛爾特。他想鑽入美國的商界。貧困使些人們瘋狂起來。

(三)

這樁事情，這個客鬼福加，這個黃色的夢中遊行着，這個貧困所產生的夢魔；這個蛆黃的，陰沈的無尾猿，帶有扭歪的手臂及伶俐的，細察的，悲哀的眼睛；恐怖人生的棄罐；狂熱的羅司契愛爾特穿着一條污穢的襯衫；戴着舊的圓頂氈帽的瘋子：

這個完全的人有一個缺點；這個怪物需要婦人。

這個卡里板（放蕩者——莎士比亞戲劇的人物）在他那皺緊的低額的後面，被一種肉與靈間可怕的衝突所苦楚。

我們的東邊區那時是由泰姆曼尼會堂當做一個紅光區而管理。我底童年的街道，正像我在前面所說的一般，是那些大聲的，塗粉的穿寬衫的婦人的市場，她們在那裏處理着世上最古舊的商業。店舖中，住宅戶中，附帶傢具出租的房間中，連在街衙中，亦在等着這個卡里板肉體底安甯。

但是這是須花錢的。這個吝鬼一夜一夜地注視着那些忙碌的婦人，直到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漸漸與些妓女認識，緊抓住她們，偷偷地去接觸，在她們的面前奴顏婢膝地求她們慈悲。他成爲鄰近的笑話——這個瘋子要一個女人，但是不肯付出五十仙正當的價錢。

“哼，哼！”門特爾·巴姆在我們晚飯桌上對他嘲笑着。“福加今天晚上在門口想去摸摸那個肥索姪，她摑他，並且叫了起來。龜鶩會因此暗傷你呀，福加！”

“胡說，我從來沒摸過她！”怪物嚷着。“我不管什麼烏婦人。她們所要的只是你的錢。”

“在孩子們面前別談這種事情！”我底母親說，

“不，拿錢給那些婦人，那麼！”門特爾大笑着，一面對我底父親眯眼着。“福加，金錢就是要做這種事情的；別藏在一個角落裏而讓老鼠去吃呀。金錢是要尋開心的，看看我，多麼肥和康健呀。因為我花我的錢。”

福加虎視着門特爾。這個愉快的門特爾所給他的大嘲笑使他恨了起來，吝鬼恨得顫抖着。

“這是說謊，我沒錢。我並沒積蓄錢，為什麼你散播這樣謊語呢？你是一個謊鬼！又是一個蕩漢！一個蕩漢！”

“真的不錯，我是一個蕩漢，”門特爾快樂地說，“所以人人歡喜我呀，福加。但是你一個吝鬼，而人人都恨你。哼！”

“儀拉希亞，管你自家的事吧！”

福加無尾猿般冒罵着，人人對於這種奇異的生氣都大笑着，他從桌邊站起身來。

“別在孩子們面前談這種事。”我底母親說。

但是事事都在我們底面前談起，事事我們都聽見，而認識了這個奇異的世界。

(四)

門特爾曾當過水手，他那健壯的左臂上刺着一個錨。刺花對於猶太人是禁止的，身體必須像上帝創造那般還給上帝。門特爾也吃豬肉和火腿，還做了許多不准猶太人做的事情。一個冬天，他犯了最大的罪過超過這一功的贖神。他到波萊雷各傳教堂，允許基督教徒們輪流地給他洗禮。因此他得到錢，數袋的蕃薯，數套的衣服，各種的雜工，並且有一個機會去學習喇叭。

我底母親一發現他所帶來的雜貨，非常震驚。

“拿離開我底房子，”她說，“那是基督徒的蕃薯呀！”

“你饑餓的時候，不是什麼蕃薯都好嗎？”門特爾羞怯地說。

“不，為着一袋蕃薯而賣掉你底猶太人的靈魂——去受洗禮——這是犯罪呀，門特爾！你那在匈牙利的媽媽若曉得一定氣死。”

“她怎麼會曉得呢，難道我去告訴她不成？”門特爾自辯着。“而誰說我是受洗禮過呢？不，媽媽，你錯了，不論爲着什麼，我都不肯丟棄做猶太人。這只是一種謀生的方法，我失業，那麼我就應該餓死嗎？那些基督徒們，（他們觸霉頭去吧）極想給猶太人洗禮，就是需付錢，他們也肯。所以我所幹的只是欺騙他們而已。我讓他們給我洒水——但是時時在我心裏却在咒詛他們，而說：你們的偶像滾蛋吧！你們的聖水滾蛋吧！他們一幹完了以後，我就拿了我的番薯而走開——但是我仍舊是門特爾，一個猶太的猶太人！”

我的母親像別人一般，對於門特爾流利的，虛偽誇大的邏輯的泛流很迷惑。

“門特爾，難道洗禮毫無意義，而你仍舊是一個猶太人嗎？”

“自然咯，我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堅決的猶太人，一個善良的猶太人，現在這裏是我的番薯了——牠們是猶太人的番薯。但是答應你，我不再去受洗禮了。”他說。

門特爾每年大概和我們住在一起兩次，當他那蕩漢的幸運到處碰壁的時候。他什麼都幹，——販賣針線啦，在諷刺劇中當演員啦，簽名于西班牙與美國的戰爭啦，只在打仗開始的時候才逃軍。他曾結交西方的牧童和印第安人，一個鑄工，一個里約熱內盧的理髮匠，一個在契亞丹諾牙的囚犯，在騰納西，一個帶有馬戲團的檸檬賣主，一個在康維島的土耳其人，一個賭場主，及數千別的事情。

人人都歡喜他，連我們的母親也是這樣。他底聲音沙啞，做人爽快，紅髮藍眼，及一副滑稽的面孔。他帶了勇敢生活的激昂到東邊區陳腐的臥房裏來。門特爾能夠用他底手段欺騙美國人，猶太人們頗以為喜。給猶太人們知道他常常裝做真正美國人去騙人，尙且說猶太人話，而忠于他底種族，這是一種阿諛。

第七章 金熊

(一)

我底父親是一個房屋油漆匠。是一個活潑的長漢子，帶有斯拉夫的頰骨和一簇紅髭。他那綠色的大眼孩子般地凝視着世界。他滿腹氣，我底母親須不斷地駕馭他。

她帶女性的實踐竭力想將愚蠢的，男性的夢想趕離他底頭。但是她從來沒有成功地將我底父親變成一個嚴肅的家人。可惜得很，他是那種水銀的漢子。

猶太人像中國人或安格羅·薩遜人一般，彼此皆有不同。這兒沒有什麼種族的流派。例如我底父親較爲像某一種的愛爾蘭人，不像一個印花的舞台上的猶太人。

他生在羅馬尼亞底葉塞附近。他沿着多瑙河及巴爾幹山脈中流浪，他曾在康士但丁的貧民窟中居住，曾和一羣年輕的猶太人從土耳其偷運煙草到羅馬尼亞去。

他常常將他舊世界年輕時代的故事講給我們聽，我們孩子們很歡喜聽。

我底父親是一個出衆的講故事者。假如他受了教育，他會成爲一個優良的作家。當時我艷羨他，迄今我還艷羨他那樸實的天才的氣質。

好幾年，他用悅人的幻想的故事安慰我和我底小妹妹睡去。故事是無窮盡的，每天晚上有新的故事在黑暗中講着，正與住宅夜之跳動相對。

有些故事常常使我憶起，這些故事渲染了我底整個童年。數年以後，我驚訝地從一本書上讀到

這些故事。那只是天方夜譚。

但是我底父親並不是從書上得到這些故事，他從東方商場說書者的唇上，或土耳其及羅馬亞的農夫的唇上聽到。

(二)

我底父親熱心于社交。他像大多的猶太人一般，歡喜在一羣人中膳宿笑哭。他若獨自一個就沮喪起來，並且想像他是生病。每天晚上在我們底房子裏，聚集一羣他底朋友，房子漆匠啦，小販啦，織布匠啦，及其他在這有希望的土地中鬥爭着的猶太人。

辨尼押注的撲克及賓諾契爾牌戲，他們劇烈地賭着。有時候他們喝茶而推究事理。有時他們到酒窖去喝酒。

我底父親常常講着故事。有的故事須講了幾禮拜，並且每天晚上是五六點鐘的。父親曉得幾百個故事，沒有人以為奇異。他自己想牠好像呼吸般的自然。這些是猶太人從歐羅巴農夫的世界來的，

在那兒，藝術與父親的田地一同承繼，並且是生活底一種簡單事實。

多麼奇異的圖畫呀！我底父親伸肢臥在牀上，吸着他底煙管，煤汽燈降低光線，到了可以節省煤汽的一點，十二個吸人膏血的工場的工人在黑暗中呼吸着，移動着，一面聽着我底父親講出東方數千年的寓言。

在黑暗中聽見他的聲音，聲音照故事的情節而改變。聲音時因康士但丁堡的劊子手低音調的轟聲而變成殘酷。時而變成溫柔，像是一個白雪處女底話，或是像愛情所苦楚的，年輕的山公主的聲音。時而是一個老巫婦的尖聲，或是一個酒醉的土耳其大漢子。我底父親有藝術家捏造的本領。

我底妹妹和我對於他的故事永遠不會厭倦。已經長成的，製襪廠壓工及油漆匠彷彿也同樣地消魂。連我那實踐的母親也坐下來聽。鄰人不期而至了，灰鬚的祖父們帶着鼻煙匣，疲倦的媽媽們繫着圍裙；男男女女，孩子們般被催眠地坐着。

講完每個故事以後，他們作長久的討論。像最

熱切的孩子們一般，他們談論着盜賊啦，神祕的山啦，以及如意燈等等，好像這個神話是吸取膏血的工廠以及垃圾桶那般真實。

(三)

我底父親也一定相信他自己所講出的幾個故事。一個故事叫做金熊，他比較常講，並且說起來也比較巧妙。

在記憶底捲軸中我能夠看見我在我們屋頂上第一次聽這故事的景況。

許多夏夜我們爬到屋頂去。啤酒罐和夾臘腸的麵包，被帶到那兒去，我們喫和喝的時候，我底父親講着故事。

月亮與星兒從罩着紐約底黑暗的天空上映照下來。我底父親底面孔在星光中神祕地發着光。他吸着一支雪茄。他底後面立着一片由住宅煙囪與最高度建築物混成底紙板。

他帶着一種主人低低的，確定的，催眠的聲音說話。他曉得他底權威，當他講故事的時候得到一

種奇異的威儀。在屋頂上，藉着月與星的幫助，他變成了雙倍的神祕。

“話說，”他安靜地嚴肅開始，“在勃洛斯素住着一個獵人。勃洛斯素是我故鄉附近的羅馬尼亞一個鄉村。靠着維特河。一個寒冷的早晨，這個獵人出去打熊。風咆哮着，獵人奮勇冒着那高與腰齊的雪前進。寒冷透進衣服，像狗齒般咬着他。獵人恨寒冷。寒冷提醒他的窮困。他的父親是一個農夫，但是他的母親却曾是一個土耳其的少女。當獵人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她常常對他說：

“我底兒，你長成以後，必須到土耳其去。那兒在南方，是溫暖的。玫瑰在十二月開花，鳥兒唱歌着，那邊沒有窮困，人人都是充足的。我底兒，答應我你要逃到那兒去，我歡喜看見你幸福。”

“獵人答應。他常常夢想到那兒去，但是他結了婚，建了一個家庭，而發現自己是個陷入羅網的人了。他怎麼能帶他底家到土耳其去呢？他沒有錢。他窮得連一片土地都沒有。

“就是這個緣故，在這嚴寒的早晨，他動身去

打獵的時候很生氣。他一面走，一面夢想着南方，被冰凍着和呻吟着。在他的鄉村附近的樹林裏他突然看見一隻大熊的腳跡。他跟着雪上的腳跡走着，走到了一個山洞，在那兒，他的鎗口指前面，他走了進去。

“他所發現的是三隻小熊在遊戲着。他快要殺死牠們，而躲了起來，等到母熊進來。她是他生平所見過的，最大的最美麗的熊，她的毛是黃金色的。

“獵人吃了一驚。他抬起鎗要打死她。這隻金熊突然用羅馬尼亞語對他說話。

“她的爪懇求地緊握着，這隻熊帶着一種悲哀的母親的聲音說話。

“‘親愛的良善的獵人呀，’她說，‘我曉得你的貧困，需要殺死我們準備做你家的食物。但是別傷害我的小熊，’她說。‘我肯付出任何你所要求的代價，’她說。‘我通曉只有金熊曉得的魔術祕密，而肯來幫助你。’她說。

“‘你能夠幫助我帶我底家到土耳其，而在那

兒找土地嗎？’獵人問。

“‘不錯，’金熊說，‘假如你肯不傷害我底小熊的話，那是一種困難的旅程，因為路上有女巫，魔術家，以及憤怒的暴君。但是我答應帶你到土耳其去，我也答應你底一生不欠用錢。’

“‘好！’獵人說。”

(四)

這個金熊的故事三星期才講完；到土耳其的路上擠滿種種奇異的遭遇。這個故事是一個永久的寓言說起一個由魔力得到生活上好的東西。所以窮人都相信這種魔力，而夢想着他們能夠偶遇到那一天。我的父親是這許多窮人中的一個。

所以他帶着大大的感動講出這個故事，我記得在屋頂，在紐約夜街之下，聽着這個故事。最高度建築物像高船般掛着紅色白色的電燈，與月相對地聳立。熱帶的風從海岸上吹來。街上東區的貿易聲大鼓般跳打着。

(五)

猶太人曾以“書籍底人”出名。從事業底生活上隔絕着二十世紀的生活，破壞了的猶太國家知道去保存牠底作家及思想家。

我底父親和他底朋友們，他們是沒教育的手工，有份于一種對於戲院的，強的恭敬的熱情。

他們有的去看一齣最歡喜的戲，看了十次，或是二十次。人人都有他所崇拜的演員。人人都是覺得自己是一個精細的，戲劇批評家。

我底父親帶有他那對於虛構事物的好記憶，比別人較為佔優勢。他能夠背出所看的戲全部的劇辭，並且演了出來。

他最歡喜的戲是席勒作的“強盜”。他誇張說他在猶太，德國，俄國，及羅馬尼亞等處，看過這戲三十四次。他幾乎能夠從始到末完全背出這劇底劇辭。

其他他所歡喜的戲是高爾基底“夜店”，霍卜特曼的“織工”，托爾斯泰底“克里特塞·宋娜達”，

以及哥爾特凡頓底可愛的樸實的樂劇“女巫”和“哈姆雷特”。

這些戲其餘的人也歡喜，數年前，這些戲在猶太移民中很流行。裁縫的與莎士比亞住在一起。現在猶太劇場已美國化了。出演摹倣百老匯的滑稽樂劇。

在到美國來的下等艙中，我的父親演譯一種奇異的觀念說席勒的“強盜”這戲劇美國還不曉得，他要來加以介紹。

在一次十一日的風潮中，我的父親用一支鉛筆在信箋上用猶太字寫出這齣戲。

他一在紐約確立了自己，就開始煩擾那個著名猶太藝員莫儀里斯素，要見見這個藝員。一被允許以後，我的父親試想讀這齣戲給這個悲劇名角聽。

莫儀里斯素大笑。“這齣戲早已在我的劇目裏了，”他說。“你想這樣偉大的戲劇連在美國也不曉得嗎？”

我底父親在陰鬱的狼狽中退出。在他的另外

的一生中，他復述這段逸事而加上說：“我常常是太遲。”

我想我底父親有時候覺得他自己是“強盜”底作者，而莫儀里斯素騙取了他底權利。

第八章 未婚妻

(一)

我底姊姊伊撒是睡在一張床上，我是睡在另一張。除了煤氣燈底一種微小的尖頂外，寢室內全是黑暗着。

是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分了。孩子們仍然保持着在東邊區一樣的孩子氣。

我底眼皮因瞌睡而沉重。我底妹妹也是疲乏而思睡。父親底故事宛如一個不睡的夢樣。當他在催眠的聲音中講述時，故事刺入了我們，而且把一

些事物變成了突然的在一種夢中發生樣。

父親坐在兩張床間的一把椅上，吸着他底煙管。因着我們的思睡，他時常打着伊撒和我底臉。

聲音從通風道上飄來。芬金曼夫人底鸚鵡在一種海盜底聲音中怒號而嘻笑着。一條衣縫碎裂了。一個婦人掛出了她底洗好的衣服。一個嬰兒哭叫着。水池在屋頂上常常溢流着。緩緩的水溜下通風道的牆。盆碟鳴響着，一部縫衣機軋軋着。

在這些複雜的聲音下，我們覺得東邊區商務底擴展，宛如一個海洋在月光下樣，那時父親向我們講述他底一生底故事。

(二)

“在羅馬尼亞時，我是常在痛苦中，”我底父親說。“有個魔鬼纏繞着我，他不容許我自由。

“我常常爭戰着，飲着，而我底父親不知道我竟究爲了甚麼。我是有着熱血，因此，做了那到現在我還羞慚的事。

“我不要再告訴你我底父親遣我到一村一村的

旅行底事。我被遣去從農民們那兒購買他底商業上需用的陶器和穀米。

“他給我兩百元。在一禮拜內，我在愚蠢中消耗了。我自己是如此的羞愧，我一年沒有回家去。

“繼後，我穿着襤褸的衣服回到家裏。我被他饒恕了。一年後，我逃跑到了康士坦丁堡。我因私販煙草而被捉了，把我放入了邊界上的一個監獄內。我給我底父親寫了一封信，他來了，他賄賂了村裏底長官，把我釋放出來了。

“但我不能告訴你那一切。唉，我是一個年輕的愚人！”

(三)

“我幹的最壞的事是反對那在我降生以前訂就的妻子的結婚。她底名字叫做米麗姆·格洛茲。

“在往昔的國家內，那對於僅有女孩子的人是一種恥辱。每個正教猶太人也都祈求有着男性後裔，因此，當他死了的時候可以爲他說“神聖”兩字，而且永遠的把他底名字在世界上存留。

“但是，對於那僅有男孩而沒有女孩的人也是有着不好的現象。猶太經典教訓我們，在一個家庭要男女孩都有。

“我底母親已經生了四個女孩，而她恐怕在一生中沒有一個男孩子。她決定去拜訪一個著名的牧師，要求他底幫助。

“莫夏·格洛茲底妻子，一個鄰人，同我底母親一道去拜訪牧師。這個婦人需要懇求牧師幫助她產生一個女孩子。因為她底家庭內只有幾個男孩。

“牧師住在四十英里遠的一個村內，他是一個著名的牧師，因他底聲譽而得了有價值的證實。他替我底母和鄰人實行了一種神跡。

“對於我底母親，牧師堅決地說：‘上帝要幫助你。回家去，忍耐，在一年中你將要產生一個男孩，一枝壯茂的樹幹。

“‘當男孩子生了的時候，告訴你底丈夫與我帶一條活魚來，我要為你底孩子取個名字。’

“對於莫夏·格洛茲底妻子牧師說着，撚他底熟思地鬚鬚：‘上帝或者可以幫助你有一個女兒。’

上帝沒有確定的事。’

“我底母親滿着喜樂。那婦人却沒有如此的喜樂，然而也充滿着希望。在回家的路上她對我底母親說：‘確實的，你將有一個男孩子。我也覺得一樣的確實，我將有一個女孩。我們底丈夫在社會上有同一的身分。讓我們用在婚姻上締結兩個未生的孩子來表示我們對於上帝的信託罷。’

“我底母親同意了。在第二個村子馬車停着了，她們邀請一羣猶太人來證明這個締結，而且吃甜糕與飲着白蘭地酒。這是一種古猶太人底風俗，是孩子在未生以前的訂婚。在美國是忘掉了，感謝上帝。

“囉，在一年以內，恰恰如牧師所允許的，我底母親生了一個兒子：我自己，而格洛茲夫人是由上帝賜給了一個女兒。

“這種神跡使牧師更見的著名了。在困苦中的每個猶太人同每個婦人都來向他要求一個孩子，當這種神蹟傳出時，他們從羅馬尼亞與加利西亞很遠的地方來了。

“在我生了以後，我底父親正如牧師命令的給他帶了一尾活魚去，而且付他底錢，從他得到了我底名字。

“牧師接受了魚與錢，給我一個名字。繼後他對我底父親說：‘依照我底這些教訓，那樣，孩子可以成人而且富裕。當你回家時，在未進去前，從你底門限下挖掘些泥土。于是，從你底右手邊的板門上進去，謹慎地移動一隻蜘蛛底網。于是去到市場，你第一次看見的乞丐，必定是猶太人或者加特利人，向他要求一個辨士和一件麵包殼。然後取這一切的東西，包入一片紅布中，弔牠在孩子底喉上。這是他底護身符，一生中抵抗疾病，意外，與邪魔。’

“另外的教訓：‘除了白網外，不要給孩子穿上別的東西，一直到他作了一個反對時為止。’

“這一切都照樣的做了。牠給我在一生中帶來了許多已知道的最大痛苦。”

(四)

“第一，因為白綢衣底命令。在同伴中我被注意，因為我是穿得如此奇異地衣服，沒有一點雜色，純然是白的。孩子們戲弄我，有時叫我是牧師，別的時候又叫我是小珂卜色。

“一天，當我四歲的時候，在被戲弄後我哭着跑回家。我對母親說：‘媽媽，到市場去，為我買些藍衣服。我再不穿白衣服了。’

“改變是立刻地做了。我底父母充滿着歡喜。牧師所預言底一切都臨到了；他確是一個行神跡者。從那時起，我不被強迫穿白衣服了。”

(五)

“但是那由我底未婚妻所發生的煩惱不是如此容易的完結。假如當我穿上白衣的時候同伴們嘻笑我，他們是更痛苦我，當他們知道了我底婚姻底故事。經過許多年代，當我成人時，在他們中間我底綽號叫“鵲生”——小未婚夫。

“他們對於我底名字是怎般的有趣。因為我底不幸，我是怎般的經過了許多的戰鬥。那使我恨米麗姆·格洛茲，我底未婚妻。

“她是一個沉靜的小姑娘，有着黝黑的頭髮與眼睛，而且還有一種溫柔的天性。但是，無論何時我們會着的時候我拉她底頭髮，而且打她底面龐。

“滾開，我恨你，’我說。淚珠從她底臉上流下，她跑走了。

“有一次她向我底母親敘述着。‘奧特，’她說，黑曼為什麼打我？我如此深切的喜愛他，而他尚且打我。’

“我說出了：‘我打她，因為每個人叫我做小未婚夫是由于她底錯。我反對同她結婚。’

“她底父親是一個屠夫。他把黑色的漏稅威士忌酒售賣與農人們，而把錢借出去。他哄騙農人們，他是一個足以溫飽的人。他常到我們底家裏，而且輕拍我底頭。

“囉，我底小姑娘怎樣，黑曼？’他說。

“他對我表情，宛如我是他底所有物，他底兒

子樣。爲着他待我好像一個孩子，使我很忿怒。那宛如一朵雲橫在我底身上。

“他慣于檢查我，而且撫摩我底腳腿，肩頭與頸項，他——屠夫——是在這同樣考慮的方法上，在農人市場上購買家畜。

“他要問我關於猶太經典底問題，好觀察我是否是一個好學生。如此的情形繼續了許多年。我恨那一切，但是我只有在心中恨恨而已，是過于懼怕說出。

“在我十六歲那年底一個春天，屠夫穿着安息日服臨到了我底家裏。

“‘時候到了，’他對我底父親說，‘讓我們爲我們孩子底婚姻舉行婚約。’

“我底父親同意了，日期是定在了下星期。忽然地，我墜入了悲哀中。我有一個好朋友，一個孩子名叫西摩，他是很精伶的，‘西摩，’我說，‘我不要訂婚。我不需要娶這個女子，我將怎樣做呢？’

“‘莫有甚麼，’他說。‘沒有甚麼你能做了。你應當早一點說；現在已經太遲了。’

(六)

“我底父親帶我到縫衣匠那兒去，而且與我作一件美麗的天鵝絨牙瑪加與天鵝絨帽子。繼後他帶我到鞋匠那兒去，爲我做一雙美好的閃皮靴子。

“兩個家庭間交換着禮物。米麗姆底父親送我一件皮外套，一冊奇異的羊皮紙猶太法典和一個金表。我底父親送給米麗姆一套絲的新娘衣服，一個耳環，一隻配上珍珠的金鏈，那珍珠是我底曾祖母所有而且珍貴的東西。

“下個星期，在一輛由村中最良好的一羣馬拉着的馬車內我向着我底未婚妻底家出發。

“我底心如一團火般的燃燒着。每一個人笑着而在路上飲着白蘭地酒，但是我要痛哭。太遲了，太遲了，許多年前我便應該反對這個婚姻！

(七)

“米麗姆底家內擁擠着朋友與親戚。他們正吃着，飲着，跳舞着。酒呀，白蘭地呀，燻鵝呀，糕與各

種底蜜餞呀，核桃呀，果子呀，每件東西在那兒都是豐富。

“兩個舊式的猶太提琴家和一隻號角造成了快樂底音樂。人們給我以酒飲，我把牠飲了。但是牠不能使我快樂。我想着怎樣去做。

“米麗姆來了，她用着溫柔的方法與我談着。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她是一個善良的姑娘，一個最典型的姑娘。當我注視她的時候，我有一種奇怪的感情。假如我同她發生戀愛，我不得不娶她作為妻子。那是我覺得的。

“黑曼，為甚麼你不曾對我談話？”她溫柔地問着我。‘過去的十年，你決沒有同我談過。’

“沒有甚麼可以談，’我說。‘每件事都是排定了。’

“但你是一個美好的猶太法典學生，’她說。‘讓我們談論猶太法典好了。’

“‘不，’我說。‘我是一個壞惡的猶太法典學生。’

“‘你到戲院去，而你知道很多的戲劇，’她說。

‘讓我們討論戲劇與詩歌，黑曼。’

“不，’我殘忍地說，‘我不願同婦人們討論如此的事情。天空的鳥兒們蔑視一個因為婦人們而柔弱的男子。’

“我說這個僅爲了要傷害她，然而，那也傷害了我。”

(八)

“在第二間室內坐着我和米麗姆底父親，別的親戚們和一個牧師。他們是正在爲我們底婚姻安排婚約。

“最後他們叫我進去。當文書來時，我轉成了蒼白，爲着鎮定，我飲了一杯強烈的梅子白蘭地酒。忽然地，我立志不結婚了。

“當我進入那房間內時，我底膝頭戰慄着，在那室中他們伴着在一張桌上開展的婚約坐着。

“我底父親戰慄着。我不知道怎樣的開始。

“我底父親說，‘黑曼，每件事都已經安排好了。簽這婚約。’

“我說着，看着他底眼，‘父親，不，我不能。’

“我底父親因着驚異而轉成蒼白了。

“‘甚麼，’他說，‘你願意輕視我，你這東西，你這基督教徒？’

“‘父親，’我說，‘這是一個善良的姑娘，一個美麗的姑娘，但是我反對娶她。’

“‘爲甚麼？’我底父親雷吼着。

“‘我不知道，’我說。

“我底父親打我底臉。繼着我成了一個戰鬥者，假如他不是我底父親，我已能把他戳起，把他破壞。

“但是我底背變僵硬了，我驕傲地注視着他。

“‘父親，我不再是一個小孩子了。因爲這樣，我要離開你。我要到美國去創造我底幸運。’

“‘你要在那兒溝渠中飢餓着！’我底父親說。‘你要同豬一道吃。去，你已經在羅馬尼亞底猶太中污辱了我底名字。你已經破壞那在你未生以前你底母親給予米麗姆底母親的允許。去，叛徒，去到美國吃那愁苦與羞恥底麵包。我不再是你底父

親了。’

“我離開了訂婚的集會。我底行動在我們底村內造成了一種可怖的玷辱，而米麗姆因着這事而病了。我底父親變病，在一年後死了。而每個人都覺得那是爲了我底驕傲與愚蠢。

“當我離開家庭去到美國時，每個人都重複着我底父親底話：他要在美國吃着愁苦與悲苦底麵包。他決造不成他底幸運。”

第九章 撒姆，那個賊！

(一)

“爲什麼我選擇到美國去呢？”我底父親勇敢地問他自己，當他不時的在黑暗中撚他底上髭時。“我要告訴你爲什麼：因爲了我底污穢的作賊的一個表兄底嫉妒，撒姆·開拉非茲，他底名字必定要被膿瘡咬食。

“當我始終的正拋棄我底家庭的時候，撒姆已經到美國去了，在那兒去創造他底幸運。他有許多信來了，全村的人都讀着。撒姆在兩個短短的年代

中已經有了他自己製造弔褲帶底工場。他送我們以他底照片。在村中的每個人都驚異着這一切。我們底撒姆不再戴一頂皮帽子，一件長的猶太人底外衣和農民的靴子了。不，他穿一身美妙的紳士底服飾，一條如像一個醫生般的白領，購買的鞋子和一頂叫作氈呢帽的美麗的圓而有趣的高帽。

“他忽然地看來是如此的肥胖而有錢，這乞丐般的補靴匠底兒子！我告訴你，當我聽着父親和母親稱讚表兄撒姆的時候，我底心臟內因着嫉妒而燃燒。我知道我自己在各方面都比他好，那傷害了我。我對我底父親說：‘給我以錢。讓我立刻到美國去救贖我自己。我要更比撒姆弄得許多的錢，我是比他聰明，你可看到！’

“我底母親不要我去。但是我底父親已經討厭我底許多的災禍，他給了我這長途旅行的錢。因此，我去到美國。那是在我一生中頂大的錯誤。

“人不能因為嫉妒而做各種事情。在猶太法典中有一敘述這點的故事。有一次一個人，他有一條美麗的小狗和一頭大而醜的驢子。當他每晚上晚

餐時，他要把狗放在膝部上，喂牠，而且摯愛地拍牠底頭。那美麗的小狗要吻他，舐他底臉。那大而醜的驢子守候這樣的行動經過了一個時辰，他變成嫉妒了。

“因此，一晚上晚餐時，牠進入了屋子，也是坐牠自己在主人底膝部上。牠用牠底粗燥的舌頭舐主人底臉，用牠底小腿親熱地擁抱着主人。

“但是主人不拍着驢子底頭以作回報，或者喂牠以選好的食品。不，主人是異常地發怒。他取了一根棍，他打那驚異的驢子，他把牠追出屋子。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不要嫉妒別人底好運氣。”

(二)

“我並不心灰氣沮，孩子們。有一天我要弄很多的錢。我現在已經是一個痛苦的結婚者，我不是乳臭未乾的孩子了。但是，我仍然是一個愚蠢的孩子，雖然我離開羅馬尼亞時在腦中有着偉大的計劃，在我底心中有一種愚蠢的聲音說：‘美國是有趣底一塊土地。’

“在我們村裏論到美國的一切‘Baba’的故事是如何的充滿着我底心！在美國，我相信人們在街道下挖掘，而且在任何地方可以發現金子。在美國，頂窮的襤褸小偷底生活比一個羅馬尼亞百萬富翁好。在美國，人們做少少的工作，但是整天都是有趣。

“我曾經看過兩張美國底照片。牠們是陳列在我們村裏賣勝家縫衣機器底一家店子底窗上。一張照片上有那我曾經看過的最高建築物。那便是名叫一個高聳雲霄的建築物。在牠底底下行進着驕傲的美國人。人們戴氈呢高帽，有着美妙的上髭，有着金表鍊。婦人們穿着絲織物與鮮豔染色物，而且具着那宛如皇后們般底驕傲的面龐。在那兒沒有一個單身的窮人或婦人；每個人都是發財的。

“另一張照片便是尼加拿瀑布。你曾在郵片上看過的；有着印第安人與在馬背上的牧童，他們在一條橫過水上的彩虹。

“我告訴你，我要盡量迅快的去到美國，這我可以看那高聳入雲的建築物和尼加拿瀑布

的彩虹，而且戴着一頂氈呢高帽。

“在我底家庭中大約有七十五個親戚。一切的人都來看我離開羅馬尼亞。有許多人哭泣着。然而我是快樂，因為我想我是去到有趣味底一個土地。

“母親最後做的事是給我底表兄在紐約的住址，而且說：‘到撒姆那兒去。他可以在異鄉幫助你。’

“但是我立定了志向，我就死了也比找撒姆幫助好些。

(三)

“哦，在十一天後我們底船在海洋中擺動着。我是病了，但是我抄寫好了德國戲劇家席勒底名著‘羣盜’，而我夢想着美國。他們給我乾鯡魚和薯芋吃。那飲食宛如尿糞樣，而船的臭味宛如一個大的水室樣。然而我是快樂的。

“我整天歡樂着。一個晚上，我們一切年青的移民舉行了一個唱歌會。一個年青的羅馬尼亞人

有一個手風琴。我們變成了好朋友，因為我們兩個在船上是最快樂的人。

“他說，他是到一個發財的叔父那兒去，他底叔父是一個雪茄煙製造者，他有一種大商業。當他知道我沒有親戚在美國時，他要我同他一道住在叔父底家裏。我同意的，因為我喜愛這個孩子。

“囉，我將如何的告訴我在茫茫的海洋中經過十一日我們看見紐約底建築物的喜樂呢？

“那我看來是如此的美好而快樂，這城直立着宛如一個孩子底玩具與房屋樣。那看來宛如有趣底一個土地，宛如一種遊戲在等待我去玩。

“在愛里斯島他們守候我們一個全夜，我睡在一張有彈簧的沒有席子，枕頭或毯子的床上。我是如此的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以前我決不曾看見一個彈簧。我想那是很奇怪的，我因為有趣而上下的跳動着牠。

“在那兒的一些人教我底首先的美國語。全晚上我底朋友約瑟爾和我上下的跳動着彈簧，而且彼此的背誦着新的有趣的字。

“Potato (番芋)!”他向我號叫。‘Tomato!’我回答着。而且笑着。‘Match (火柴)!’他說。‘對的!’我說。‘Motch! 對的! 到賭館去! Potato!’一直等到每個人都忿怒我們，這樣的方法我們使他們因為我們底笑與號叫而醒來。

“在早晨他底叔父到我們那兒來了，他用一駕馬車將我們載回去了。

“我告訴你，當馬車通過街上時，我底眼睛忙碌着去看一切。”

(四)

“囉，我不敘述當我看見雪茄製造家的叔父底家時是怎樣的感覺到惡劣。那正正是在雪茄店後面的，一間大而污穢的黑室，在店子中他製造和售賣雪茄。他，他底妻子和四個孩子居住那一個室內。

“他是不喜歡有我在那兒，但是他在地板上鋪着報紙，約瑟爾司我同睡在報紙上。

“怎樣的，我想，這不是美國。明天早晨我要走到街上去，去看看真實的有趣的美國人。”

(五)

“第二天早晨約瑟爾和我作了一個長長的散步。那樣我們不至于迷失，我們牢記着那在雪茄煙店臨近懸掛的一個牙醫生底大金齒。

“我們走着，走着。我不能告訴你我看着甚麼，因為你每天都看見的。我看見東邊區。對於我，東邊區是個奇異的景像。我不禁奇怪着，一切的人們正跑向那兒去？有甚麼意見嗎？為甚麼他們如此的痛苦？那時才開始有趣呢？

“我們去到在熱鬧下的愛倫街。我向你表示我是怎樣的一個無知的孩子，我竟戀戀着那熱鬧的火車。在羅馬尼亞時我決不曾看過像這樣的熱烈。

“我是如此的一個無知的孩子，我相信那熱鬧的火車通過全美國，到尼加拿瀑布和其他的地方。我們整天的上下着火車。我付着車費。

“我剩有些錢。我也從一駕推車上買了兩頂美妙的氈呢高帽；一頂為約瑟爾，一頂為我自己。那

帽子是稍大了一點，但是我們覺得在這些美國人有趣的高帽上是怎般的驕傲。

“在羅馬尼亞沒有一個人戴這樣的帽子。我們兩個已經戴着美國人有趣的高帽子照像來送我們底父母。”

(六)

“這樣的糊塗經過了兩星期。于是，我底一切錢用完了。因此，雪茄商人對我說，我應當去尋找一個職業，而且我應當從他底家裏搬出。因此我在雜貨店找得了七元錢一月的一種職業。我住在店中，我在五點鐘起來，而在夜間十二點鐘去睡。我底脚因為整日的站立變得紅腫了。雜貨商，該虫咬死的東西，他除了乾麵包，陳舊的奶油，鹽水和壞雜貨外，一點別的東西也不給我吃。我不久便病了，我離開了那職業。

“整整一星期我坐在黑斯特公園沒有吃一點飲食。我環顧我底四週，但是，也沒有不快樂。因為，我告訴你，我是如此的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

我仍然想趣味要開始，而我是等候着牠。

“一個夜間，在睡在板凳上以後，早晨我很飢餓，我決定去找我底有錢的表兄撒姆。我憎恨這樣做，但是因為枵腹而軟化了。因此，我進入我底表兄底店內。隱藏着我底慚愧，我高聲的笑出了。

“‘看，撒姆，我是在這兒，’我笑着。‘我剛剛從船上走到，而我是預備創造我底幸運。’

“因此，我底表兄在他底工場內給我一種職業。他給兩角半錢一天。

“他有三個男子爲他工作。他自己也工作。他底樣子呈現着病，聰明，窮困，不完全像那送到羅馬尼亞來的帶着有趣的帽底像片。”

(七)

“囉，因此，你底父親工作着。我克服了那對於美國只有趣味底思想。我學習去工作，宛如其他的每個人樣。我變成了表兄一樣的瘦。

“不久我領會了美國不是有趣味底一塊土地。牠是忙碌底土地。在這裏的街上不能挖出金子。鼈

呢帽不是得休假日有趣味的帽。牠們是工作便帽。囉，因此我工作着！用我底手，我底心臟和一切！我工作着！”

(八)

“我底表兄撒姆已經在一種好生意失敗了上。便是用他底機器他製造弔褲帶底棉花屑。這些殘屑是由棉花造成的，對於一根弔褲帶是很重要的。這些繫牢着鈕子，而把襯袴拉起。這對於襯袴是重要的，如像你知道的樣。

“是，那是一個好生意，而且是一個需要的生意。有很多錢可以弄，我立刻觀察到。

“但是我底表兄不是一個好事業家。他沒有頭腦使用人，而他底面龐宛如酸醋樣。他底主顧沒有一個喜歡他。

“漸漸地，他讓我出去，而且爲他兜攬生意。我是很善于幹這種勾當。許多大弔褲帶店都是屬於羅馬尼亞人，他們知道我底父親。他們厚待我如像一個親戚樣。我同他們飲酒，我同他們快樂。因此，

他們給我以他們底爲弔褲帶殘屑的貨單。

“因此有一天，你看我怎樣的建造起我底商業，撒姆說：‘你將是我底股東了。我們要弄很多的錢。離開你底機器，黑曼。我要留心在店子內部工作。你每天出去，你同我們底主顧歡樂，而且帶回貨單。’

“因此，我同表兄撒姆成了股東。我因此很快樂。我得三十元一星期；我在最後得着了一種成功。

“因此，一個火柴製造者來了，而且說我應該結婚。因此，他帶我到你媽媽那兒去，我立刻發見她是一個仁慈的，刻苦工作的婦人。因此，我決定娶她，而有了孩子。

“因此，這一切是完畢了。”

(九)

“當時我造成我底一生中底頂大的錯誤。

“常常我要去看那伴着彩紅底大水，和印第安人稱爲尼加拿瀑布的一切。

“因此，當我們已經結婚後，我帶你底媽媽去到那兒。我在這旅行中費掉了一月底工資。我指示美國給你底母親。我們快樂我們自己。

“在一個禮拜後我們回來了。第二天早晨我重新去到店中工作。我不能尋覓着那弔褲店了。那已經消滅了。我不能找着撒姆。他已經偷了弔褲店。

“我再再的尋找撒姆與店子。我底心是因爲痛恨而澎漲得如一個海繇樣。我是預備殺我底表兄撒姆了。

“因此，一天我尋得了他和店子。我高叫着他，‘賊，你幹了甚麼？’他笑。他指示我一個律師證明店子是他底的一張紙。我底一切工作湮消了。我底工作只是使撒姆發財了。

“我將怎樣幹呢？因此，在我底忿怒中，我用拳頭打他，而且打得他鼻子流血。他跑進街上去疾呼着一個警察。我拿着一根棍在他後面追着，而且很打了幾下。但是，我怎樣做好呢？弔褲店確實是他底，而我是被棄的一個窮人。”

(十)

“所以，現在我作了一個屋子油漆匠底工作。我爲其他的人工作，現在我不是自己底主人了。我是在一種陷阱中的一個人。

“但是我沒有打輸。我是具有一種強烈意志的一個人。我還要有其他的店子。我一切只需要三百元錢；或許我要尋得這三百塊錢。

“是！是！我還要向我底表兄顯示！我要向世界顯示，我怎般的能開立一個弔褲帶店！

“這時我不要股東。我要單獨的工作。我要向你底母親顯示，一個人是如何的在美國創造他底幸運！你看蘭散·同托由斯！你看阿托·甘恩！當他初到美國時販賣着鞋帶！我已經有了個好的開始，而我一定要比他們前進！

“我確定要發財！我要使你作一個學校教師，伊撒！你要穿着一件美好的背心和一種‘卜姆派都’髮式作一個教師。那稀奇嗎，伊撒？”

“是的，爸爸。”

“你，墨克，將做一個醫生！你要做那我曾經吻一個主教底手的一切。做一個醫生是一件偉大的事。有智慧是比有錢好。我要換得錢，墨克，使你作一個醫生！你怎般的喜歡那樣呢？你願意嗎？”

“是的，爸爸，”我欲睡地說。

第十章 一個油漆匠底淚

(一)

正是夏日時分。在烈日下，我底父親工作在一座戲台上。一天他因着漆匠底病而變成了頭暈——鉛毒。

油漆是使用着白鉛。當一個房子漆匠用乾顏料混合着油與松脂，鉛粉開放成了煙；那煙，人必定呼吸着。或者這飄飛的鉛也要透進皮膚內。那鉛粉吃起漆匠底胃與神經，而且致毒于他底骨頭。

我底父親從漆匠底昏暈上痛苦着。一天晚上，他在他底慣常的工作後回家。他底灰色的面龐在綠與紅的顏色底塗飾奇怪地扭繞着，宛如一個中國舞者底面具樣。他在廚房中剝下他底袴褲，倒坐在一把椅子上。

“快！把水桶給我，加特！”他呻吟着向我底母親說。她把水桶拿來了，而他嘔吐着。她握着他底頭，拍着他底肩頭。“我已經病了一下午，”他呻吟着。

“囉，囉，”我底母親溫柔地說。“那可以過去的，黑曼。”

他底身體因劇烈的嘔吐底痙攣而震顫，而且他哭着。我底母親不哭，然而父親容易地哭着。

“爲甚麼我必定要幹這可惡的事？”我底父親哭着，咳噎着。“或者有一天從一個戲台上墜落下來，而且跌破我底腳腿，而且每天在吃點心時去到別個漆匠那兒，去向他們乞討一點小錢嗎？每一天他們中來一個，病的漆匠們。”

“囉，囉，黑曼，”我底母親安慰他，“那不得在

你身上發生。”

“那決定要發生，”我底父親哭着。“我常常是不幸的人。假如那不發生，我要爲這漆的病而死去，我確定那樣。我自己曾經有一家弔褲帶店！我曾經爲我自己而工作，笑，生活！但是現在我必定死了！那完全無用了。可惡的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可惡的美國，那個賊！那是一塊虱子有好運，好人受餓的土地！”

“囉，囉，黑曼”我底母親溫柔地說，繫一根冷的面巾繞着他底頭部。

在晚餐後他覺得好點。一些他底朋友來了，他們談着。他底快樂而活潑的心理從自己底痛苦中飄出了。在一個聽衆之前，他變成刺刺不休的人了，他變成滑稽的了。談話因着猶太民族底歡欣而成自由的歡騰底偉大的洪流。談話不會對於別般的毀滅着猶太人，亦不給他們以智力缺乏的批評，他們底談話復新着猶太人。談話談到了籃球，高爾夫球，撲克牌，猶太民族底愛與戰爭。

全個住宅正談着，都正在吃晚餐。從通風道的

窗上透進了破碎的談話。東邊區的生疏底不測的低音躺在了這高聲談話的下面。談話。談話。晚餐盤子底嗒嗒聲，嬰孩底嘶叫聲，老鼠的哀叫聲；男女們談話底混合聲沸騰着，宛如他們底心要開決樣。談話。猶太人的談話。

甚至于芬金曼老夫人底鸚鵡比其他鸚鵡多多談着。芬金曼先生已經是很多年的廢人，在他死以前的一種用心便是教鸚鵡呪罵猶太人。

當我們坐下吃晚餐時，我們聽着鸚鵡在通風道下正狂狺着一些意想的仇敵：

“賊！強盜！哥薩克！我唾棄你！黑暗的時光臨到你！死去！格拉！格拉！格拉！”

我底父親開心地笑着。

“那鸚鵡是怎般的一個好猶太人！”他說。“他能呪罵，而且他能咒罵基督教徒！我決定我們下禮拜要在猶太人禮拜堂內尋得這種鸚鵡，領導禱告者的。”

我底父親飲着另一杯啤酒。他猛擊他底拳頭在桌子上，宛如因了一種猝然的興奮樣。

“孩子們，今晚上讓我們去到一個酒地窖！”他說。“我已經有了一個不好的一日，而需要一個小小的趣味。”

他底朋友同意着。這是我底偉大的快樂，我底父親帶我同他一路。我底姊姊反對着，她也要一路去。但是我底父親給她一個尼克爾，吻她而且說：“小姑娘是屬於她們底媽媽。她們必定是善良的。”

(二)

猶太人不是酒徒；他們想吃酒是充分的違背着上帝，然而基督教徒却做了劇烈的飲酒者。但是酒已成了猶太人兩千年來生活之一部。在猶太人一年中有許多的節日，那時酒帶入了猶太教堂內，而且神聖的白鬍子老者跳躍着，跳舞着，飲着多量的酒，表示他們在上帝的神力中的歡樂。

我底父親很希罕地在酒店飲酒，像一個美國人樣。他喜歡他底朋友在家裏，當朋友同他們底婦人與孩子來了時，從祖父到一歲的孩子每個人都飲酒談話，唱歌。

飲酒或許是宗教的或社會的。在東邊區有十二家俄羅斯人和羅馬尼亞人底酒地窖。在白日底工作後，他們伴着家庭羣集着。人們談着，笑着，飲着酒，聆聽着音樂。那是完全的現像，沒有一個人打着椅子論到基督徒的態度，或者咒罵，或者爭戰與唾棄着他們。

莫斯科委茲現在在第二路開設一家著名的飯店。在那些年代，他保持一家酒地窖在里文登街。那是在羅馬尼亞移民中普遍的，包括我底父親和他底朋友。莫斯科委茲是，而且是一個在羅馬尼亞吉卜色中饒鉞的著名樂師。

我記得他底場所。那是一所長狹的地下室，內中點着白輕氣珠般的煤油燈。在燈與燈間綴着人造葡萄底羣叢和秋季的葉子。在那兒有許多面鏡子，在鏡子上面一個忘記了的藝術家曾從羅馬尼亞人底生活畫了些景緻——牧人與羊子，一個農夫，一個馬市，農人打麥子，一個結婚禮。

在屋子的一個終點，在一面大的美國旗下，懸掛着羅斯福總統襲擊散·瓊山的一幅彩色石印圖。

在另一個終點掛着一幅猶太殖民主義的旗子——藍色與白色的條紋和着大衛底星。在旗上覆着一張殖民主義的首領桑都·黑惹爾底五彩畫像，有着灰白的，令人欽羨的面龐，黑鬍子與灼灼的眼睛。對向的一邊有一團木炭火，在那兒山羊海扇和肉排煙炙在一個爐爐上。臨近這個，在一個小台上，莫斯科委茲伴着他底鑊鉞坐着。他後面牆上底紅紙底繩線在花彩上乾了。一個酒壺放在他底肘邊，在每個歌後他自斟着一杯酒。

銅鑊是豎琴的一種，是用小小的烏檀錘演奏的。無疑的是一種吉卜賽製造，因為這音樂發出了充滿勇力和野蠻。當莫斯科委茲演奏時，他底頭漸低漸低的橫在銅鑊上。在樂音激增時，人不能看見他底臉，僅僅可以看見他底禿禿的頭閃灼得宛如一把手鏡樣。繼後，一種忽然的他底兩臂底向上揮舞，音樂完結了。人們可以再看見他底怕羞的，斜傾的臉，同着他底灰色的鬍子。每個人鼓舞着，喝采着，竊語着。莫斯科委茲飲完他底酒，含羞地微笑着，在衆人喝采再演聲中演奏着。（莫斯科委茲

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在二十歲後他仍然用全心去作飯店音樂，而他決沒有儲蓄着任何錢。）

一百個猶太人在一間地下室內，因為煙草的煙使得屋內變成了如海霧般的藍。男人們戴着他們的氈呢帽。有些長着鬚子，有些是高聲的，嬉戲的，年青的，有些是核桃般的褐色。婦人是肥胖的，快活的流着汗，吻着她們底孩子。莫斯科委茲演奏着。侍者們噲噲着宛如昏迷的蜂子。盛着羅馬尼亞好的紅酒底一隻酒壺陳放在裝璜着漆布的棹上。收錢器響着；莫斯科委茲夫人作着兌換。人造的葡萄從天花板搖擺着。露齒的羅斯福懼怕着西班牙人。莫斯科委茲演奏着一隻淒涼而美麗的農歌。一個有着紅鬚子的微腫着臉的男子碰他底杯子在桌上，哭泣而且唱歌。別的人伴着他，全室都唱着歌。

繼着，談話，談話，再談着。猶太人談着熱的，流汗的，帶酒的，談着。一個榨取工人血汗工廠的假日。埃及底奴隸們在金字塔底影子下圍繞着帳蓬的火。甚至到現在他們還吃酒。許多千年以前

的事了。而談話如現在樣。聖經上記載着。而他們底心是因酒而安閑着。而莫斯科委茲演奏着巴比倫琴。

我們可愛地圍繞着我們自己底酒壺坐着，吃着一盤核桃，鹹餅，葡萄乾與鹽水浸過的食物。我飲了一些酒，而我發出了智慧底話。

“爸，我喜歡這個地方，”我說。

我底父親因驕傲而嘻笑着。

“他聰明嗎？”他問他底朋友，屈着身而吻我，因此，我在他底髭上嗅得了酒與煙草氣。“這是個聰明的孩子嗎，是不是？”他嚴肅地點着他底頭，宛如我是一個天才。

“他將來至少是一個百萬富翁，”莫特克·布林登說，發着他底廣博的，溫柔的，愚昧的笑，那笑進入了個個人的耳內。他是個外套成底匠，他底綽號叫獨眼，因為他是如此的斜視着。

“不，”我底父親說，“我底麥切爾一定要做一個醫生。我要弄錢來爲他。智識是比有錢更高貴；猶太法典中是如此的說，莫特克。”

“我與你同意，”莫特克說，急速地，再笑着，那笑橫過了他底溫柔的水靈嘴般的臉。“自然，黑曼，也是，爲什麼他不能做一個百萬富翁呢？”

我不能離眼于音樂家莫斯科委茲底發亮的禿頭。

“爸，現在是演奏的什麼歌？”我問。

“你不知道麼？”我底父親在真實的驚異中間着。

“不。”

“唉！唉！唉！”我底父親感傷地嘆息着。“我覺得，麥切爾，你已經真實的變成了一個美國人了。那個歌，麥切爾，是羅馬尼亞的牧人們在看守羊羣的時候在笛子上吹奏的。那是一個都依拉。我曾經有很多個夏日在田野上聽過呢！”

“那比你底美國的粗燥音樂好，”莫特克刻苦地說。“那是音樂——不是這個撲撲撲的粗燥。”

“那是靈魂底音樂，”我底父親感傷地說。

“確實地，”莫特克同意着。

莫特克常常竭力同意于我底父親。莫特克想

我底父親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而那是真實的，當父親同他底朋友飲酒時，他變成了不尋常的精澈深邃，與博學。他也是異常的聰明。他底談話是由鄙賤的戲謔，猶太法典的警語，古代軼事遺聞中變化出來的。

我底父親喜歡冒充是一個猶太法典的學者。現在我可以確定，他決沒有研究過中古時代猶太人智慧底奇書。真理是在那個里卜·沙瑪爾，那個在我們底住宅內的傘匠，他慣于告訴父親以這些事。我底父親記憶着，他在各方面重述着法典的真理。

“猶太法典是世界上頂偉大的書，”當他吃了另一杯酒時，我底父親嚴肅地敘述。“爲什麼那不是呢？那不是由歷史上頂偉大的牧師們寫下的麼？他們決定時間來工作，不止一星期，不止一月，不止幾百千字。不，他們不急促他們自己！宛如現代的作家樣。”

“確實地不像現代底作家，”莫特克說。

“從猶太法典中一個人可以學習到任何事

情，”我底父親說。“比方說，那取天使加布里爾翅膀底六個薄片到地上的話。天使西摩取了四片，但是死底天使，莫特克，僅僅取了翅膀的一片。如此的事是寫在猶太法典中的。”

“不可思議的！”莫特克說。“讀起來是不可思議的。”

門得爾·巴姆粗聲底笑着。

“哈！哈！”他在他底粗聲的，滑稽的聲音中鄙夷着，“你們別人可以相信那猶太法典中的一切，但是我不！那是一切祖母們的故事！”

“你，”我底父親回答着，帶着深惡底一種樣子，“你，門得爾，你不是什麼，你僅是一個流痞！你睡在公園內，你乞討奶油夾肉麵包，你爲了番芋向基督教會出賣你底靈魂。像這樣的流痞能夠知道法典嗎？法典是爲猶太人和人們寫下的，不是爲流痞。”

“是的，黑曼，你聽，”門得爾開始了，爲這抨擊底激怒所震動了。

“閉口，你享樂的東西！”我底父親叫着，擊着

桌子。門得爾笑着，聳着他底肩頭。他呈現着不再激奮了。他不願意反對我底父親。因為門得爾是白白的住在我們家裏的。因為如像猶太法典一點小事底原故他過于感動的拋擲了他底餐券。

我們飲酒，我們在牙齒間劈裂胡桃，我吃醃漬品，我們談着；談着，談着。莫斯科委茲奏着甜蜜的吉卜賽銅絃琴，有一百個戴着氈呢帽的猶太人充滿着在帶着煙與狂笑的地下室內。

(三)

我底父親使我站在一張桌子上，背誦我在學校內學習的詩：

我愛華盛頓底名字，

我也愛我底國家，

我愛那旗子，

那尊貴的古旗，

紅色，白色與藍色。

堅硬的手鼓掌喝采着。帶有一種紅色，興奮的臉的一個胖婦人給我一個鹹餅。莫斯科委茲笑向

着我而且在嘉納中他嗒嗒着他底細烏檀棍，橫過銅鏡底絃。在一張桌上的男人們在桌上碰打他們底酒杯。我底父親幫助我從桌上下來，而且吻着我底漲紅的臉。

“看，”我底父親驕傲地說，“你曾經聽過這樣好的英文沒有？他已經能說英文了，然而我在這個國家內十年了，而我不能說一個字！”

“這是一個學者！”莫特克說，可愛地拍着我底頭。“他能變成一個百萬富翁，但是他應該做一個醫生和學者是比較的好。”

繼着，熱氣，煙，騷動和酒鉛般的重壓在我底眼皮上，我不能把眼皮睜開。我沉睡在父親底膝衣上，我底頭留放在棹上。

忽然地我步行着，在煤氣燈下睜着眼；莫特克握着我底手，而且催我走。我底父親在那兒呢？昏迷着，通過霧色中我睇視着我自己。

“我底爸爸在那兒呢？”我問莫特克。他底愚蠢的，溫和的面龐因着不安靜而擴張了。他指着挨近門的一張桌子。在那兒站着我底父親，正揮動着他

底兩個手臂，而向着穿着一身灰衣服和氈呢帽的一個細小的膿瘡臉的人叫喊着。他底妄誕的藍眼從牠們底窩中凸出，因絕望而充滿着淚。他竭力想起來，但是我底父親把他底背拉進椅內。

“猶太人與朋友們！”當他緊握小人的外衣時我底父親向圍繞他的每個人叫喊着，“誠實的猶太人，看這個蠢蟲！他是一個騙子，一個殺人犯，一個吸血鬼！他竭力的破壞我，吃我底肉！看他！他因恐怖而戰慄，他知道我要復我底仇！”

門得爾，阿隆·克茲和着幾個侍者，極力的勸我底父親停止他底叫喊。全個酒窖的人們都來看熱鬧了。我因着刺激而戰慄，我要衝去幫助我底父親。

但是莫特克壓迫着我底手，引我離開那地下室而去到街上。我底父親同他人立即同我們一道。人們仍然竭力的勸止我底父親。他向他們叫嘯。我們在角落裏分別了，而我同我底父親單獨的回家。他是在一種熱病中，而我停止去拭乾他底溼臉。

“那個賊，那個撒姆·開拉非茲！”他喃喃着，

“爲什麼我不殺他呢？他坐在那兒如此的冷淡，如此的驕傲，如此的肥胖，因爲他從我偷去了錢！”

那是一個和暖的晚上；街上擁擠着緩緩地上下散步的人們。店子的窗因着光而閃爍；一些小販們仍然叫賣着他們底貨物。越過漆黑的住宅，我能看見在深藍色天空中的月亮。我覺得頭昏，宛如我曾經在柯尼島上消磨一天。

我底父親停住在一家酒店之前，在光燦電氣的光焰下睇視着我。他底眼睛如像燃燒着的石炭樣。我恐怖着。

“小兒子，”我底父親在一種奇異的，嚴切的聲音中說，“我是在陷阱中的一個人。一切都是失掉了，除非我在任何地方借到三百元錢。”

“是，爸爸。”

“允許我一件事，我底可愛的兒子。”

“是，爸爸。”

“久許那個。允許你作個醫生。”

“是，爸爸。”

“你底媽媽和我要用我們底手工作來使你做

成一件事。你不要做一個如像你底倒霉的父親般的窮人和工人。我們尙且要向那個賊表示，那撒姆·開拉非茲，他破壞我們底那個東西顯示！”

“是，爸爸。”

“我要爲你弄錢；不要怕，我底兒。但是你必定要研究！從學校回來你必定不要玩着鉤戲，或者去伴着尼格爾！他是一個不好的孩子，他將要到一個不好的結局。但是你必定要變爲一個有學問的人！”

“是，爸爸。”

(四)

三點鐘後住宅睡眠了，街道的聲息墜入了他們底睡眠中。黑暗，年老的母親，她還沒有忘掉我底東邊區。我們安靜在她底子宮內。龜鵝睡眠了。線球睡眠了。古猶太法典的夢想者睡眠了。羅基山，大西洋，我底克萊司特街與布朗克斯公園是全包蔽在黑暗中。

睡眠。我睡眠了而且已經做夢。我旋轉經過了

片時，而虛無底大高爾夫球落下了。繼着發生了一種爆裂。五個偉大的紅星完全向我破碎……

因爲一種哭我醒了。于是我底母親來掃除寢室了，蒼白得宛如一個鬼樣。煤油燈點上了。在我熟習的房子內的每種東西是奇異而驚駭着，宛如我仍然在我底暮靄中樣。

我聽見我底父親呻吟在一種奇怪的聲音中。
“快，快，一個醫生！我要死了！”

我底妹妹醒了，而且哭叫着；門得爾和我底姨孃麗拉醒來而且穿着衣服。我底姨孃同我急忙去找醫生。首先我們拉安克斯爾諾德醫生底鈴子。在首先他沒有回答我們。我們因着跳動的心而孤單地俯身在黑暗中等待着。繼着從窗上伸出了他底頭，頭上戴着一頂夜帽。

“醫生不在，”他忿怒地喃喃着。“停止拉那鈴子。”

我知道那便是他，但是他在我們能如此的告訴他以前猛烈關閉下了窗子。于是我底姨孃和我便去叫在我們街上的別一個醫生，年青的撒羅醫

生。他立刻便來了，帶着他底小小的黑皮包。

他考驗着我底父親，而且他担保他不得死。病正是積食不化與神經病。他給我底父親一些丸藥。

自從在酒地窖中看見了他底表兄撒姆·開洛非茲後，我底父親因此而病了三天。

第十一章 鎗手底母親

(一)

許多鎗手畜着鴿子，而從東邊區屋頂上飛放牠們。他們好像集合在東邊區鳥店內樣，因着鳥糞在地下室中白得如墳墓樣，在刺殺與鴿子間討論着市場。在紐約的鎗手有一個鴿子崇拜儀式已經五十年了。

一個人恨鎗手宛如一個人恨一切的役兵樣。還有許多是不幸的孩子們，壞的雞卵，由壞的世界母雞孵化。

浪子傑卜，他因着賭棍諾敬撒耳底戕殺而在椅子內燃燒着，他是在公立學校我底班內。他正是通常強勇的東邊區孩子。我們中的任何都要同他結局在電椅中。我不驕傲我已行脫逃，那僅是我底運氣罷了。

當我十六歲時，我已很知道許多流氓。當我是一個孩子時我已知道路意獨眼，他在我們底住宅的第二家屋頂上放鴿子。

(二)

路意獨眼攫取這個屋頂，而且握着牠爲他自己，好似一個專制君主樣。屋頂對於一家住宅是重要的，因此路意被忌恨着。在夏天，當太陽落下時，流氓與懶惰的工人們和他們底孩子在街上漫走着，但是屋頂給予了我們以幫助。

好像老鼠們從一個正燒着的般隻底船艙中在甲版上攀緣樣，那是怎般的驕傲，我們晚間在屋頂睡覺。在星光下是怎般的一個混合物呀！母親們，白鬍子們，活潑的年青姑娘們，力竭的流汗的父親

們，癆病的咳嗽者們與唾吐者們，我們一切的人在那裏肩比的發着鼾聲與呻吟，我們都是睡在報紙上或者席子上。我們睡在褲子上，襯衣上，堆集着好像屍首樣。城向着我們豎立着。

每個家庭是十足的有禮的在他們自己與他人中間距離着一步。這是我們在屋頂上僅有的別墅。在一個熱氣壅塞的夜間醒來，而看着一切好似一個惡夢。我看見蒼白的衰殘的人底泥堆拋向着一個不真實的城。我恐懼着，而我不知道我究竟在那兒。于是我哭叫着，而奇異着，假如我跳開屋頂，將有什麼發生。我底母親聽着了我底哭叫，而安慰着我，而我又重新睡去了。

有時風從大西洋上吹來。有時，那熱的，迷人的月兒俯視着，而同憶着我們在亞拉伯的沙漠中。

有些夜間落着雨。天忽然地分裂了，雷滾下布洛克乃恩橋。我們看見電光，當他創造成紐約的一種虛空城樓底鉅大暮靄蔭影時，好像神經錯亂底一種打擊樣。

一切人在狂人院中跳起，哭叫着，咒罵着雨，

向着別人叫嘯着，嬰兒啼哭着。我們摸索着我們底臥具，而爬回到寢室底火中。但是有些人睡在雨中，甯肯不回到那火般的寢室去。

即是說“黎明”是美麗的，但是何處呢？在屋頂上沒有人喜愛那個時光，當熱病者在蒼白色天空下出現，宛如一個癆病者底面頰。於是螞蝗底羣隊飛到了，睡眠被破壞了，而潮溼的白日臨到了，而實物與窮困也臨到了。

婦人們懸掛她們底洗滌物在屋頂上。而愛人們攀緣到那兒去，尋求着那決不能在東邊區發見的寶藏：別墅。

我們孩子們在屋頂遊戲。雖然是危險，那是比街上清靜些。我們放風箏，或者從一個屋頂到一個屋頂的探險着上部世界。母親想着這是一種危險。

是的，屋頂是重要的。一切的屋頂是遊戲場與寢室，然而魯意獨眼攫得了他底住宅底屋頂，而且成了熱錫，煙囪底一塊土地的主人，而且更有着光燦的流氓們底鴿子，而他是因為那樣而被恨了。

(三)

魯意是年青。他有一具細長的，能伸屈而有躍力的身體，他嫵娜好似一條蛇。他有着印第安般的頭髮，而有着猶太人驕傲的狀態。僅爲了一隻眼睛，他是美麗過的，面強烈的諷刺充滿在他底口裏。這些好像傷般的破了他底面相。這命定的傷是由“社會”給與他底。

魯意有一個兇暴的父親。在十四歲時，魯意看見他底父親想去打他底母親。魯意把他拋出了窗外，而且幾乎把他殺死。因爲這種行動，他曾被送到改過局去。

在那兒“國家”用謹慎地教訓他成爲一個罪人的方法改造他，而且剝奪去了他底一隻眼睛。

有那一個流氓他是如像今日合法的“國家”般的殘酷與無心肝嗎？

不。一個獄卒有一次用一條皮帶鞭打魯意經過了一點鐘。因爲孩子曾破壞些“規則”。那飛舞的皮帶炸裂了一個閉上的眼珠。孩子在痛苦中哭叫

着。但是國家底瘋狂的，合法的流氓繼續着“懲罰”。

那個全夜，孩子躺在他底獄室中，嗚咽着，流着血。他是十四歲了。在清晨他是沉靜了。那時國家底一個殘酷而合法的“醫生”剔出了一個眼睛底無用的肉醬。自從那時起，魯意便以一個獨眼而聞名了。

他底殘留着的眼睛已經變成兇惡而碩大了。那是黑的，而且從那其中發出憎恨，貪慾，傲慢，猜疑，好像從一種欲滅的檣燈中向世界承受懺悔樣。

每個人懼怕着魯意；他帶一隻槍。他已經戕殺過人，而且好像一隻貓那樣的易于激怒。國家已使一個憂鬱的，不快的孩子變成了這種罪惡的響尾蛇。

他已經替他底鴿子建造一隻小欄，而且一天兩次讓他們飛出來。我們祕密地從一隻煙囪後窺伺他。他站在一個簷板上，危險的向着天空。從別的屋頂上，別的鴿子底跳舞正旋轉而運動着，宛如

牠是一種碎心的快樂。他們似乎是這樣的自由與美麗，我們嫉妒着他們。

但是，那時魯意獨眼揮舞着他底長竹竿。他口噴着那鴿子知道的長而神祕的符號。從發着微光的天空中，鴿子好像一副沉重地鏈子般的落下，馴服地回到他們底監獄裏。他們不自由。我們孩子常常在這些上奇怪着，但是這祕密現在我知道了；鴿子，好像人樣，是易于因着飲食而馴服。

(四)

在那時我戀着姨孃麗拉。那是痛苦的，當我們走下街時，男人們熟習地睇視在姨孃麗拉之後，眯眼着，竭力想捏她底小腿，或者說些齷齪的事。而我不能轉身去應戰。有一次一個龜搗出其不意緊握着她底手臂而竭力地想吻她。她攔擊着他底臉，而發了一長串的笑。

常常有男子們繞着。一個漂亮的年青姑娘在任何處都遭注意的，伊創造了一種熱病，伊是一個磁石。伊底生命被姦淫了或無望了時于是她來了，

好似一個虛偽的摩西，甚至有着野蠻人的夢。

公牛加勒姆，是一個年青的德國麵包師，他工作在我們底街上，每早晨給伊帶來一新捲底一個麵包師底虔誠。他在他底職業上偷了這些。大衣匠加茲帶伊到猶太喜劇戲院去。魯意獨眼在他底鴿子正在一個黃昏中飛翔時他捉着了我在窺伺他。在我底驚恐中，他並不痛打我，但他是怎般的可惡，他問着我底姨孃麗拉的一切。

(五)

在一個黑暗的時分，在一個冷絕的冬季，伊從匈牙利來了。父親是為一種職業出去了，母親因着厭惡而瀕竭。那時已經下了幾禮拜的雪。雪水好像潮溼的毒汁般的充塞着街道，一切的我們是因冷而愁苦，每條街是在一種憑法奪取產業的情態中；我底父親呻吟着，“我們底輪子是挨近了。”

但是我底姨孃麗拉並不熱心于這一切。伊只有十六歲，而這次的移居，是她底第一次偉大的冒險。當她第一次來到時，她快樂着。

誰個不愛這小小的“天真爛漫”的姑娘呢？她有玫瑰色的農人的面頰，作為她底誇耀的發光的黑髮，當她唱歌時，她費着許多時間去編着她底頭髮。她裝扮來好像一個婦人樣，但是她底眼睛是一個孩子底眼睛，那是如此的清明，如此的具着狡猾底純粹與快樂。

她喋喋論到我們底屋子，她底眼睛灼熱着，她像一個快樂嬰兒般的輕着她底雙手。她是怎般瘋狂的談到美國，談到我們已經這樣熟知的常事啊！語言啦，大的房子啦，人民啦，每件事迷魂着她。當她第一來到時，她幾乎因為興奮而不能睡眠。她從床上跳出，而且當她烹調着早餐時唱着，把我們一切的人都醒醒。她要出去。早餐完了後，她穿上她底紅色匈牙利披肩，出發去作美國底第二次發現。

有時她帶我一路。我們走遍了全城，從巴特里到中央公園。我們坐上光榮的馬車，我們奇異于第五路人民底高貴。我們守候着在東邊河中忙碌的小比目魚，我們有份于阿洽得街的推車戰爭。

每件事對於麗拉是奇異的。但是我底母親為

她底一切而恐懼。龜鶩們獵着美麗的無知姑娘們，她必定被誘拐或者失蹤。但是麗拉是沒有什麼懼怕，她笑着，而我們一切的人因她而笑着。在首先，她是如此的快活。那使我們完全都快活了。

繼着每件事到了一種結局。

(六)

一個晚上夜餐時，我底母親說：

“麗拉，聽着。”

“是的，加特。”

“麗拉，有什麼幹呢？我們不能再付房租了。”

“不能麼？”麗拉在警告中說。

“小妹妹，我們是窮的。假如我不去烹調，縫紉和照顧孩子們，我不能另外找一種職業。你沒有想你能開始工作嗎，麗拉？”

在驚異中麗拉仰視着。

“我嗎，加特？”她說着，她底唇皮悲傷地捲着好似一個孩子樣。“我必定工作麼？在故鄉我也不工作！”

“不，”我底母親說，“但是這兒我們是窮，妹妹。這兒我們沒有牛和雞，好像在匈牙利樣。在這兒每個都要工作，甚至孩子們也要做。”

“但是我要去看一切的事物，加特！”

我底姨孃麗拉看來宛如要哭樣。那也使我憂愁，我幾乎不能吃下我底匈牙利菜。繼着她笑了。

“加特，我是愚蠢，”我底姨孃說。“自然我要工作。我要在白日工作，在夜間，我仍然能夠看一切的事物。在夜間我要到河邊去看那些船，我不嗎，加特？”

“是的，小妹妹，在夜間你可以到河邊去看船，”我底母親沉靜地說。

因此，我底姨孃麗拉去到一家衣服店工作，在那兒，東邊區底年青的，美麗的，迷人的人們被埋葬着。慣常的工作改變了她。她在夜間疲倦了，而她不得不爲次日洗熨着她底外衣，而且做許多別的事情。以後，我們稀少去看在河裏比目魚們的活動，或者在阿洽得街的推車和美國底別種景象。

(七)

但是常常有男子們向着我們底房子叫着。那使我墜入焦心底一種狀態中。

“麗拉!”我說,“你可以決定在我成人後與我結婚,你不嗎?”

“是的,麥克,親愛的,我要同你結婚。”

“你可以發誓嗎?”

“是的,看,麥克,我吻我底小指姆來發誓。你要長成人,而且做一個著名的有錢的醫生,于是我要同你結婚。你,僅僅是你,麥克!”

她吻我,而我底心劇烈地動着。一個新的身體被覺醒了,那是生存牠底時光在地上,一種神祕在感情與痛苦中。

(八)

一次我底姨孃麗拉臥病在我們底寢室內。在店中有一個忙迫的季候,而她已工作得太厲害了。于是榨取工人血汗的店子採取着散工制,一種埃

及奴隸制度底在店子最強烈的摺疊下，宛如牠是
映挑的病患樣。

我底姨孃底面龐是灰白了，她底美麗眼睛因
痛苦而疲弱了。當我從學校回來時，她微笑着，吻
我。

“麥克！”她說，“在你吃了咖啡和奶油麵包後，
我要你爲我做些事情。”

“是，麗拉。”

“這兒有十分錢。我要你去到音樂店，爲我買
回這些歌。我要唱牠們，我們要忘去散工的工作。”

她已經寫下了名字在一個舊信封上；我底姨
孃已經迅速地學習英文。我吃了我底午餐，我去到
音樂店，爲她買回了歌本。

我常常愛聽她底唱歌。我坐在那兒，她撫摩着
我底頭髮，而充滿着一種痛苦的快樂。我底母親也
從廚房裏走出來聽。我底姨孃向她解釋那些歌。

有隻歌叫做“她只是鍍金籠裏的鳥”。那是一
個窮姑娘嫁與一個富人去幫助她底家庭底故事，
我底姨孃說。但是她惋惜着奴隸與僞善的思想，而

漸漸的變成更悲慘，最後死了。

我底母親在同情中搖着頭，而且用猶太語說：“嗚呼！哀哉！好可憐呀！”

另外的歌我記憶着的叫做：“牧師底女兒”。

那是一個暴厲的，乖戾的猶太老牧師底女兒戀愛一個年青的基督教徒而與他結婚底故事。她底碎心的父親在如此的情形中實行着嚴肅可畏的希伯來儀式；他爲她舉行一種葬儀事務。

他竭力想忘去，但是不能。因此他，也是，漸漸的變爲更悲慘，而且因痛苦而死了。繼着她底女兒漸漸的變爲更憂愁，而因着父親給予的悲痛而死了。

我底母親再搖着頭，而且眼淚在她底眼中了。

“唉，那是怎樣的悲慘，那是怎般的悲慘而美麗呀！”她說。“那正像人生。”

我回憶着，那時。我知道一個狂吠的，或者一個百老匯的丑腳必定會寫下了那些歌，爲着了嘲諷，或許爲着了錢。那使別人在這樣的歌上發笑。但是在我却不然了，我回憶着我底姨孃麗拉，因爲

在店中的散工奴役而病了，在她底低微的聲音中唱牠們，我回憶着我底母親底淚。

（九）

大約在那時，一個雜貨店的管理人在幾家屋子遠的地方被一些尋常的年青的賊們槍殺了。那件事載在各種報紙上。從憤怒的鄰人們的竊語中我聽着說這件案子是魯意獨眼底羣隊幹的。

繼着，繫着一根領子的一個孩子被搶奪了，一個窮而哭泣着的小姑娘也被強奪了。

繼着，有些人燃放一枚炸彈在一個意大利人底屋子內。一個夜間我們聽見炸彈聲；那驚起了一種驚惶。在早晨三點鐘我們穿着襯衣急忙跑下。住宅已經搖動了；街上擠着穿着襯衣的帶有瘋狂眼睛的人們；那好像上帝最後的審判日樣。

那僅僅是黑手幹的，但是鄰人竊語着那是魯意獨眼。

他們在每件事上申斥着魯意。但是，他不留心，他跋扈矜誇，而從人行道上把人們拉開，宛如

他是一個國王樣。他決沒有一種友善話對任何人。他底有些偷竊是公開如一個政治家底行動樣。他強迫店子管理人購買幻想的野餐與跳舞的票子。他吃掉推車上的菓實而不付錢，沉靜地宛如他是一個線球樣。

鄰人們恨他，他們要管屋人強迫他同他底鴿子移出。

肥胖的管屋人很深切的論到這件事。“你不能使他搬去；你不能接觸他，”管屋人聰慧地說。“魯意獨眼是在泰馬尼會堂底保護之下。”

他決不工作，自然；他曾幾次的下獄；他是一個壞蛋。甚至，假如覺得強壯，你不能實地去戰鬥他；因為他有槍。而且，甚至說，假如你出其不意的握着他底槍，而把他打了，他底羣隊最終要捉着你。他統治着住宅全部；而一切的人恨他，在每件事上斥責他。

他底年老的母親，半跛着，凸起着在一條舊披肩中，好似些卑小的矮人樣，她孤單愛着魯意獨眼。她跛行着，跛行到街上和雜貨店中，她停止着

人們用她底昏暗的眼睇視到他們底臉上，而且問道：“爲什麼他們說我底魯意是一個壞孩子呢？我底魯意是一個好孩子。爲什麼他們孤獨的離開他呢？我底魯意是一個好孩子。”

魯意也必定愛着他底母親；他幫助她上樓梯；他早晨去買雜貨，他拯救他底風濕症腳走路底痛苦；他每星期給她以錢，而且給她買衣服。

一次，幾間屋子遠的地方有一種意大利人的宴會。在住宅與橫廊間燃上了燈；一班音樂隊演奏着；胡核與蜜糖賣着；意大利人繫住銀券在他們聖人底神龕上。

忽然地有一種騷動發生了，我看見魯意，單獨的，打起那曾經拉一個驚駭的老猶太底鬚子的三個意大利粗野的東西，那猶太曾經像我們自然般的漂流進那基督教的土地內。

(十)

一個炎熱的夜間，在工作後，我底姨孃同我想爲風涼而攀援上了屋頂。我底姨孃穿着她底日本

寬服。她正洗了她底長而黑的頭髮，那頭髮垂下了她底背。在屋頂上除了魯意獨眼外沒有一個人；在炎熱的微光中，他正在飛放他底鴿子。

當我看見他，我驚駭着。我要回去。我底姨孃壯膽着我。我們開展着報紙盡可能的遮隔着他，而我們坐下。

他用他底獨眼看着我們。當他慢慢地走過時我底心跳動着，一種閃光在他底大眼睛中。我想他竭力想笑，但是那種冷笑不這樣的被譏笑出。

“嘿，小孩子，”他向我底姨孃說。“到我這裏來，看我底鴿子。”

我覺得我底姨孃麗拉變僵了；現在，他是覺得驚駭了。

魯意更臨近了。“聽着，”他說，從他底正冷笑着的口底角中發出，“我得了些美妙的鴿子，小孩子。我得了一個價值十元的扇尾鴿，而我從福色惹街的另一種奇怪者底羣中拉下了六個紅寶石。爲了那些，他竭力想射擊我。”

魯意屈下，而且用他底灼熱的，短而粗的手觸

到了我底姨孃底頭髮。她坐在那兒癱瘓了。

“跑下去，麥克，我要和你底姨孃談話。”

我凝視着他。我不能移動着。在一剎那間我覺得我要拋棄我自己在他底小腿下，咬他底小腿，做任何一切去拯救我底姨孃。他放他底手在我姨孃底日本寬衣上，而且竭力想把牠撕開。伊跳起來，哭號着，用她底指甲抓他底臉。他出其不意的握着她。我跑向屋頂的門，向着走廊下號叫着。

忽然地，我不知道怎樣或者爲什麼，屋頂上充滿着一切的鄰人們。我不知道他們怎樣來得這樣的快，在東邊區，羣衆常常是跳起好像炸彈爆發樣。

隣人底羣隊對向着魯意獨眼。在驚異中他背向着他底鴿籠。

“有什麼意外發生了？”莫理恩，一個粗聲的，年青的衣服工人問着。我底姨孃告訴他們，他們震恐地凝視着魯意獨眼。但是他已經恢復了他底神志。在麗拉想全盤的敘述以前，他開始衝撞着羣衆。

“離開我底屋頂！”他紊亂着，他底臉上滿着憎恨，宛如一件燒烤物樣。

羣衆慢慢地離去，喃喃着。忽然地有一個人在他背面向魯意獨眼拋擲一隻木箱子。那箱子打在他底臉上。一根凸出的釘子在他底一隻眼下撕裂了一個傷口，眼睛流着血。

魯意獨眼好像一個瘋人般的吐着泡沫，他上下的忿怒着。

“那是誰幹的？”他哭叫着，拉着他底鎗。“我要殺那幹這勾當的龜兒子。”我們因着恐怖而無情的窺看着他，當我們能夠像一個瘋人般脫逃的時候。

繼着，從不知那個地方，他底年老的母親出現了。她跛行來到他底兒子的旁邊，用他底昏暗的，忍耐的眼睛注視着他。

“你受傷嗎，魯意？”她柔弱地說。“爲什麼你們要攪擾我底兒子呢？”她問着鄰人們。“我底魯意是一個好兒子，他不傷害任何人。”

她甚至不曾看着他底鎗。魯意把鎗溜進了他

底袋內，而且輕拍着母親底背。

“對的，媽媽，”他說，“回到屋子裏去。”

她拿一張手巾，從他底眼中擦拭着血，喃喃的怨對着惡劣的世界。鄰人飄散了，顯示着一種小小的羞慚，宛如他們是在錯中樣。而魯意獨眼底鴿子，那他已經背逆這一切時光，在一種翅膀底大旋轉中飛落在牠們底籠內，那鴿子，那囚禁者，宛如東邊區底一切的我們樣。

每個人恨着魯意獨眼走下去，而我也憎恨着。現在我更恨那些引一個東邊區孩子，而使他轉變成為罷工中有用于監工們的一個怪物，和在選舉日對於政治家有用的這點。

第十二章 在布洛克斯公園的蕈菌

(一)

夏天了。夏天是痛苦于呼吸。太陽因着曝露的殺人犯全日照耀着。在夜間，汽從猶太人住處的石上起來，好像一種俄羅斯的蒸汽浴樣。從重壓在我們底頸和頭蓋上決沒有任何安慰物。人們痛着，醫生們忙碌着。

猶太人底嬰兒們啜泣着，死着。蒼蠅們茂盛着。每個是神經的，在通風道下爭鬥着。在夜底死寂中我醒來了，而我聽着呻吟着，絞捲着在住宅內

的寢室內。人們去探查着睡眠宛如爲一種寶貝樣。深眼鬼們在街上徹夜的遊行着。家庭睡在船塢上，在公園內，在屋頂上。但是，世界是炎熱的。

(二)

有些晚上我底母親把臥具鋪在我們住宅前的路邊上。那時，她同我底父親在門廊上扇着他們自己，和鄰人們絮聒着，我底妹妹和我睡在街上。

街道，貨車，談話，猝然的驚叫，過客底千萬的鞋聲宛如一個有力的輪子在鋪道上磨着樣，但那不能破壞我們底睡眠。但是，一夜發生了些事，那在我底心內存留着一種偉大的痕跡。

正是七月四日以前的黃昏時分。那時有着愛國主義底通行的縱慾。小孩子燃放着玩具大砲，爆竹，在每條街上揮舞着他們底手指。夜晚燃上了一種城市底礮轟。摩行着的意大利人在天上放射他們底自旋手槍。羅馬蠟燭在天空發現着紅的，綠的，黃的球兒。串齒輪旋轉着，堪惹里思輪子吱吱着，旋轉着，地骨炸裂着，火箭好像長長的金翅蛇

在住宅上飛行着樣。那是有趣的。但是後來我疲倦了，沉睡在母親在住宅前展開的臥具上。當有些不經心的人在一個窗子外拋着一枚燃上的爆竹時，我已經睡了一個鐘頭。那爆竹在我底面龐的枕頭旁爆裂了。我因了一種恐怖底哭叫而跳起了，我跑向着我底母親。我戰慄着，嗚咽着，而我看見了我底血流。一塊肉已經從我底肩上撕裂了；我仍然忍受着創傷。

碎裂了的肉迅快地長好了；血是快快的忘懷了。但是，那惡夢是怎樣的永留着呢。在七月四日後的每夜中我都因為一種哭而醒來。我是再活現着那炸裂。我底父母不知道怎樣做才好。肥胖而高興的安格斯諾德醫生給我以紅色補丸來吃。他們不能幫助我。瘦削而抑鬱的青年醫生撒羅喃喃着送我到鄉間去的一切。我底父親問，那是可能的麼？因此，他給我微綠色的藥來吃。那藥無補于我。

我底重量減少了。我底母親採取了隣人底忠告，去請求一個女先知，巫醫生巴巴·西馬。因此，她把我醫治好了。

(三)

在東邊區有很多這樣的老婦人。她們建立了偉大的尊仰。東邊區有信仰的醫生，僅是在神經的事件方面，或者在人生底災禍方面，牠有時回歸到中古主義。

情人們尋求古巴巴斯底惹動愛情的符籙，想在愛情中獲得戰敗情敵的勝稅。寂寞的妻子們給這些婦人以錢去造成她們底飄流的丈夫底小蠟人，而且苦痛他們直到那虛偽的人回來時為止。

巴巴·西瑪一個夏夜請來了，那時我蒼白而瀕竭的躺在黑暗的，心靈的陰影中。她是繫着一條頸巾和圍巾的一個駝背老婦人，有着紅色的，稀薄液漏的眼睛和突出的肚皮。她底軟弱的口因為牙齒而倒下了。口是如此深切地沉着，那樣，她底鼻子和下頷幾乎相碰了。她穿着得好像任何衰老的猶太教堂乞丐般的可憐。在攀上樓梯後她吸着氣，喘着氣，我底母親給了她一杯茶。她談了一些話，取出了一撮鼻煙，繼着搖擺進到寢室來診察我。

“囉，囉，”她說，高興地，一張從她底神祕的皮袋中取出的破布片拭乾着她底鼻子和有汗的臉，
“假如病僅僅是爲了一個爆竹，我能醫治他。這孩子已經被驚恐了，但是我把驚懼驅去。因着上帝底幫助，在一些星期內他要痊癒了。”

她翻轉我底背來，用一把鈍刀在我底裸露的背上描寫着魔術的畫樣，在唱歌中再再地喃喃着：

“Tanti beovati,
Tanti sabatanu.
Tanti Keeliati,
Tanti lamachtanu.”

“對於他，對於伊，對於我們，而且對於病！魔鬼與火，海洋與太陽！上帝是耶和華，耶和華是上帝！那夏耶特！加夏耶特！加姆！塔姆！撒姆！”

她輕輕地用一種辛辣的油擦我底背，而且擦乾她底手。第一次手術是完結了。我底母親給她一元錢，而且給她吃多量的茶。老婦人變成了驚人地饕餮；她吃了四茶杯高堆着我底母親底頂好的玫

瑰色果醬。她至少狼吞虎嚥了十二個奶油小剪餅。繼着她以鼻吸着氣，離去應她另一家的召請去了。

我是易激的，狐疑的遺留着。那外國的魔術師沒有給我一個美國孩子伸說甚麼。我是因魔法而羞慚着。我懼怕在我底羣中的孩子們聽到了魔法的治療，而他們要譏笑我。我底母親撫摩着我底頭髮。

“我親愛的，”我底母親說，“沒有人要譏笑你，你不要把你底驚恐醫治好嗎？在這世界上受驚恐了不是好的，有了一種驚恐，一個人不能長久生存的。她不是一個男人。這是一個著名的說教者；在羅馬尼亞你底爸爸便知道她，她比較醫生們更知道得多。她學習她底智慧從一個著名的惹底克。她確定能使你痊癒。”

第二次巴巴·西瑪使用着同一的儀式，而且吃了一加倫茶和一打小剪餅。第三次她留下了一個藥方。我底母親走經過了在阿洽德街的拖車市場，在售賣家庭用品的第一架車上買了一塊玻璃杯。她是被禁止了去講生意，只是付出小販第一次所

要的價值便是了。在同一晚上，我拿這玻璃杯走到東邊河。假如在東邊河有月亮的話，我要飲一杯河水；假如沒有呢，要飲兩杯。繼着，我把玻璃杯拋入河裏，而且重複着這些字：加姆，塔姆，撒姆。

我這樣做了。在第四次行魔術者開的藥方是把從街上收集來的馬踏成底漿汁；混和着一個蜘蛛網，蜜，沙粒，茴香，我自己底小便，與胡椒。這樣配製成的藥在我底前額塗擦了一星期。

在第四次的診察中行魔術者在她底口袋內帶來了很多東西。她把牠在廚房內放出；一隻小錫桶，一隻小杓同些鉛。她把鉛溶化遍了我們廚房的竈，喃喃着邪術的讚美詩。繼着她把鉛從溶和的小杓內注入進小錫桶內。鉛噉噉着，沸騰着宛如牠注入水內樣。當鉛冷了時，她把鉛放在有裂罅的圖樣上。她長長而痛苦凝視着鉛。她底無齒的牙床工作着；她底眼睛充滿着水，好像她是正在哭樣。她抽了很多的鼻煙。

“一個馬！”最後她勝利地敘說。我們家庭之羣，在煤油燈中恐怖地守候着她，驚嚇，因這奇跡

而驚嚇了。“另外給我一杯茶；我底治療完成了；牠是一條馬！”

我們凝視着有裂罅的鉛底短塊。在驚異中我們互相確信着，鉛已經做成了一條馬底形式。在第二晚上，恰恰在半夜，我底父親引我進入了馬房內，而我向着一條馬車馬底耳中竊語着：

“我底驚恐在你底身體內；上帝是耶和華，”我說，給那條馬一個蘋果，馬兒欲睡地嚼。“加姆！塔姆！撒姆！”

因此，我被醫治好了。惡魔不再來了。在夜間我不再醒而哭叫了。然而我仍是狐疑的，在魔術上我仍不相信。我問着馬夫法沙，現在馬是否在夜間醒來而且哭叫着。他說，馬並不是那樣。但是，我已經痊癒了。那個饕餮的，污穢的，愚蠢的老婦人通曉些祕密是顯然的事。她已經治癒了我。我決沒有告訴我底朋友們，我是過于羞慚了。但是，我驚嘆着那個夏日，而我底父母甚至不能完全的講到牠。他們不曾聽過更偉大的魔術：“暗示。”

(四)

在我醫治好後，我們底家庭生活回到了牠底模範的夏日慣例上。我底父親在早晨離別我們去工作，我底母親烹調着，燃燒着，我底妹妹伊撒同她底姑娘們玩着僕牌，跳着繩。我同我自己底羣隊玩着，我爭打着，偷蘋果，讀野牛·比爾的故事，去游泳，窺伺着妓女。在夜間我底父親向他底朋友們講着神話，我們飲着啤酒。然後我們研究着怎樣到屋頂上去睡。世界是炎熱的。

在夏日的每個星期日早晨，我底父親熱望着離開家庭到任何地方去。在他底一個休息日，他不願意停留在城內。但是我底母親憎恨着一切的旅行。當父親騎乘到珂尼島的海洋中游泳時，我底母親決不與他一道去。她憎恨着千萬瘋狂人們底好鬥與興奮。

“那是一個瘋人院，”她怨謗着。“爲什麼因爲星期日我要同一羣暴徒爭鬥呢？我甯肯坐在我自己底門廊上的好。”

她使我底父親發怒。他愛游泳；他能游泳遠于一切敏捷活潑的人們。他也喜愛着那我多量喜愛的狂亂，機器的咆哮，珂尼島底快活的奴隸歡樂。

“但費用是價廉，僅僅一個尼克兒，”他說。“另外的那兒能夠一個尼克兒便能走呢？”

“我沒有注意，”我底母親說。“那是一間瘋人院。珂尼島是為猴子們設的一個場所。”

“噢！”我底父親冷笑着。“你是一個老巴巴祖母。你喜歡一生坐在你底竈旁！”

“不，”我底母親平靜地說。“在匈牙利我到許多地方去。我慣于在田野與樹林間散步。但是珂尼島不同了。那兒沒有田野。”

“囉，”我底父親憎怒地說，“讓我們立刻到田野去。下個星期日我要帶你到布洛克斯公園去。”

“在那兒有一座樹林嗎？”我底母親問。

“是的，那兒有一座樹林，”我底父親說。

“囉，我們可以立地去看，”我底母親偶然地說，“或者我可以去。”

她是沒有熱誠的。我底母親對於旅行有着農

民底厭惡。在她底匈牙利鄉村，除了到美國，沒有一個人曾經旅行到遙遠處。現在，東邊區成了她底鄉村，而她認為沒有離開牠的理由，甚至在禮拜日。她仍然居住在東邊區，在同一的街，在同一的住宅，她是一個不忙迫的農人。她決沒有出過紐約城。在紐約有好幾百萬這樣的農人們。

(五)

禮拜日臨到了。我底母親已經明白地決定作布洛克斯公園的旅行。她在六點鐘起來準備一切的事情。她為伊撒熨一套衣服，為我熨一件短衣；她補綴我們底襪子，而且裝好了為野餐用的撒拉米夾肉麵包，鹽漬品，糕，橘子同火煮雞卵。繼着，她掃着屋子，烹調着早餐，而醒覺着我們。

“站起！”她說，急拉去我們底被褥。

“為什麼這樣的早？”我底父親欲睡地呻吟着。

“我們要到布洛克斯公園去，”我底母親說，
“你已經忘去了嗎？”

在早餐時，我底妹妹和我因為興奮于旅行而

瘋狂着。我底母親不得不掌擊着我們，她慌忙着，忿怒着；旅行底思想擾亂着她。

在鼓動的火車中她底臉因爲熱與迷亂而漲紅成了些紅色。不奇異的；火車比一駕牛車還壞。車中擠滿着達到了暈車頂點的人們。激惹着的哭叫的母親們，父親們在廣大的午餐籃子下低垂着，孩子們號叫着，嘔吐物在每個人底小腿下流着，一個白鬍子的老人同掌車者鬥毆着，穿着籃球服裝的壯健愛爾蘭小孩們底一羣堅執着正搖蕩着從皮帶上——滿着汗的身體和干怒的神經——磨着傍側的火車，當一百多個身體彼此擊撞時忽然地停止了，小腿與臂膀底狂亂呀，打噴嚏呀，吐口水呀，咒罵呀，嘆氣呀，——好似在車輪上的一座高度住宅。

車北向着布洛克斯開了！在每一站，瘋狂的流着汗的家庭底新羣，帶着午餐的籃子與嬰孩猝然通過每個車上的門。在車上沒有位置容納他們了，但是他們使他們自己站在我們底腳上。

我底父親在每個時間內咒罵着，一個肥胖的，

濡濕的中年婦人在他底膝上拍擊着，或者走到他底角落裏來。

這是紐約的星期日。一切的火車和街車都是這般的擁擠着。七百萬人們衝出去尋找一種新鮮空氣底呼吸！“唉！”我底父親說。

“在羅馬尼亞到鄉間是一種小小的散步，”他說。“在這兒，是成了爲人底生命的一個戰鬥。是怎樣瘋狂的土地呀！”

但是當火車行駛着時，我底母親變爲更快樂了。她倚斜到窗子外面，而且微笑着。在街道下面，住宅底緊密的柵欄已經消滅了。有些小屋子，每間安置在綠色的雜草的地段，還有些樹子。

“重新看到綠色的東西是一種快樂，”她說。“你看，另外又有了樹子！我喜歡我們這一個旅行，黑曼！我們到了布洛克斯公園，我要脫去我底靴，在草中散步着。我曾經那樣做過了十五年。”

“他們要阻止你，”我底父親譏笑着，因爲他睇視着那肥胖的猶太婦站在他的旁邊，當車子每次傾斜着時，她緊執着去緊握着他底頸項。

“我要去摘野菊花！”我底小妹妹叫着。

“是，是，我親愛的！”我底母親親愛地說，“野菊花和蕈菌，你也要摘。我要指示你怎樣去找蕈菌。那是比摘野菊花更有趣味。”

(六)

最後布洛克斯公園到了！父親買給我們炒玉蜀黍來吃，還與我們買了紅輕氣球，然後我們散步通過了些綠色的林子。當母親以鼻吸着馥郁的空氣時，她嘆息着。

“唉，”我底快樂的母親說，“那好像匈牙利樣！有很多的位置，而天空是如此的遼闊與蔚藍！人們可以在這兒呼吸！”

因此我們散步着，直到我們到了一個動物園。在這兒我們看見了一羣瘋狂的猴子在一個籠內。他們正在玩一個金屬箍。我們喂他們以落花生，而且守候着他們劈開花生底殼皮。然後我們看見了一隻獅子，兩隻老虎，一隻白熊，許多蛇，雀鳥，同一條象。我們給牠們一切的動物以落花生。

然後我們散步着，遠入了一個廣大的，靜寂的鄉間。那兒有一塊廣大的郊野，沒有一個人在內面。在一邊盡頭有一座樹林。我們看見了標語：禁止走入草地。在郊野中沒有標語。因此，我們走進了郊野底中央，在那兒尋得了一株奇異的樹子。這株樹，我們自己佔有了。

我們把報紙在樹下展開，我底母親擺出了午餐。在我們長長的乘車與散步後我們餓了。因此我們吃着撒拉米夾肉麵包，同其他的好東西。

我底父親飲了兩瓶啤酒。然後他伸直他底背，抽他底煙管，凝望着天空。他歌唱羅馬尼亞牧羊人的歌。然後他沉睡了，而且發着鼾聲。

我底母親淨去了報紙。然後她環視着是否在附近有警察。在那兒沒有警察。因此，她脫去了鞋子和襪子，繞着草場走着。

我底妹妹和我離開她，跑去採野菊花去了。我找着了一些，我們把野菊花給她帶來。除了這些以外，她替我們編織了兩頂野菊花王冠，這種東西，是在匈牙利的孩子們戴的。

然後我底母親握着我們底手。“來，”她說，在一種竊語中。“爸爸正睡着，我們走到郊野去，在那兒去找蕈菌。”

我底父親聽着了竊語。結果，他猝然地發着鼾聲。

“沒要迷失了，”他喃喃着，沒有打開他底睡眼。

“胡說，”我底母親說，“在樹林中迷失了嗎？我嗎？”

“對的，”我底父親說，轉向了他底旁邊，重新發着鼾聲。

(七)

在樹林中每件東西忽然地變為清涼而翠綠了。那好似進入了一所奇異的屋子樣。樹子好像牆樣，他們底葉子作了一種天花板。清新的，甜蜜的聲音唱澈了屋子。這些是鳥兒們。鳥兒們居住在這屋子內。小螞蟻與硬殼蟲在我底腳下跑着。他們居住在屋子底地板上。

我嗅着奇異的，大蒜的香氣。我看見一枚大的，金色的錢躺在綠色底床上。我挨近些去看，知道我是愚蠢着。那是太陽光。太陽造成了其他的金色線與金色圈。我聽見了流蕩着的水。

我底母親在我們前面走着。她底面龐看來比較年輕些。她在每分鐘奇異地停止着，用鼻子吸着空氣。

“我嗅出了蕈菌，”她敘述說。“我知道怎樣做。在匈牙利我已學會了。每個蕈菌有牠自己底香氣。頂好的蕈菌是生在樹下面。”

“我要採一些最好的，”伊撒說。

“不！”我底母親銳利地說，“你決定不能那樣做。你是一個美國孩子，你不知道這些事。許多蕈菌是有毒的！牠們要殺害你！你決不採摘牠們！”

“牠們是一串串的生長着嗎？”我問。

“那些是雜貨店的蕈菌，”我底母親敘述說。

“唉，美國，強盜的美國，孩子們僅僅在雜貨店中看見乾的，死的蕈菌，等着，我要給你看！”

有一種興奮底漲紅在她底黑的，吉卜色的臉

上，我們是驚異着我們底母親。她常常是如此的緩動和細心。現在她跳過些鉅大的石頭，掏撥着，而且好像一個姑娘般的笑着。

“停止！我想有些蕈菌在那些葉子下！”她說。“等我輕輕一爬，把牠們找出來。是的是的！你看見麼？在這些一切的年代後，我底鼻子仍然是銳利！牠是怎般的一個美麗的銀色帽子喲！牠是一朵赤楊樹蕈菌。牠底父母是那些赤楊樹。當蕈菌是長近松樹時，牠們長成了綠色，而且成了松樹味。但是柵樹蕈菌是一切蕈菌中頂美好的。牠是一個美麗的褐色蕈菌。”

她把蕈菌撕裂成片片給我們去細嚼。“牠更好是伴着鹽吃，”她說。“但是牠是怎般的好！牠是不像垃圾樣，牠們在這兒是生長在地窖內！不，美國的蕈菌沒有價值。牠們的味與形式好似紙樣。一朵真實的蕈菌可以嘗出牠自己底土或樹木底味。在匈牙利我們知道那個！”

當她在樹下和草叢間去探索着她底可愛的蕈菌時，我們跟隨着她。她找得了許多蕈菌，繫起她

底短衣替蕈菌們作成了一個口袋。每一朵新的蕈菌使她回憶着在匈牙利和她決未曾告訴我們底一些事物。她在一種低微的，慈愛的聲調中談着。她俯身向着蕈菌們，她底眼睛宛如一個孩子底眼睛般的耀炫着。

“唉，在匈牙利人們是怎般的愛蕈菌呀！在那個季節，每個人是帶着一個大籃子在林子去探尋。我們有我自己底幸福的場所，那兒我年年都去。我們決不採折蕈菌，只是像這樣的，挨近根子那兒去割牠們。那意思是，牠們在第二年要再長起來。兩個別的猶太姑娘同我常常一道去摘採牠們。”

“媽媽，蕈菌能互相的談話嗎？”

“有些人是這樣說。有些人說蕈菌在夜間不僅是談話，而且互相的跳舞。牠們使白鬍子老者變成快樂的人。在早晨，牠們重新地變爲了蕈菌。

“人們說，雀鳥們也是互相的談話。我慣于知道一切雀鳥底名字，而且知道牠們底歌。我知道無毒蛇與有毒蛇，而我用一根手杖殺死着那有毒的蛇。我知道在那兒去尋找覆盆子和醬果植物。在一

個樹林中我能走二十英里，而且能夠找得我回去的路。有一次，兩個姑娘和我在一個樹林內迷失了幾天，而我們仍然尋得我們底路回來，唉，在匈牙利那兒是怎般的有趣味呵！”

忽然地，我底母親揮舞她底手臂繞着我們每個人，吻着伊撒和我。

“唉，”她說，“在一個樹林中我是這樣的快樂！你們孩子們不知道牠是什麼意義！我是快樂的！”

第十三章 猶太人與基督教徒

(一)

我底母親決沒有學習到喜愛鞋子。在匈牙利，在她底本鄉的村子，她已經稀少地穿鞋子，而她能深澈在這兒不穿鞋子的理由。

“一個人在他底手上穿着鞋子嗎？”她問。“一個人穿着鞋子怎樣工作呢？鞋子只是爲人們誇示用的。”

因此，無論何時可能時，她赤足的顛跛行着。當我底父親在奢望的那些時代，這痛苦了他。對於

父親，他認為不穿鞋好像是向世界承示着自己是一個窮人樣。但是，我底母親沒有這樣虛偽的驕矜，甚至赤着在街上走着。

一次，在分期交款法上，我底父親給她買了一個金鋼石戒指。那是一個他底偉大底時代，那時他已經領得了一個多量的，一週底工錢，而監工已經爲他指示了一個工頭底職業。

是在一個禮拜六的晚上，他已經同他底工友們飲了啤酒。他漲紅的，有趣味的回到家裏。伴着許多的誇示和一個魔術家底無稽，他把戒指從他底外衣口袋裏抽出了，把牠戴在我底母親底手指上。

“終久，加特！”他說，用着偉大的儀式吻着她。“終久你有一隻金鋼石戒指！終久你能寫信到匈牙利家裏去，在美國你也戴着金鋼石！”

“呸！”我底母親發怒地說，把他拉開。她把戒指從她底指姆上抓着，好似戒指燒着她樣。“怎般的愚蠢！”

“愚蠢！”我底父親憤怒地說。“甚麼！戴金鋼石戒指是愚蠢嗎？”

“是的，”我底倔強的母親說。

“每個人都戴金鋼石戒指！”我底父親說，每個人都有一點小小的驕矜。”

“讓別人驕矜！我是一個工作的馬，”我底母親說。

我底父親在厭惡中唾吐着，慢步着去找智慧的男人們去了。

戒指存留在我們底家庭中。牠是我們底唯一的，可變買的資本。戒指用些手巾和紙包藏來放在衣櫃中。在急需時，戒指旅行到了當舖裏去，藉牠來購飲食與付房租。許多東邊區的家庭奢望着珠寶便爲了這個原因。錢浪費了。珠寶却存留着。這便是東邊區底未成形的貸款制度。

(二)

我底母親愛稱她自己是一匹工作的馬。她在事上驕誇着她能刻苦的工作。她不需要金鋼石戒指，不要幻想的裝束，不要修飾。她有一種真實底強烈意識，而覺得當一個人是窮困的，只有氣力能

幫助人。但是我底父親是一個羅曼諦克的人，而夢想着一個光明的，愜意的將來。

我底謙遜的，有趣的，短小的東邊區的母親呀！我怎能忘記這無智的，短小的，有着明亮的眼睛的婦人，像赤着脚成天成日的顛跛着，用伊利沙伯散·猶太語哭罵着，使用着不准用的“太太們”，啜吻着我們，打着我們，同隣人們爭打着，幫助着她底鄰人們，在住宅內從早晨忙碌到半夜爲人生奮鬥着。

她要爲我們去偷竊或殺人。假如牠是能夠幫助我們的，她要讓一部鐵路火車衝過她底身體。她用着一隻母狼底嚴肅的，痛苦的愛愛着我們，而她繼續地責罵我們好像一隻四喜鵲樣。

母親！媽媽！我仍然因爲血統底連鎖而不能與你分離。我不能忘懷你。我必定忠實的對於窮人永遠不變。因爲我對於你不能虛偽！在窮困中我相信着，因爲我已經深澈了你。世界必定要爲窮人造成慈惠！媽媽，你教訓我那樣！

(三)

她曾經領起的是怎般的一種困苦的生活呢。自從她十歲以來，除了工作外，她不知道有什麼。那時父親已死了，她是一個大家庭中最年長的孩子。她去到一家麵包店工作，而後在一所農場上作一個男子底工人。

當她十八歲時，親戚們湊集了七十五元荷幣（約合美金三十元），把她遣送到美國去當作她底家庭底最後希望。她在這兒工作，而與她底兄弟姊妹寄錢去。

這橫渡在她底心上造成了一種深深的印痕。她在污穢的船艙內消磨了十七個痛苦的整天，除了吃著青魚與蕃薯外沒有什麼可吃，因為沒有合乎猶太法典的飲食。

她在美國的第一夜是消磨在為移民們而設的一家擁擠的地下室底地板上的呻吟和騷擾中間。那地下室叫着尼格爾旅店。

在第二天早晨一個親戚找着她了。他帶她去

到一種職業上。職業是在一家東邊區飯店，在那兒她獲得五元錢一月，而且還有飲食。在醜惡的，油膩的廚房內，她睡在一張臥褥上。工作時間是從五點鐘到半夜。

在一年中，她儲蓄了足量的錢寄一張船票給她最年長的弟弟。

“是的，在美國我已經有各種底好時代，”當她告訴我們這個時代時，她嚴肅地嘻笑着。“是的，在飯店中的那第一年，我有趣于鍋鍋饋饋。

“我還能生存，那是幸事。美國是一塊好地方，但是不是爲的窮人。當摩西來到美國時，他富肯乘在一輛美麗摩托車中，帶着十二個僕役。假如他到此地來是乘着一匹白馬，人們會想着他正是別一個窮苦的移民。他們可以遣他在一家飯店內做洗盆子的工作。”

(四)

她同我底父親結婚是採取古猶太人的形式；那即是，他們是由一個專門的婚姻經紀拉攏。他委

託他們一種婚姻的代辦事務。牠是好像其他任何方法樣的一種好方法。因為一種感情比癡情較深，我底父母彼此相愛了；我確定我底父親要因為我底母親而死亡。但是，她也造成了他底頭痛，而他這樣常常的告訴我們。

她是一個積極的好人。她竭力想“改造”每個人，而同人們爭鬥着，因為他們是“壞”。她自由地講出了她底全心，而適當地告訴每個人何處是義務底道路。他常常專心在許多難解的，倫理的爭吵上，而我底父親聆聽着一切的事件。

或者她常常尋找在困難中需要她底幫助的人們。她幫助他們許多天，許多禮拜，許多月，用錢，用飲食，用忠告和她底兩手底工作。

在許多焦急的生產中她是一個產婆，在疾病中的一個看護，在家庭戰爭上的一個和平創造者。

她知道怎樣為燙傷者嚼着麵包而混和着黃色的肥皂去製成一種糊藥；怎樣用火油醫治風寒，怎樣用草藥和其他的農民藥劑。她是一個偉大的廚師與麵包師，而把這一切的秘密傳授着鄰人們。

當一個婦人病了時，煩惱的丈夫向我底母親陳訴着；幾星期中她每日到那兒去兩次，烹調着膳食，擦着地板，洗着孩子，嘻笑着，絮談着，斥罵着，愛着，分散她底氣力和慈惠在黑暗的家中。

假如任何人要爲這些事務而付出代價，那便激動着她。那是純然的事情，一個人不得不爲一個隣人而做的。

有一次，在我們街上的一個婦人瘋狂了。她底雪茄製造者的丈夫拋棄了她和兩個孩子。婦人已經迷魂了，在夜間不能睡去。她懇求着我底母親伴着她睡。她怕她在她的迷魂中殺害了她自己底孩子。

因此我底母親每晚上睡在那兒一月多。

我是怎般常常的看見我底母親幫助因爲不能付房租而被逐的家庭們呵。她捲疊自己在她底舊披巾中，通過許多住宅去開始收集辨士。因爲氣管炎而喘氣，她拉曳着自己在一百多家住宅底壁立的梯頭上下着，每次用新的感情講述着愁苦的故事，而且乞求着辨士。

但是，這是在東邊區的一種舊習慣；無論任何一個家庭被驅逐時，隔鄰的母親們便披上她們底披巾，挨們挨戶去乞着辨士。

(五)

我底可憐的父親，厭惡遍了他自己底美國人痛苦底重担，但是不得不聆聽一切這些悲劇底可怖的事件。我底母親能夠發現這樣多的病人！這樣多的壞人需要去攻打！不足驚異的，我底父親飲着啤酒！不足驚異的，他兩手緊握着他底頭，呻吟着：

“停住！你給了我一種頭痛！我不能再聽！”

“牠不是你底頭，只是你底自私！”我底母親嘲弄着。

“在美國一個人不得不自私，”我底父親說。“這兒遍處都是狗吃狗。但是你，你背逆了你自己底家庭去幫助每個經過的生客。”

“呸，說誑！”我底母親唾吐着。“那時我底孩子們被背逆了？”

“僅爲着上帝底緣故，”我底父親說，“我們自己不是有十足的痛苦嗎？你是喜歡一個人有癆病，那不是十足爲他有這個便罷了，他不得去溜冰，因此，他也可以折破一隻小腿。”

“囉，我能用一隻破折的小腿站着，”我底母親說。

“世界上有這樣多的困苦，一隻小腿有什麼用呢？”

(六)

我底母親反對着意大利人，愛爾蘭人，日耳曼人，她反對那圍繞着我們的每一個異樣的基督徒們。

“八個或者八十個黑的年頭要墜落在這些國度裏！”她說，她底黑眼睛閃耀着。“他們好像豬羣們的生存着；他們已行毀滅了世界。他們憎恨猶太人，而且殺害猶太人。他們似乎在當面友愛地對於我們，但是，在我們底背後，他們笑我們。我知道他們很清楚。在匈牙利我曾看見過他們。”

我底父親一個黃昏坐在晚餐棹時，飲着啤酒，正讀着一張猶太文報紙。在熱的廚房中，我底母親正在洗滌碟盆，噙噙着一隻匈牙利民歌。

“囉，囉！”我底父親叫着，用他底拳頭擊着桌子，“另外的鐵路的意外！加特，我常常說在這些美國的鐵路上旅行着是危險的！”

“有什麼意外發生了呢？”我底母親喘息着，從廚房中帶着蒸汽着的手和臉出現着。

“有什麼意外，你問嗎？”我底父親在一個炫博者底重要音調中重說着。“有什麼意外，那便是，有十七個無辜的人們被戕害在紐·傑塞一條鐵路的意外！牠是誰底錯誤呢？牠是豐富的美國鐵路底錯誤！”

我底母親恐怖着。她用她底圍裙擦着她底蒸熱着的臉，喃喃着：“上帝幫助而且護避我們！在這次死亡中有什麼猶太人沒有？”

我底父親迅速地凝視遍了名單。“沒有，”他說，“只有一個基督徒被殺害了。”

我底母親因着痛苦而嘆息着。她走回了她底

廚房。她是不再有興趣了；基督徒們對於她似乎不像人樣。他們是難解的。他們是偉大的仇敵，他們被憎恨，恐懼和咒罵。在匈牙利時，三個基督徒的農民姑娘們有一次譏誚她。繼後她們去游泳，而她們被淹溺了。這是上帝底懲罰臨到她們，因為她們窘迫着一個猶太人。別一個農民有一次拖一個年老的，應受尊敬的猶太人底鬍子，在一星期後，上帝用電火擊着他。我底母親是滿着這樣的軼事。

東邊區的人們決不會忘記歐羅巴。我們孩子聽得程序底無盡的故事。奧意·柯漢是生在俄羅斯，他自己能回憶着一個故事。基督徒們曾經把一個釘子鑿進他底叔父底頭，因此殺害了他。當我們經過一家基督教徒的教堂時，我們是留意地向着教堂唾吐三次；不然，惡運必定要降到我們身上。我們為那些基督徒們怎般的愛誘拐猶太人底孩子，用一隻灼熱的火棒在每個頰上燒一個十字架的野蠻故事所克制。他們也割下孩子們底耳朵，把耳朵用去做一種湯。尼格爾曾有一次看見猶太人的耳朵在一家基督徒屠戶店底窗子上出售。

“在古時候，”我底母親說，“基督徒們獵着猶太人好像兔子樣。他們成千的集聚在一個大市場上，帶着寶劍把豬肉饕餮下他們底喉，而且要求着猶太人去受施洗禮。猶太人反對着，自然。因此，猶太人被燃燒在大火中，當他們看見可憐的猶太人像蠟燭般燃燒起來時，基督徒們笑着，跳舞着，作樂着。這樣便是基督教徒。他們有一日也要被燒着。”

這些印象沉入我底心內，在我底惡夢中，當時，炎熱的夏夜呀，黑暗的，基督徒妖鬼們的住宅底體積，完全都繞着我移動着。他們坐在我底胸上，用細長的，殘忍的手指鉗捏着我底喉頭，而且號叫着，“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我曾費去長久的，白晝的時光來驚異着爲什麼基督徒們這樣的憎恨我們，而構成了貴重的計劃，當我成人時我如何領導勇敢的猶太軍隊去捍衛猶太人。

(七)

但是我底母親是談不上真實的憎恨。似是實

非的，她有許多熱烈的朋友們在意大利或愛爾蘭鄰居中。她常常辯護的論到這點。“這些不像別的基督徒們樣；”她說，“這些是善良的人民。”她怎樣不在困苦中支持別的人類呢？她怎樣的能在別人的痛苦中區別着呢？她底天性產生出了世界的同情，沒有偏見底思想。她底基督徒底憎恨是真實的一個慈愛的靈魂底呼號去反對在人生中無限的殘酷。

伯提塞是一個意大利婦人，她居住在第二家住宅。她有一副長的，消瘦的面龐，在上面滿着痣點，因為痛苦雕刻成了一個古舊的，黃木的雕刻物樣。她底咖啡色的眼睛常常似乎有一張遮蔽物橫在上面，好像牠正躲避一種可怖的祕密。她避着人們；她包裹在她底長長的黑披巾中，賊頭賊腦地偷下街道，宛如世界底眼睛底覺悟。

她底丈夫因為殺人而下獄了。一個夏夜（我決不能忘記牠），他猝然從住宅走到街上，好像一個瘋子樣的叫號。一隻連響旋手槍在他底手裏。我們正坐在門廊上，沉靜地吃着冰淇淋球果。這野蠻

的，棧色的意大利底眼鏡在他底短褲中，他叫號着，揮舞着一隻手槍，像一種幻覺般的驚嚇着我們。他衝過我們旁邊，他潛進了一間地下室。一些羣衆集合着了。一個警察跑上來了。警察沒有魄力跟着意大利人進到地下室去，只不可倚賴地站在人行道上，咆哮着：“在我未射擊你以前，你趕快離開那兒上來。”最後意大利人蹣跚出來了，像一個孩子般嗚咽着。他底青銅色，無情的臉因痛苦而離奇地搖抽着。他揮舞他底兩手，捶打他底胸膛，抓着他底兩頰，直到血流出了。我決不會聽過這樣可怖的獸叫，一隻死狐底如鐵的和危險的痛苦。在一種牌戲的一場爭吵時，他剛殺死了他底哥哥。

這憤怒盲目的兇手便是伯提塞底丈夫。她伴着三個孩子遺留着，而沒有一個朋友。她只能說說意大利話。我底母親去拜訪她，透過明白的同情，在幾次拜訪底歷程中，母親知道了她是愚蠢的意大利人底一種。聽着我底母親同這婦人舉行長期的談話是足驚異的，在一種多種方言中是意大利語，猶太語，匈牙利語，英語底一種混和。但是，她

倆却能互相了解。

我底母親幫助着伯提塞尋找了一家衣服店，衣服店給她以縫紉工作在家裏做。我底母親在許多方法上幫助着基督教徒們。因此伯提塞信仰着她，在她底許多窮困底中間，她尋出了時間編結了一件大的，羊毛披巾，這使我底母親起了一種驚異。在一晚上她把披巾帶來，哭着，興奮地用意大利語急說着，而且吻着我底母親底兩手。而我底母親也哭着，也吻着她。我們不能領會她們所說的一個字，但是我底母親用猶太語重複說：“唉，這是怎般的一個善良的婦女呵！是怎般可愛的一個婦人呵！”我底母親寶貴着這件披巾比她所有的任何東西還注意。她喜歡向每個人顯示着披巾，而且講着伯提塞怎樣做成底故事。

像那樣的一件披巾是價值在十元以上，比伯提塞在一星期中贏得着的還多。那必定是費了許多星期去編結，必定在十六點鐘日工的縫紉衣服後在煤油燈下費去了許多過度的時光。這樣的禮物是值得被寶貴着；牠們是在愛中編結着。

(八)

有一個愛爾蘭人的家庭居住在我們底住宅底頂樓上。阿百林先生是一個貨車車夫，有着強硬如鯊魚皮般的一副紅色面龐的一個高大的，抑鬱的大漢。他在每晚上九點鐘同十點鐘從他底工作上回家。強大的，多毛髮的，穿着他底藍色套褲，他沉重地踏着上樓梯。假如我們孩子們是在過道上遊戲呢，他掠過我們底遊戲，虎視着我們宛如他憎恨孩子們樣。

“滾開，到地獄去；你們是多得像臭虫樣，”他喃喃着，因此我們在如鐵的，巨大的基督徒底腳下分散了。

他底妻子也是碩大而紅臉的，一個柔弱的，憂愁的，生于山間的人，她在洗濯底永遠的籃子下搖擺着。一切基督徒們的太太們都做洗濯工作，只有一切的意大利人不那樣。阿百林對於孩子們是比她底丈夫較為仁慈，但是我們懼怕着的多幾乎不下于她底丈夫。

這一對是住宅底污點之一。夜復一夜的，在我們底小市區底不眠中，我們聽着，宛如在一種濃重的暮靄中，愛爾蘭母親底痛苦的哭叫從通風道下透下了。她底丈夫是吃醉了，正在打着她。

“不，不，甲克，不要那樣！”她哭叫着。“你要驚駭着孩子。”

這一對夫婦有一個神祕的孩子，那孩子沒有人曾經看見過，在這些殘忍的半夜景象中母親常常講到他倆底孩子。

“把孩子弄到地獄去！”男人底聲音咆哮着，可怖的，深澈的宛如一個瘋狂的公牛底聲音樣。“把一切東西弄到地獄裏去！”

砰噠！他已經把她打過了一張桌子。一切窗子打開了；一切的頭從每邊突進了通風道，好像奇異的輕氣球底一種展覽樣；住宅是被驚醒了，顛倒了。我們能聽着一個孩子底驚恐的啜泣，於是，又砰噠了！另一種有力的轟炸打在一個柔弱婦人底身體上。

“甲克，不要那樣！鄰人們會聽到！”

“踢你到地獄去！我要放火燒這咒詛的房子，使那火光像老鼠樣跑！”

砰礮，砰礮，哭叫！住宅因恐怖而聆聽着。這些又是基督教徒。沒有一個猶太人是如像那般的殘刻。沒有一個人打着婦人。我底母親，甚至一個煽動者，領導着一羣去反對這對愛爾蘭夫婦，強迫房東把他揮出。“那比娼妓還更可惡，”我底母親說，“有着基督徒在一家住宅內是可惡的。”

(九)

但是一個沉靜的午後，愛爾蘭洗衣婦突然進入了我底母親底廚房內，因着恐怖變成了蒼白訥訥着了。

“快，我底孩子快閉息死了！幫助我！爲上帝底原故，找一個醫生！”

我底母親，沒有一句冗多的話，迅速得好像一個救火者樣上了樓梯去幫助孩子。孩子是吞下了一塊魚骨。我底母親，在這樣的意外上是熟練而勇敢，把她底手指放下孩子底喉內去弄出魚骨。然後

她同愛爾蘭母親作了個長長的，親密的談話。

那夜在晚餐桌上，當我底工作疲倦了的父親正竭力吃德國式肉排，讀猶太文的報紙，飲着啤酒，想着他底痛苦，抽着煙而在同時談着一切時，我底母親帶着深切地嘆息鼓舞着他。

“唉，黑曼；”她說，“那愛爾蘭洗衣婦有這樣多的不幸呢。”

“呸！”我底父親不能忍耐地唾吐着，“我還是如此呢！”

“她是一個善良的婦人，”我底母親說，“雖然她是一個基督徒。她底丈夫打她，但是爲他憂愁。他不是一個壞男子。他只是憂愁罷了。”

“笨豬！”我底父親因着女人底邏輯在慊惡中呻吟着。“我希望他也來打你！”

“他在愛爾蘭是一個農民，”我底母親夢幻地說下去。“他憎恨這兒的城市生活，但是他們是過于窮來沒有能力移到鄉間去。他們底孩子已經病了許多年。他們一切的錢都送給醫生們去了。那便是爲什麼他飲酒而且打她的緣故，但是她底心中

爲他祝福着。”

“夠了！”我底父親說，搔着他底頭髮。“夠了，或者我要變瘋狂了！”

我底母親看着他是真實地發怒了，因此，她拿着空湯盆進入廚房去了。在房內她調和些東西在一個鍋內，打開爐子取出了雞蛋麵餅。她把這帶到了桌子上。

“再，黑曼，”她愁眉不展地說，在她兩手內拿着熱蓬蓬的餅， “在愛爾蘭森林中，那婦人慣于去採集蕈菌。正是我在匈牙利採集牠們一樣的方法。”

(十)

我同孩子們遊戲着。我們因爲煽動用的白墨在鋪道上去畫馬而曾被捉拿過。當時有了一場爭打，因爲奧意·柯漢在他底馬下寫下了“尼格爾戀愛麗亞”。他也寫這個在郵政貨車上，在門廊階梯上，在站立酒店前巴克啤酒的廣告上。當阿伯林夫人向我們蹣跚着上來，在她底手臂上帶着永遠

的洗濯底籃子遲遲的，憂愁的，昂大，超越我們之上來到時，尼格爾已準備好去打奧意·柯漢底鼻子。

“不要爭打，孩子們，”她在她底清亮的基督徒的語言中仁慈地說着。“你們中間有一個人願意爲我做些事嗎？誰願意上去同我底小孩子遊戲，我要給誰一個尼克兒。他是病了。”

我們因爲恐懼而口呆目瞪了，我們凝視着她，我們底口覺得開展了。甚至尼格爾也被驚嚇着了。

阿伯林夫人正視着我。“你願意做嗎？”她重述着。我羞紅了，忽然地跑去了，宛如我曾經看見一個魔鬼樣。別的孩子們分散了。阿伯林夫人嘆息着，揀起她底沉重的籃子，蹣跚着去了。

那夜我告訴了我底母親。牠是什麼意思呢？基督徒的洗衣婦是不是竭力想在她底家裏譏笑我，在那兒用一隻灼熱的火棒在我底臉上燒一個十字架呢？

“不，”我底母親熟思地說。“到那兒去；牠是一種善良的事業。基督徒的孩子們是孤獨的。沒有什

麼意外向你發生。”

她自己在第二早晨把我帶到那兒去。而我不覺得有什麼可怕。正是一個灰色的，潮溼的早晨。在一間寢室底黃色的幽暗中，狹窄而潮溼得像一副棺材樣，縐臉的孩子躺在牀上。他底前額好像大理石樣的灰色。前額因為藍色的脈管而成了條紋，總之，前額是過于圓而大了。他底頭對他底身是過于大了。雖然在頸頂上用一隻鋼鐵的夾木支持着，但頭是笨拙地搖擺着。

他用很大的悲哀的眼睛看我。他底鼻子好像一個嬰孩底鼻子般的縐摺着，他哭叫道：

“沒要懼怕，喬尼，”他底母親說，“這個孩子是一個來同你遊戲的朋友。”

我抽着我底陀螺，我把牠旋轉在地板上。他伸着他底僵直的頸來看。于是我把陀螺放在他底手內，也竭力教他去抽牠。但是，為這種遊戲，他是過于孱弱了。因此，他又哭着，而我為他而痛苦了。這是一個可惡的基督教徒麼？

第十四章 野牛比爾與摩西

(一)

在我底街上，是怎般混亂的種族和宗教呀！當我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聽過了各種語言。我聽過了日爾曼語，波蘭語，俄國語，亞瑪尼亞語，愛爾蘭語，支那語；在我們底猶太人中常常居住有這些異鄉客。有一次，父親帶一個尼格羅人到我底家裏晚餐，父親發着誇耀底光輝。

“加特，不要怕！”他說。“這黑人是我們中的一個。他是一個亞非利加猶太人。我在猶太人底禮拜

堂內會着他。他也像我們其餘的那些樣，用希伯來方式禱告。”

那尼格羅，高大，固執，不笑，神秘宛如“死”在一襲衣服中樣。吻我們底門上鋪着的羊皮律例。于是他行敬禮，直到他底前額幾乎要接觸到地板。他虔誠地問候我底母親：

“Sholem Aleichem!願你平安!”

“Sholem Aleichem!” 母親回答着。“願你平安!”

在未坐下去吃以前，那尼格羅客人虔誠地洗他底手，而且喃喃着一種希伯來的禱告。在一切東西未行陳上之先，他背那希伯來一定的賜福詩。他是怎樣一個過于虔誠的猶太人！我底母親爲着一個黑人中的如此正宗的虔誠所驚異了。她在吃湯與魚之間偷出去通告了隣人。沙瑪爾同別的人進來看奇事了。

在晚餐後他們詢問着異客。他被認作是一個韃靼人。當黃昏還未到來之先，他已經同每個人爭論起來了。激怒的，斷然的，固執的，他堅持他是一

個較好的猶太人，比現在的任何人。他是一個亞伯森尼亞猶太人，是所羅門王與西巴皇后夫婦的後裔。他說，我們已經飄零在吉提勒士中，已經被毀滅了。比方說，我們僅僅在早晨和黃昏時禱告，他底教門一天却要禱告四次。我們用七條繩索繫在禱告時的佩經箱上，他底人民却用九條。這樣的類推，類推。他是一個很獨斷的人。他說服了每一個人。沙瑪耳被他說得啞口無言了。父親羞慚的垂着他底頭。最後那尼格羅驕傲的起來，重新的吻着鋪蓋在門上的羊皮律例。從他底態度上觀察，一個人可以看出他蔑視我們一切的人宛如叛教的人樣，宛如對於猶太人底誇耀名稱上是一個純粹的口是心非者樣。

(二)

吉卜賽游民(註)一個冬天歇息在我們街上底一所空樓內。有十二個男人和女人，有二十個肥壯而污穢的孩子，他們對於娼妓街增加一種歡樂的特質。從我們底窗子上，我能夠看出他們生活的

方式。他們沒有傢具，他們夜間睡在地板上，吃飲食時把報紙鋪在地板上。當他們吃的時候，蹲踞成三個圈。男人坐在食品最近的第一圈，女人在他們後面，孩子又在她們背面。無賴子不息的繞着他們叫着，宛如狗在拋給他們底珍饈上爭奪樣。當他們從公衆的碗內獲得了肉的時候，每個人叫着，爭鬥着，笑着。

這些游民在我們底街上造成了多量的煩惱。他們光臨雜貨店與屠店。當一個吉卜賽游民婦人在向店主人談着很奇異而無意識的事，而使店主人催眠了的時候，別的人可以偷東西了。游民的男子們爲東邊區的主婦們補盆子與鍋。婦人們用片子與手相來談論人底命運。有些到游民底樓上去的拜訪者，在那兒失掉了表；一個老婦人失落了她底錢袋。在我們底中間每個人都畏懼他們了，當他們穿着華麗，淫佚，激熱的服飾過去的時候，尙且對着他們發着可愛的嘻笑和微笑。那如像歐洲的阿契樣，那使我底母親渴望的要看看他們。母親在匈牙利時已經知道這游民民族，而且她能說一些游

民民族的語言。

不久以後一個晚間，在吉卜賽游民的樓上一切的煤油燈都燃上了。我往內觀看，我看見了一個集會。孩子們是對向着牆擁擠着，一個游民的婦人穿着一個美麗的紅披肩爲他們跳舞着。她一面的跳舞，一面的唱歌。孩子們按時的拍着他們底手，而且向她叫着。

我底母親也如那沿着全街的一切母親樣，警告我與那些游民們的孩子來往。“不要同他們遊戲；他們是污穢有虱的孩子。”但是她自己在匈牙利已會同游民的孩子們玩過，她自己如此的告訴我。

是一個春天的某日，溫和而且誘人，一架狹小的馬車在樓前出現了。吉卜賽游民們嘻笑而喋喋的把他們一切底盆子，鍋子，臥具，污物送入車裏，當路旁的羣衆溫和的輕蔑他的時候，他們駛着馬車去了。

(註)吉卜賽(Gypsy)爲一種東方民族的遊民，其散居于歐美各處，以盜竊，賣卜，補鑊爲生。

(三)

我們是接近唐人街，有些時候，中國人是住在我們底住宅內。有一次十五個港門的侍者之羣移入了一座層樓。從起始他們便是一種妨害物。他們似乎決沒有睡眠樣。整夜中，都可以聽見一種中國留聲機器令人生畏的悲鳴着，弄着的響着。侍者們整夜的發着爆裂般的談話，他們爭論着，玩着紙牌，烹調那甜蜜而發嘔的香氣充滿着住宅的奇異食品。許多隣人說，住宅是一個鴉片煙洞。另外的一些人說，是一個賭博場。一個早晨發生了一件倒賬的事。於是警察來了，發覺屋子被破壞了。年輕的中國人已經不見了。一個白種姑娘底裸體躺在地板上。

(四)

尼格羅人，中國人，吉卜賽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愛爾蘭人，猶太人——甚至有一個美利堅人在我們底街上。

她是瑪麗·巴姆，她是從波士頓來的。她是個飄浪而無賴的老婦人，她有時在公務房當一個打掃婦。但是，很多的時光是消磨在狂飲與混亂中。

瑪麗睡眠是在馬房底空欄中。凡沙，夜間看守者，是一個獨眼有痘斑的老波勒克；他底另一隻眼睛被一隻葬事的馬踏出了。他常常看見瑪麗清潔着欄內的草，要在冬天當作一床毯子。

已有狂飲癖者之羣中的一些人對瑪麗發生愛了。他們替她買一個五分錢的腐敗的威士忌酒，當她是咒罵他們而換得了許多威士忌酒的時候，他們帶她進入了一條小巷。我們孩子常常偵察這習見的戲劇。

每一個人都知道瑪麗。女帽斜過了她底雙眼，灰色的頭髮垂到披肩上，外衫絆絞着霹拍好笑的老腳，她開始在我們街上叫喊，是在為一個唱歌女領班的午後。立刻有了觀衆。頭從住宅窗子內伸出了，一團羣衆集合了，每一個人笑了。

在一種奇異的聲音中，尖銳得宛如一個老鼠

的聲音樣，瑪麗歌唱着古曲。她旋轉着，文雅的牽出她底外衫。有時她因為一個和歌的姑娘的尖叫，裸露了她底可怖的下部底一切。因此，每個人都笑了。於是，她撲擊在泥土中，咒罵着，不再起來了。她是過度的飲酒。我們孩子圍成一個圈子，譏諷她，快樂的唱着：

懶瑪麗，你願意起來，
你今天願意起來麼？

這樣的使她發怒。她追趕我們，再再的撲擊，宛如一隻鳥兒用破翅撲擊樣。她底面龐為泥土沾污了；蔚藍的眼睛赫赫地發光了；把她底女帽作軒轅轂般的上下着。

“你結婚的配偶在那裏，瑪麗？”

這樣的使她憤怒。當她不會飲酒的時候，她樂于談論到她第一次的丈夫，丈夫是個佳美的配偶，在十六歲時她嫁給了他。這是她底一生底羅曼斯。每個人都知道，甚至孩子們也沒有不知道的。因此，一切的譏笑臨到了她，使她憤怒了。

在她底惡劣的狂亂中，她從她底胸間拉出了

一把小刀，叫着：

“我要割出世界上每個天生的男子底心！”于是，五個轎式馬車夫不得不來緊握着她，把她弄到馬房內，在那兒他們使這美國婦人睡在她底馬欄內。

(五)

紅印第安人有一次曾在東邊區居住過；繼着便是荷蘭人，英國人，愛爾蘭人，繼着日耳曼人，意大利人與猶太人。每一羣都遺留着牠底遺跡，宛如在地質學上樣。

在第二路與第五街那裏，在猶太人間遺留了一面日耳曼人底界石。那是路德教堂，一座有着古式門廊的磚造的建築物。在那兒，有一早晨我看見一種奇異的景象。一羣人集合在教堂前面，譏笑着，厭惡的叫着。在他們中，有着白鬚子的可尊敬的猶太人。他們如像孩子般的嗤嗤的笑着。

如鴉鳥般的小教堂搖鈴人正在門廊上用肥皂和水刷洗一座高大的耶穌木刻像。

“耶穌在洗澡了！”羣衆譏笑着。“他們底偶像是污穢的，他需要一次洗澡！”

年長的猶太人是特別的狂吠着。“因爲這木條我們在歐洲砍殺過，”一個灰鬍子對另一個人說。羣衆變得更多了，而且在每分鐘內都哈哈的笑着。最後一個警察來了，把羣衆像喝雞羣般的趕散。那兒便有些不快的激忿——一種石擊，一種騷擾。如此的騷擾在過去是很屢見的。

有一次一羣年青的猶太無神論者在約姆·基拔的猶太人禮拜堂前開展覽會。這是一個齋日，一年中頂驚恐的假日。他們吃火腿夾肉麵包，而且叫囂着褻瀆神聖的吶喊。六個無神論者因爲重傷而抬到醫院去了。

另一個時期，一羣宗教的猶太人打那一個猶太姑娘嫁與意大利人而且變成了一個改教者底葬儀。她是埋葬在加特利教堂。羣衆由她底昏迷而癡狂了的父親領導，羣衆竭力地從殯神中搶回她底身體。他們被警察打散了。宗教在東邊區是一樁熱情的事件。每種由宗教意見而起的騷擾與逼害變

成了一個種族底迷信。

(六)

我底母親底最年長的哥哥瑪格恩是很迷信的。當我底父母結婚後，這個迷信的舅舅辛苦了一個月來催促母親剃去了她底頭髮，安上已婚婦人底正教假髮。我底父親反對這種觀念，他甯願母親底自然的頭髮。我底母親躲避着她底哥哥，但是結果呢，一生中失掉了哥哥底友愛。

然而母親自己是十分虔誠的。她在每分鐘內注意，為猶太正宗教底事件，一種觸起一個人底很瑣瑣的動作的禮拜式所激動，而且有着一個壞神經者般底生活。

母親在早晨讀經，在黃昏禱告；但是父親却不是那樣。他每早晨不帶着佩經箱，或者星期六去到猶太人禮拜堂。他底意欲僅僅是在偉大的聖日。他甚至于在安息日內吸煙，委託別人去替他懺悔。他對於宗教的不注意也好像對於其他許多事般的。

有一次一個幹事會從他底禮拜堂內來了。他

們戴着圓頂氈帽坐在我們底前室，說話者莊重的譴責父親不應在星期六工作。

“這是一件大罪，弟兄！”會長說着。“違背安息日是一種罪過。”

“我知道，”父親高興的同意着，“但是我想上帝決要饒恕我。他知道我底理由。他們是很良善的人。”

于是，父親繼着告訴他們一個故事。一天一個富人去要求上帝賜福。上帝立刻允許了他底要求。第二天一個窮人去要求些事物。上帝與前日般立刻的否認了。一個立近寶座的年青天使激動了。

“甚麼，這是正當的麼？”他對上帝說。“看，富人不需要幫助，但是你立刻賜與了他所要求的。窮人的要求你却拋棄了。上帝，我率真的問你，這是公平麼？”

“是的，”上帝說，微笑着。“那窮人是一個十足的壞蛋。每天他都要求我些事物。但是，富人在很長的時間內却只要求我一次。所以，允許了他底要

求，讓他獲得他底要求！他不常常的煩擾我。”

“所以那便是我的理由，弟兄。”父親對幹事會結束的說。“我是窮，我不需要用我底禱告過于常常煩擾上帝。爲甚麼我應煩擾他呢？”

幹事們對於這戲謔狐疑地搖着頭，在我們底家裏遺留着殘惡的狐疑。正與那一樣的，我底父親是一個忠實守法的猶太人。在我們底家內，一切的摩西禁條是注意的。在門上舖着一種羊皮律例，在早晨開始去作工以前他和牠接吻。他在贖罪日齋戒，伴着會衆捶胸，哭泣。在踰越節（註）的三晚上，他穿上一件長而白的外衣，主理着神聖的祭獻。

（註）踰越節（Passover）是猶太教中預防惡天使降臨之祭節。

（七）

老巴勒是我們街上的一個怪人物。他是一個七十歲的猶太人，他在一家造銅床的地下室工廠中當搬運夫。冬天和夏天他穿着一種奇異的服裝，

一件經過許多年代的綠色大衫，充塞着舊布片。那大衫必定有十五磅布片，甚至在炎熱的夏天也不把牠脫下。他拉着重的床架，恐怖的流着汗，但是對於他底發臭的布片充滿着信仰。

常常有些奇怪的人在巴勒工作的時候，或者當他坐在階梯上休息，長的香客底手杖在他底手中握着的時候守候着。有些竊語說，他是一個守財奴，有很多錢隱藏在他底破布片中。別的人說，他僅是衰老罷了。他們確定自己底心情，他們長長的同他辯駁，向他證明在夏天穿那十五磅重的布片大衫是不合常規的。但是老巴勒決不辯駁；他仍依戀着他底布片大衫。運銅的車夫們竭力的使他發怒；他們向他發着卑賤的戲謔。巴勒用着他悲慘的眼睛睇視着他們，用着他威嚴的沉默把他們克制下去。人們笑他，然而在那衰老的老人底面龐上也呈獻了些威嚇的表情，伴着他底十分的忍耐，痛苦，疎遠。

有一個問題可以使巴勒談話。嗤笑的孩子們要圍繞着而問道：

“巴勒，你在這兒等待甚麼？”

瘋狂而嚴肅的眼睛轉到了我們身上，老人慢慢地說：

“我是等待着摩西，我的孩子。”

“摩西將要與你帶甚麼來呢，巴勒？”

“一杯蘇打乳酪，”他說。

我們笑着，我們疾速的跑開了。衰老的巴勒並不因為我們這些嘻笑者而傷害了他，他仍坐在那兒期待。我有時間他些別的問題，因我也相信摩西是要來的。這是我能明白領會的猶太教中之一點。我們沒有聖誕老人，但是我們却有摩西。

(八)

猶太人的假日對於孩子們是具有誘惑力。一年中有十二個聖誕節般的節氣。我喜歡漢納克燭燭節同猶太人新年的快樂。我喜歡羅曼諦克的撒珂士宴會，那時用蘆葦蓋造的古代茅屋在住宅的天井內修造起了，全東邊區的猶太人都舉行着宴會來紀念他們在亞拉伯沙漠飄泊的年代。

禮拜堂的事務立時感着有趣了。那如像一個戲院樣。牧師吹一隻羊子底角，一百個包捲在衣服的有鬍鬚的老人在痛苦中激動他自己。他們呻吟着，嘆息着，捶他們底胸，哀號着那些奇異的東方曲調，那兩千年以前的曲調，仍然感動着猶太人底心。

一個孩子被這種感情威嚇着了。但是大多的集會消磨時光在無意義的希伯來儀式上。禮拜堂因為惡劣的空氣發臭；窗子常常關閉着。人們閒談着，打嚏着，嗅吸着，談着事業，在地板上拍擊着。甚至成人們也絮聒着。因此，一個孩子在他父親的旁邊蠕動着，而且伴着別的絮聒的少年們在廳廊內用着花鈕扣擲着骰子。

我對於摩西感着興趣是開始在一個夏日。我底羣隊是已經去在河灣內釣奶魚去了，我已失掉了他們。在我底街上我是完全的孤獨，而我沒有事可做。我走下寶勒：在這裏常常有些興奮的事。

我躊躇繞着客廳的一些門。我聽見有男人們在內面叫着，而且許多風琴正演奏着。因此，我敢

走下去一些，我走到了十分與二十分的住宿舍。穿着藍棉布衫的酒徒懶散的走着；有一個注視着我，我跑開了。我走到職業介紹所。在這裏我發覺了招攬者在門前工作着。他們恫嚇曾經在過去放蕩而穿着外褲的碩大的勞動者。他們攫取勞動者跑出了在廣告板前底無主腦的夢，把他們向內面拉着，他們被船載去找一些職業。

我拚出了在廣告板上的白墨寫下的：木場總部需用六十個男工人；分部需用男工人。我奇異着分部是怎樣的，木場又是怎樣的。繼着我看見了兩個穿着外褲的醉漢正在互相毆打。一個醉漢失足跌倒了。另一個踢在他底面龐上，直到了臉上呈現了一種血漿。一個線繞成的球打在他們身上了。一部警車鏗鏘地駛向證券市街去，醉漢木料般的被擲進了。當羣衆被驅散的時候，他們嘲叫着，笑着。

我有兩辨士。我決定到唐人街去，在那兒買些甜蔗。這將是一種偉大的冒險。假如我勇敢的話，我將要看見一切。我將取道瑪爾伯里街到那兒。瑪爾伯里街是世襲仇敵底土地——意大利人居住在

那裏。我必定被他們殺掉。但是野牛·比爾取道瑪爾伯里街時是已安然的過去了。他現在是我底英雄；我曾經讀過描寫他底冒險的快活的小書。

我走下黑斯特街去向瑪爾伯里街。是的，那是好似野蠻的西街樣。在兇惡的天空下野牛·比爾司我把野牛追逐過了廣闊的平原。我們把野牛槍擊了好幾百。繼着一個祕密的_{消息}從一個美麗的白人少女送達我們了。她是印第安人蓬帳中的一個囚禁者。殘酷的紅人將要拷問她。野牛·比爾司我來往的馳馬。在適當的時光內我們救了她。兩百個殘酷的紅人當我們真實的飛逝了後，在灰塵中切着齒。

爲甚麼我應如此的怕這些意大利人呢？我看見他們中的兩個滾一隻鐵圓向街下去。我底雙膝震顫着。我假佯的對我自己認爲我是一個偵探，而且在沿那街上走着，宛如我是屬於這裏樣。我不留心地四望。我看見一些意大利拖車。在車內堆集着我從未看見過的奇異的綠色蔬菜。我看見一個帶有耳環的舊式意大利人。我看見基督教徒食的蠔。

螞，而且安靜在一架拖車內；我曾經聽見過這種東西，但我不相信。我看見一隻豬底頭陳列在一個屠夫底窗內；還有別種污穢而且爲基督教徒們吃的誘惑的東西。

砰砰。我已被打在頭上了。我驚異的跳着，而且轉身去看誰在打我。我墜入仇敵的手內了！八個拿着手棍的意大利孩子圍繞着我，印第安人般的梟叫咒罵。他們底眼睛閃灼着，他們底面龐是殘酷的。我很畏懼的事已經偶然的發生了。

那領袖，一個碩大強壯的孩子，抓着我底領子，兇惡的問：

“那一街的人？”

我被他們感亂了，釀出了一種鉅大的戰術的錯誤。我說了真話。

“克里斯特街，”我說。

“呵，一個猶太人，猶太人！”他叫着，他底面龐上燃起一個孩子底殘酷歡樂。他用他底手棍打我。別的孩子號叫着，在毒打中集合來了。我開始向着側道敗退，我用腳與逃跑應戰。我跑下瑪爾伯里

街。他們追趕我，向我拋着石頭，磚塊與蔬菜。

“基督的戕殺者！”有些叫喊着。一切孩子們開始了古代的叫聲。羣衆是增加了；現在必定有五十個孩子在追趕我。一個石頭打在我底鬢角，我在唇上嘗着了血。一個磚石打破我底腳脛骨。我底筋骨被手棍打傷了；我底襯衫被馬糞和腐菜粘污了。我不能呼吸；我底肺葉針般的刺痛着我。

成人在階石上排成列子，看着孩子的追趕是沒有很多的興趣。他們有些笑着少年人的悲劇。我嗚咽着，跑着。我變成懦弱者了。最後我去向寶勒，想橫過那兒進入我自己的猶太人土地。

意大利人是怕隨着我跑過寶勒；我自己底一些棍棒可以在這裏打他們。他們停留在他們自己底邊境，叫喊着一種最後歡躍的“基督的戕殺者！”守望着我平安地跑回家裏去了。

(九)

我坐在母親底膝上，嗚咽着，當她在洗去血和污物的時候。她責罵我，吻我，而且咒罵那幹了這

勾當的壞基督。

“誰是基督，媽媽？”

“他們底虛假的摩西！”母親苛刻地說。

“但是我不會殺他！爲甚麼他們說我殺了他呢？”

“自然你不曾殺他，親愛的。不要如此的叫。基督徒殺了他，現在他們爲那事責備我們。”

“但是誰是基督，媽媽？”

“他是一個壞魔術家，他要使猶太人相信他是摩西。但是我們笑他，所以他恨我們，賣他自己底種族給加特利斯人。

“基督真實的不是摩西嗎？”

“自然不是。親摩西來時，他要拯救世界。他要使各種事良好。那假摩西僅是使世界壞。你看這個世界；虛言者與盜賊每處都是，戰爭，謀殺者時常發生，孩子被街車所殺！真實的摩西來時，他要改變這一切。”

“摩西何時可以來呢，媽媽？”

“我不知道。你問沙瑪爾；他可以告訴你。”

母親談論的一切印在我底心上。在那天午後我在沙瑪兒底傘店內問他。他說摩西不久便要臨到。他將要騎着一匹白馬，給猶太人底敵人們以羞愧。

“他看來像野牛·比爾麼？”我問。

“不。他將是青白的，活潑的，和平的。他將不把人們槍殺死，只是用愛征服他們。”

我因這一切而失望了。我需要一個像野牛·比爾般的摩西，他能消滅我們底敵人。我已經同沙瑪兒對於這事作了很多的談話。

第十五章 傘店底聖人

(一)

沙瑪爾吶哦着契色得的讚美詩，當他工作在傘店內自己底機器時。他是想竭力的忘掉美利堅。但是誰能那樣做呢？牠在街的外邊咆哮着，牠從他自己底孩子們底唇上反對的戰爭着。牠甚至達入了他底禮拜堂，擊打着他底上帝。

這個美利堅；牠最後打敗了他，牠破裂了老人，因為他不降服。

高大的，脆弱的，嚴肅的，沙瑪爾有一種使每

一個人尊敬他底威儀。他底臉，西比利亞雪般的白，鬍子也是白的，純粹而規矩得如一個孩子樣，在面龐上明白的呈現着宛如決沒有吃甚麼樣。他底碩大的藍眼因爲精神的顯著而安祥着。他具着周圍許多老而虔誠的猶太人底莊嚴底氣概。世界不再轉移他們；他們已經看見而且受苦了一切。

沙瑪爾決沒有倉猝草率過；他決沒有憤怒過。他倚着手杖走過我們那污穢而混沌的街，宛如一個堂堂的流落的賽恩王子。希伯來經典的材料常常的插入進了他底普通談話。當他自己底孩子有一個哭叫時，他從偉大的拉伯斯引些故事來安慰他。甚至當他坐在他愁慘的店內，全日的繞着傘頂的時候，一種永恆的莊嚴也存留着。

當他工作的時候，他喜歡我進入他底店內，而且同他談着話。我底母親底父親在匈牙利已曾是如像沙瑪爾般的契色得。老人將要因我底傳統而留着我，而且催促着我要對於牠說真話。

契斯得姆是一個教門，在約三百年前反叛乾燥的形式主義進入那已經墮落了的猶太聖壇。他

們是玄妙的，他們底高明毗連于神經衰弱病。在他底今日教堂中，他們仍是跳躍，舞蹈，如聖·羅倫斯般的唱歌，尋求德菲加斯，在鼓舞中使人與上帝聯合。

契斯得姆俯視別的正宗教猶太人，稱他們為米斯那得姆，俗物東西，教外人。這些人回還着契斯得姆人以冷笑，而且稱他們為瘋子，醉漢。

“但是我們不是醉漢，”沙瑪爾將要沉寂地說。“那是真實的，我們用酒與飲食表示我們在上帝中的歡樂。飲食是神聖的；酒是神聖的，上帝是無所不在；甚至在這些我縫的傘中。你領會麼，麥契爾？”

“是，我領會，沙瑪爾。”

“你必定要學習做良好的事業，因為每一種良好的事業是催促摩西的來臨。你要摩西像野牛·比爾模樣。我告訴你，他將不像野牛·比爾，他也不殺任何人。他將要來拯救世界，不是得破壞牠，宛如基督徒底虛偽的摩西般的。首先他要救出猶太人，其次纔是別的民族。這便是我們現在為甚麼要比

別的人痛苦的原因。這便是契色得姆在痛苦底中心歡躍的原因。我們猶太人是被揀選了；我們是幸運的。你領會我所教訓你的一切麼，我的孩子？”

“我領會了，沙瑪爾。”

“現在你向我背這些話。我相信——”

“我相信，”我吟着在盛多的希伯來母音中：

“摩西的來臨——”

“摩西的來臨——”

“雖然他遲遲不來，我要每天等候他底到來。”

“雖然他遲遲不來，我要每天等候他底到來。”

我吟咏在古代的頌歌中。

沙瑪爾溫文地輕拍着我底頭。

“好，”他說。“你要作一個較好的猶太人，比我自己底執迷頑強的孩子。你有一個猶太人底心。明天我要教給你克雷都底其餘的一切。”

沙瑪爾屬於一個契色得姆底小教會底精神的領導者。他們常常到他底家裏來談話，唱歌，而我沉默的坐着聽。

他們誘惑我。他們宛如父親底神話故事中底

人般的神祕。他們不是暗淡的東邊區的木匠，裁縫，小販，僅是魔術家與神。他們飲着小杯的白蘭地，懸着在一個圈內跳舞，拍手歡呼。他們底鬚鬚擺動着，他們底眼睛在激動中閉着，大血管在他們底喉間急跳，宛如他們哀號着催眠的沙漠音調。那是奇異的；有些事深入在我底內裏，使我與牠合和着。

(二)

起先沙瑪爾要竭力去經理傘業。但是他不能選擇人物；他相信着每個人底真誠；他是斤斤于細微的事上。事業是破壞了，因此，他底妻子不得不把事業接過去。他去到機器上工作。沙瑪爾喜歡這樣的安排。那使他底心從宗教中自由了。

但是這樣對於他底妻子，瘦小的亞西開勒惹夫人是困苦了。她是一個細小的，白髮蒼蒼的婦人，重量不上九十磅，因着工作的緣故，使她瘦弱得像一條青魚樣。他底眼皮因着缺少睡眠而發紅。她從黎明到半夜都奴役着，在家內烹調與打掃。在四十歲時，她已纏摺如一個七十歲的老婦人了。她

常常是疲倦的，但她是一個甜蜜的，仁慈的，無怨言的人，她信仰她底家庭，而且敬愛她底不合實用的丈夫。

傘店是一個悲慘而乏味的洞。牠發着惡臭，好像一個裁縫底膠，染色，潮濕的衣服和人底身體。三個姑娘與沙瑪爾並排在機器上工作，縫着傘頂。他底頂年長的孩子，一個十五歲的姑娘，在另一部機器上打着傘柄的眼。她底瘦弱的妻子在一隻大銅壺上蒸那傘頂底肋骨。

機器噼啪着；蒸汽嚇嚇着；姑娘們談着或咳着；小販與主顧進入着，爭論着，交易着。那始終是一個狂人院，細微的悲劇與奴隸底一個場所；正如分散在全東邊區底那成千的油蟲事業的，而且那在。們底幸福上只有單一的點；每個保持一家的生活。

在雨天小販擁擠着。他們拿着賒來的傘包，在高處與街角裏售賣。沙瑪爾底妻子查核進入的傘包有沒有有錯誤。小販是年青半飄泊無賴的猶太人，高聲的誇大者與誑言者想着去使她廉售。因

此，馴良的瘦弱婦人已經學習到高地辯駁，打回他們，在捍衛她底家庭上勇敢。

沙瑪爾平靜在狂人院底中央。他決不干預她底妻子底治理。當一個禮拜過去，而沒有雨的時候他也決不煩躁。這一切便是他底世界，而且因為他底妻子煩躁着；沙瑪爾已經不再深切的注意了。

(三)

他底契斯得的教會沒有教堂去敬拜。他們集會在彼此底家裏敬拜；在節日他們租賃一間跳舞廳，或者租寄宿舍來辦事務。他們是沒有牧師。

“阿契，一切是沒落成片片了。”沙瑪爾嘆息着。事情是如此的發生了，這些我們在猶太人中是決沒有聽過。美利堅被征服了，甚至征服了契斯得姆。在這國家內上帝底最後礮臺在敵人前陷落了。

沙瑪爾忍耐着美利堅。他歸服于牠宛如他歸服于會議樣。他看見猶太人在撒伯斯工作，猶太人吃豬肉，他看見猶太人做別的醜態。他知道聳他底肩，沉默着。

但是一個他底教門的會員甚至去剃他正宗教的鬍鬚，因為在美國是被人嘲笑的資材。這是去得太遠。在這點上，夢幻的沙瑪爾作了一種反對。

他要求的懲罰是從契斯得的教會中驅逐出。那人，一個狡猾的乾貨(布帛之類)商，在會議中勇敢地起來，奮進着以下的辯論：“契斯得姆弟兄，”他說，“剃去我底鬍鬚我並沒有破壞摩西的法律，而且我能證明。關於這點是怎樣說的，弟兄，法律是明白地說：你不可切短或者剃下你底鬍鬚底角。這是甚麼意義呢？一個人怎樣切短或者剃一個鬍鬚呢？用一把剪刀或者剃刀。我們底神聖的法律創造者摩西有這些在我底心中，當他發出他底命令時。

“但是，弟兄，我在我底鬍鬚上用過一把剪刀或者剃刀麼？不；我是用的一種白藥。在美國，聰明人已經發明了一種藥，那藥吃下去後鬍鬚不用切短或剃了。我用的正是這種藥。在布朗克思地的一個著名牧師也是用的這藥。許多虔誠的猶太人和契斯得姆是用的這個。那不被禁止的，弟兄。我是如像沙瑪爾一般的良善！假如我用了剪刀或剃刀，

上帝降禍我底孩子！”

這勇敢的，詭辯的反對造成一種偉大的印象在神祕底教會中。他們別的一些都覺得長長的正宗教鬚鬚在美國是一種妨礙，而且被任何法律的方法祕密地攻擊。乾貨商人沒有被驅逐。一星期後，兩個教會的會員沒有鬚鬚了。他們也是用的去髮藥。沙瑪爾底靈魂被牠底心所震顫。熱切的，直率的老人在夜間因為煩惱不能睡去。

因為別的刺激的正宗教叛徒，他討論這事件了。他們討論的結果，一個猶太人禮拜堂是立刻需要，而且應有一個牧師——一個領導者——一個將軍，在反對美利堅的戰爭中。因此，在第二個五年這些貧窮的木匠，傘匠，勞苦的奴隸都節省他們自己底飲食，他們自己孩子底飲食，那樣，一個偉大的禮拜堂可以租下，而且一個從歐洲帶來的牧師——一個真實的牧師，不是這些美國的皈依者中的一個。——是有了。

他們揀得了一個惹底克底曾曾孫，他已經在波蘭，萊沙尼亞，俄羅斯全國聞名的了

這些惹底克們是被視為從以色列底三十六個智人遺傳下來的；這三十六，是沒落種族底最後遺留。不知曉的，不宣告的，在襤褸與謙遜中，他們飄流遍了世界，當猶太人國家很需要他們時，他們顯現在嚴厲的運動上。

著名惹底克已經在一千八百一十年實行了他底神跡。這樣的權力是視為世襲的，而且他底祖先已經有兩千年住在同一的境域內，行着同一的神跡。沙瑪爾和他底教會的弟兄知道現下原始的惹底克底權力底船是愁慘的到美利堅。時代是惡劣；他底教會是窮困；他，也是生活在貧乏中。

他們送他一張輪船票和一些錢，等待他宛如摩西般的。

“唉，當斯契瑪耶牧師來時，每種事將要怎般的不同！”沙瑪爾如此的說着。

(四)

最後，夢想的事實現了。那是一個夏天的晨朝。一個奇異的中古的賽會走下我們底街。新牧師

被護衛着去到新的禮拜堂。

我曾看過在印度宗教賽會底圖畫。演戲的，異邦的，兇惡的不可計算的熱情，那在我們街上舉行的夏日賽會存留在我底心中。一百個有鬍鬚的猶太人纏摺宛如比都因斯在白的祈禱披巾中樣，是慢慢地行進。住宅底窗和人行道排列着觀衆。契斯得姆們因着神聖的歡樂而瘋狂。他們孩子般的跳躍，他們唱歌，他們歡呼拍手，他們因着明白的狂歡彼此的吻着。沙瑪爾領導着有鬍子底狂歡羣衆。他因感動而灰白，在他底兩臂間帶着禮拜堂底法律。牠是沉重的，這羊皮底大捲裝飾着宛如一個皇帝底孩子穿着珍貴的絲與金樣。但牠是聖律，老人溫和地抱住在他底兩臂間，而且唱着一種高的，震顫的聲音。

最後，最後！希望已經達到東邊區了。上帝俯視着克里斯特街了！一些年長的契斯得姆哭起來了。他們投他們自己在奇異的針輪上，而且叫着，不顧着許多粗悍傲慢的觀者底嘲笑與譏刺。現在怎樣表明高尚呢？上帝是住在美國了！

在賽會的中心，由四匹白馬拉曳的一架開展的四輪皮蓬馬車底絲絨坐褥上現出行神跡的惹得克底祖先，三十六個智人；斯契瑪耶牧師自己。

我失望了。我曾經得着些沙瑪爾底稱揚；而且已曾幻想着牧師如一個穿着雪白衣服的光燦的天使，因着一種黃金色的暈光完全是美麗的。但是，我看見了一個穿着僧侶外衣和高帽的肥胖而陰沉的臉的人。他是明白地喜愛着新絲帽，而且戲弄着牠。他底面龐沒有誘惑力，只是牛肉般的整潔。

他靠在背上，精神懶散得如一個肥胖的亞非利加王。他沉重的眼皮睜視着，宛如沒有感動的關心那賣淫婦們，小販們，酒店的無賴子們，老人們。與那繞着他流淚的男人與婦人們樣。這些是他底主旨，而一個可以猜出他知道怎樣去治理他們。他底高貴的安靜被打破了，僅爲了嘈雜的孩子們衝破了賽會而要竭力地握他底手。他把孩子們拉開，發出蔑視地嗚叫，他掌擊一個孩子底臉比其餘的人更勇敢。牧師似乎不喜歡孩子樣。

我隨着賽會的羣隊進入在克里斯特街的禮

拜堂，教堂是在一個住宅底地下層。在這兒我守候着，伴着一個孩子底殘酷的智慧，牧師在他底教徒底中心。

契斯得姆們仍然喋喋着，笑着，互相的吻着。有些因感動而哭泣；一大羣人在教堂底一個盡頭造成了一個圈，而對於他們自己底唱歌跳舞一種祝神的輪舞在旋律的高低中，向着天花板伸着他們的兩臂，發出原始的快樂與痛苦底哀號：於是，再跳舞，打他們自己進入一種癡狂底狀態中。

但是新的牧師不去掉他自己對於神聖的激怒。他是忙着吃。他立刻在點心棹前坐下，脹他自己以青魚，麵糕，亞僕非耳司，出得耳糕，吉非耳特魚，葡萄乾。他吞食盤內的飲食直到他底眼突出，而且汗珠鋪滿了他底臉。

我被這大吞大嚼毀滅了，不是爲無神的或宗教的原因，僅因爲我自己希望吃些東西。伴着契斯得的聯結底別的小孩子底一羣，我是等待着直到儀禮過去，而我可以用點心了。但是新牧師是明確的吃起一切的點心了。

我發見了沙瑪爾嚴肅的正同神祕底一羣跳躍着，而且除去了他底教堂法律。

“勒布·沙瑪爾，”我愁苦地說，“新牧師正吃起一切的飲食。一定沒有甚麼遺留了！”

沙瑪爾破了他底狂熱來注視着我。他使我走入一個清靜的角落，向我搖擺他底手指，那時他底臉上因忿怒而急抽着。以前我決不會看見沙瑪爾如此的忿怒過。

“回家去！”他說。“在如此愚笨地談話論到我們底新牧師，你已經犯了一種罪。因為這樣，我要你回家去！”

“但是沙瑪爾，”我申辯着，“我沒有存心去說任何壞話。”

“回家去！”他重複着，緩步去了。我感覺到沒有價值。我沒有存心去使沙瑪爾忿怒；我很喜愛他。但是我沒有嘗着那些高高地擱在棹上的核桃，葡萄酒，蘋果與糕之後，我不要回家去。尚且，甚麼謝罪之言我能向沙瑪爾獻給呢？那是不是真實的，牧師把那一切飲食都吃完了呢？

我躊躇在羣衆的傍邊經過了幾分鐘。沙瑪爾重新看見我。他嚴刻地感動着而叫我回去。因此我回家去了，我忿怒着新牧師，他已經欺騙我失落了飲食與經驗。

(五)

嗚呼沙瑪爾。他應該爲一個孩子底充滿真實的印象所警告。我是正當的論到新牧師，而他是錯了。

牧師，他已經是如此一個在歐洲的聖人和行神跡者，在美利堅底電氣的氣氛中改變着。

牧師底生活底表尺向着上面突躍了。他對於他底小小的教徒作了很多的要求。沙瑪爾完全背逆了他底傘鋪，而銷磨時日去集款來在布洛克勒爲牧師買了一個住宅。牧師要求把他底妻子和孩子們從歐洲送來。那須集得了更多的錢。牧師底家裏需要一個僕人。牧師需要更多的錢。

沙瑪爾沒有嫉妒牧師這些奢侈：他們是供應着偉大的人。使沙瑪爾更灰白，更憔悴，而且煩惱

地便是他在老人底邪教中沒有取得確實的地位。沙瑪爾是過于忠實說他，但是別的契斯得姆竊語着新的牧師是友愛地對於用去髮藥的叛徒。他們在教會是較富的羣，而牧師似乎是幫助富人樣。

在牧師臨到的一年後，一種最高峯達到了。一天牧師離棄他底教會而脫逃了。他已經由在布羅克思一個富足而不是契斯得的教會呈獻給他一個優薪的事業。他寫了一個簡略的通告給他底教徒們，而且純然地絕沒有重新的出現過。

這打擊炸裂了我底教師，沙瑪爾。他在家稀罕地說話，或者，在傘店中；在忍受，深思在他自己底內心。他底眼睛失掉了他們底和平；他底面龐不再反映出永世。他變成一個疲倦，昏迷，孤獨地老猶太人了。

一夜他從教會底一個充滿許多痛苦的會議回來，在那兒，叛徒們現在不息地爭論着。他打開他底家底門，而且站在門檻上。他底面龐因着痛苦是可畏的。妻子從廚房火爐驚異的仰望着他。她等待他走入室內。

但是，他仍奇異地躊躇着。於是，一種不能言說的驚怖底現象橫過了他底面龐。他底手杖向着地下噼啪着；他抱着他底心。

在一種奇異的聲音中他叫着：

“甚麼事？甚麼事？甚麼事？”

在他底妻子能達到他以先，他向着地板上傾倒了。他竭力的向她說，但是他底舌頭結住了。奇怪的，恐怖的，獸的聲音發出了。當他使無用的力量來向她述說失效後，他再再的哭着。他不能從地板上起來。他不能移動他底臂和小腿。安格思爾洛德醫生檢驗他後說，沙瑪爾癱瘓了，而需要一種長期的休息。

(六)

在以後十年，當我成人的時候，沙瑪爾躺在床上，不動。他不能移動，他不能說一種滿着痛苦的低語。他生活于餅乾與牛奶的供給，而衰褪到了一個白色的，充滿哀悼的骨骼。

他底瘦弱的妻子，現在每早晨一點鐘時候便

來喂他，使匙喂他，宛如一個孩子樣，整理他底溺器，與同別的需要。繼着他工作在傘店內，在中午再回來照料他。

他躺在窗傍。我底父親安排了三面鏡子在如此一種形式中，那樣每一件下面事反映在那一面懸在天花板上的鏡中。不用轉動他底眼睛，沙瑪爾可以看見在街上的每件事。他是在一部絕不完結的戲劇中的一個人。他是一個旁觀者，一個鬼正守望着我們衰弱的世界。

他仍然是溫文。他微笑而微笑，“阿契，美利堅！”誰能領會美利堅呢？”每晚上他底妻與他談着他們底孩子，而且談論到傘店底計劃。他溫文地給她以舒適與忠告。

當他死了的時候，在我們街上的每個人都悲傷而且去送他底葬儀。“噯，”人們說，搖他們底頭，“沙瑪爾是如此的一個良善人，而且是如此真實地虔誠的人。像這樣的人也不能在美利堅底林子裏生長！他生活于造傘，但在他底心中，他是一個聖人！”

第十六章 怎樣變成一個富豪

(一)

我底父親是在他底昏暗時代的一個時代中，當他覺得在美國宛如一種失敗時，而他咒詛着，呻吟着，醉飲着，抽着煙，因野心而沸騰着。

“我做成功了什麼呢？”他問着，在晚餐桌上搖着他底胸部。“我已在這國家內拾五年了，而我仍然是一個油漆匠。但是蘭撒·斯切佛每天漸漸變為發財了，而哥爾德法布底畫刊布在新聞紙上。”

“如此的說那些幹嗎？”我底母親尖銳地說。

“吃你底湯。”

“什麼是湯？”我底父親悲慘地說。“湯不能滿足我底靈魂！我是一個奴隸！”

“這樣的煩燥着是無益的！”我底母親叫着。
“我是倦于說這些煩躁的事了。你要甚麼？我們雖不發財，但是麵包是充足的。我們有着遮身的屋頂。孩子們是健康的；我們完全是活着的，感謝上帝！你更要要求什麼？”

“我要做一個工頭！”我底父親說。“一個婦人不能了解如此的事。”

“你底工頭今天又發怒嗎？”我底母親同情地問着。

“唉，那虱子！他如此多多的在我耳邊絮聒，使我很想打碎他！”我底父親說，宛如他拗強地咬一個鹽漬物樣。“假如你能有機會看見他！黑曼，”他哭着，“你是慣于把顏色過于用多了！黑曼，你是過于常常去到梳洗台！黑曼，在你作工的時候你是過于時常的吸煙！你要我底生命的什麼，”他哭，“你不知道你是戕殺一個無辜的人嗎？戕殺如此的一

個工頭!”

“尋找別的勾當罷，”母親快樂地說。“在這個人們前你要變換過工頭。”

“我不要一個工頭，我告訴你!”父親叫着。“我要做我自己底工頭，我今夜去看哥爾德法布!他或者可以借給我三百元錢，我要再打開我底吊褲帶店!我必定做我自己底工頭!或者去當瘋子!”

“你現在瘋了，”我底母親歛着氣表示着疑惑。“哥爾德法布將要像前回樣的幫助你;他要在你底頭上打着別一個洞。”

“等我們看一看，”父親說着。

(二)

我底父親不喜歡哥爾德法布，或者不相信他。他是在東邊區內一個成功的人物，一個泰姆馬尼會堂護衙策士，一個殖太猶民主義(即輯安主義)家的首領，而且是一大乾貨店底主人。他在羅馬尼亞全一鎮上是曾經像我底父親般的窮孩子。而他們曾經在同時移居在美國。因為這個原因，我底父

親覺得他是他底朋友。

有一次，我記得，哥爾德法布到我們底家裏來，催我底父親在選舉時投票。

“那是容易的，”他告訴我底父親。“明天我要使你作一個公民，因此，第二天你要投票。”

“有什麼比這更簡單呢？”

“那是十分的容易，”我底迷魂着的父親說。

“自然！”那偉人說，拍着他底背。“你做的一切是畫一個十字在星下。在星下，記着！你要得三塊錢，而且做一個民主黨黨員。在美國做一個民主黨黨員是一件好事，黑曼。那給你帶來些錢和朋友。”

因此，我底父親出去投票了。我底母親是反對這試驗，但是當他是迷魂着時，她怎能阻止着他不做。哥爾德法布底黨羽的一人引我底父親去投票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在第三個地方是在一家理髮店內，忽然的有一個人在別人身上穿上一件黑背心。我底父親急速地開始走開，但是在門上時另一個也爲他穿上了一件黑背心。這究竟爲什麼，他決不能說出。

因此，有一個洞在我父親底頭上，而一部病車不得不被叫來了，而他回家疊捲在綑帶下，永不說着投票的一切。

“加特，你是對的，”他呻吟着，“投票僅是爲愛爾蘭流氓，我決不願再做如此一種危險的事。”

但是哥爾德法布又來叫他了，而且油嘴滑舌的敘述到他稱作“意外”的事。我底父親相信他，但是我底母親却不。

(三)

我伴着我底父親在那夜裏去拜訪哥爾德法布。那偉人熱烈地歡迎我們進入他乾貨店底背面的辦公室。

“你是好漂亮的一個孩子！”他說。“此地一個尼格爾拿去吃冰淇淋，孩子。此地爲你有一隻好雪茄，黑曼。你心中在想甚麼？”

我底父親直接地敘述，把他底一生底歷史傾瀉出了，他底吊殮店，他底當油漆匠的痛苦，他喜歡做一個工頭的期望。哥爾德法布將要借三百元

錢與他麼？

在首先哥爾德法布不回答。他底厚重的紅臉因着重要思想底陰影而昏暗着。最後，輕彈着雪茄煙灰進入痰盂內，他說：

“我願意！我要爲你籌劃這筆款子，黑曼！不是這星期，或者下禮拜，但是最近。現在事情正正束縛着我——我有許多期票要付。在羅馬尼亞我們不是一道作孩子麼？我們不是從果園中偷梅子蘋果，而在登那布河並肩的游泳嗎？這樣的事是永不會忘記去的。我要幫助你，我底朋友！”

哥爾德法布催促我底喜樂的父親加入他剛組織好的一個會。那會名叫哥爾德法布慈善疾病社會與安葬會。會費僅僅是十元錢一年，就連捐款也在內，他敘述着。利益是很多的。

當一個會員病時，他接受八元錢一星期，而且會內弟兄底一個委員會去拜訪他，佩着他們底肩帶。當他死了時，他是護送着，不僅是單純的委員會，而且有佩着肩帶的全體會員，而且埋葬在會底墓場上的一塊特備的地穴內。每個會員担保有一

個美好的葬儀，而且有一個這些選擇好的地穴。寡婦可以從會內收得由捐款集起的津貼五百元。

會要舉行跳舞和在各城市的選舉中作民主政治的投票。一切中最好的是，會員們嚴肅地誓言在一種事業上彼此的幫助。

我底父親，自然加入了。在世界上他怎能拒絕如此一個有價值的地方？幾個星期後，在一個安息日他帶我們去參觀會底墓場。他驕傲地指示我底母親以那曾經指定他底墳地。他竭力催她加入會內底婦女同盟會，這樣可以在他底旁邊得一個位置。

“是的，”我底母親遲緩地說。“我要葬在你底旁邊，黑曼。那邊是一塊美好的墓場。但是首先我們看看，哥爾德法布是怎樣的在事業上幫助你。假如他幫助你，我決定相信他，而且我加入他所組織的會。”

我底父親沒有如此的躊躇與疑慮。哥爾德法布變成了他底偶像，而那會是他底榮耀的魔力。我底父親喜愛會集底儀式，祕密的暗號，金紫色的肩

帶，白色的手套，演劇的儀式。屋子是用灰色漆的，但是在夜間的生活變成了一個奇異的會集。在無數的集會後，他伴着哥爾德法布和那些很重要的職員們去到第二路的咖啡店。這是怎般的興奮着他呢。

“他們是偉大的人！”他不勝喜悅地向着我底母親說。“他們完全是在他們自己的事業上努力。同這樣的廝混是有益的；一個人可以學習到怎樣去弄錢。他們知道得好得呵！你知道什麼是一個市參事會員，加特？”

“不知道，而且我不注意。”

“你應當注意！那是政治學！今夜他們要教我什麼是一個市參事會員，什麼是他底薪水。另外的事他們要向我說。只要一個人生在美國便可以做總統。我不能做大總統，加特，但是我底小麥克能夠。你想！”

“我正在想，”我底母親說。

“哥爾德法布，”我興奮的父親說下去，“他不僅是一個商人，而且是我們會底會長！他也是一個

猶太殖民主義俱樂部底祕書，一家猶太教堂底財產管理人！他說，那在政治上幫助他。他說，一個人必定要相信上帝。他說，猶太人沒有國家。他說，在布洛斯非爾真實的產業上將有一種價格飛漲的機會。哥爾德法布也是一個真實的產業家。他說，他要賣與我一塊好地！”

“一個好運已經臨照我們了！”我底母親冷笑着。首先，告訴我，哥爾德法布已經做了什麼來幫助你成立一個店子？”

“尙且沒有，”我底父親高興地說，“但是他說他每天都在計劃。”

哥爾德法布決不會幫助我底父親。他作了堂堂的允許，而他也堂堂地忘掉了牠們。但是別的事情向我底父親猝發了。

(四)

我底父親在會內遇着了一個漆匠監工，惹切里·柯漢是他底名字。這個人對他表示一種喜悅。他僱請我底父親作一個他底油漆匠。因為他是

一個會內弟兄，他要求我底父親替他照看別的工人們，而且他們在偷懶時祕密地與他報告。我底父親因為許多的嗜愛，他進入了這個奸細的工作中。

“惹切里相信我，”他誇耀着。“不久他要取消那個亞百·塔契曼，我將有一個工頭的職務。你想，加特，我是到了走向成功的路上。每件事在美國是可能的！”

“工頭塔契曼是一個短小，禿頭的四十歲的人，他是因為我底痛苦着的同一漆匠底病而成了孱弱與惰怠。他已經替惹切里工作了十年以上。”

“他對於人是太友愛了，惹切里說，”我底父親嘻笑着。“在這樣一個工頭上一個監工是賠本，惹切里說。而且，他是遲緩，常常病着。那是確實的，不久我要做工頭了。”

一個發工錢的晚上我底父親突然進入了廚房，在一種勝利底白熱中吻着我底母親。

“最後我是一個工頭了！”他叫着。“惹切里今天使我作了工頭了！”

“我歡喜，”我底母親說。她熟思地睇視着他。

“那個窮人怎樣被觸怒了昵？”

“什麼窮人？你沒有發現着許多更窮的人應去幫助嗎？”

“你知我底意思，”我底母親說。“是那個亞百·塔切曼。”

“自然他是被取消了，”我底父親忍耐地說。
“他是太遲緩了。”

我底母親從他的方面轉開了。

“什麼事？”我底父親問。

“我要告訴你，”我底母親說。“在爲了一個工頭工作了十年後，一個人還被取消，一個有着家庭的病人，那是不對的！”

“婦人，”我底父親騷鬧着，“留心你底烹調！你只是一個婦人！”

“是的，”我底母親說，決不會再留着那事。

(五)

任何人決不會在一個工頭底職業放進如此的熱情像我底熱烈的父親在以後的許多月中所做的

那樣。

他不再夢想着一家弔褲帶店了。他不再有悲苦底時日了，當他稱他自己是“在一個陷阱中的人”時。在早晨從床上跳出，用冷水衝洗着自己，口噓着走去工作。他有一種驚人的忙迫底氣味。在夜間沒有時間告訴我們以他底羅馬尼亞的羅曼斯了；他是因為偉大的計劃而過于忙碌了。

我底母親無份于他底喜樂。他譴責伊是一個懦夫，一個悲觀主義者；伊只聳聳她底肩頭。她是真實地驚懼着父親隨時變成了如此的野心。我底母親具着疑慮的普羅列塔利亞本能，那本能使她不相信那一切是關連着弄錢。

我底父親是更孩子似的。他趾高氣揚着，他誇言着，他驕傲着他底奇異的新玩具。唉，他是到了美國人成功的路上！他已經尋得了蘭撒·斯切佛和阿託·堪思底祕密鑰匙！沒有一個人曾經建造過如此燦爛的，巍巍的宮殿在這樣輕鬆的基礎上像我底父親那樣。現在我確定了他底意思是要做一個戲子。他抽着很多的雪茄，他飲着酒，在工作後的

每天晚上穿着他底黑色的，律師般底衣服。

他已經忘記了哥爾德法布；現在他信仰着那顯赫的，智慧的人物惹切里，認為他是一切監工滲匠中底最偉大的人物。我底父親複疊着他底監工底戲謔；他把計劃告訴我們，他把監工出衆的事業向我們誇示；他強迫着我們一切的人去稱譽他底監工。

(六)

每十年中，在東邊區有一種新的人口。一代人盡量的弄些錢，向着城裏底一個較好的區域移動着。在那時，小有錢的猶太人向布洛克斯和布洛克倫底部分移動着。在那些地方，有了一種土地價格飛漲的現象；而惹切里，好像每一個其他的弄錢者樣，正在一種不動產上打量着。他底興趣是安放在布洛克倫底一個區域，叫着布朗公園的那兒，

我們將要從東邊區移動着，一個晚上我底父親敘述着。“我底監工忠告我搬到布朗公園去，那兒他自己居住着。他自己願意賣與我一座房子，而

使用着分期付款的方法。他說一個人爲着一個將來不應住在東邊區。”

“但是我底一切朋友住在這兒，”我底母親說。“我要失掉一切的朋友。住在布洛公園的人只是爲了金錢。”

“甚麼？”我底父親說。“我也要快發財了。”

(七)

一個星期日，我們旅行到布朗公園去看房子，惹切里催着我底父親買了。

正是秋季底一個陰沉的一天。郊外是一個半完成的鐵筋房子的地方，堆集着木料與磚頭。鋪砌成的街道在空的田野間排列着，在田野中只有雜草急響着。不動產廣告在各處插着。在許多生鏽的罐頭與污物中又伸出了一個廣告：“這驚人的房屋出售！”在一個泥池中鴨子們戲着水，又讀着別種廣告：“爲什麼要付房錢？在上帝底國度裏建造你底房屋。”

我們再走過一英里，到了一個小小的，卑溼的

居留地，在那兒有一些店子。我底母親變成了憂悶，但是我底父親喋喋着，高興地敘說着。

“那是一所好地方麼？”他問着。“惹切里說，在十年間，現在購買這兒的人要變成發財。”

最後我們走向惹切里·柯漢底住宅去。牠是凸着棕色窗子和傲慢樣的圓屋頂的綠色屋子。我底父親拉着鈴子，我們在門廊上等着。惹切里把門打開了，他誠意地歡迎着我們。他是一個短小的，矮胖的人，在短短的小腿上急喘着好像一條喘氣的喇叭狗樣。他有着狡猾的，小小的，蒙古人的眼睛，一隻瘦薄的鼻子玷污着像有天花點的一個奶餅樣。

“歡迎！”他叫着，起落着我底父親底手。“你已經來了，黑曼！”

“是的，”我底父親說，在這種誠心的接待上因驕矜而漲紅着。“這兒是我底妻子和孩子們。”

監工忍耐地拍着我們底頭。

“他們是美妙的，肥胖的孩子們，”他說。“請進，不要怕羞。那不關事的，你知道！”

當我們進去時，從裏面嬌號着一種鹵莽的女

人聲音。

“他們已經拭乾了他們底腳沒有，惹切里？看着他們擦腳。”

監工在我們底鞋上作了一種可畏的注視。“我底妻子好像魔鬼般的嚴肅，”他竊語着。“是，”他在一種高聲的，高興的語調中補着說，“他們已經擦乾了他們底腳，撒娜。我底工頭底家庭也是像我們一樣的乾淨，呀呀，黑曼？”

他詭譎地以肘觸動着我底父親，而我底父親耀耀着親密。我們進入了間因紅色的糊壁紙而發赤的華美的房間裏，充滿着好像一家傢俱店底陳列窗子中的臺子呀，椅子呀，沙發呀，食器櫥呀，古董呀樣一類的東西。

(八)

柯漢夫人是一個肥胖的，中年的婦人，她躺在一張沙發上。她燦爛着好像一家冰淇淋的客廳。她底如木桶般的小腿停息在一隻紅枕頭上。牠底變了的黃白色的頭因了金鋼石的梳子而放着燄，停

息在一隻綠枕頭上。

她穿着一件紫色的絲短衫，懸掛好幾碼繡帷與花邊。金鋼石從她兩耳上耀着；金鋼石戒指從每隻指頭上發着光。她好像一些下流的，傲慢的妓女般的觀看着，但是，她僅僅是一個猶太富人底典型的妻子。

一條手巾繞着她底額頭纏着，在她底好笑的，寬鬆的臉上有一種痛苦的樣子。她用着明白的敵意凝視着我們。

“我底妻子頭痛，”惹切里敘述說，“因此，我不能夠請你們留下。”

“他們可以留下，”婦人嘆息着，“只是孩子們必定沒要嘈雜，因為醫生說我是一個很神經質的人。”

我底父親熱切地跳起了。“甚麼，我們要痛苦你嗎？”他叫着。“不，柯漢夫人，我們立刻要走，我們來只是看看我要從惹切里購買的房子。”

“沒有意義，你們必定不要走！”惹切里在一種強烈的聲調中說。“首先我們飲一點白蘭地酒；然

後我要指示你看在我底屋子中的房間，再後我們要去看你自已底屋子；哈，哈！是的，我要你看看我底美麗的，衆多的傢俱，我親自漆着的油漆物，我底時髦的廁所；我要你看各種的東西！當你像這樣有錢時，黑曼，你也要有這些東西！”

他們急飲了些白蘭地酒；然後我底父親跟隨着監工游覽去了。我是遺留在監工夫人底後面。她在額頭上壓着手巾，像一個殉道者般的嘆息着，而且說：

“唉，是怎樣的頭痛呵！我是怎般的因為這些頭痛而痛苦呵！醫生說，頭痛是因為我吃得太多了，但是我僅僅吃我朋友那樣的多。但是，或者頭痛因為昨夜我在羅伯底飯店內吃了一頓價值三元五角的十景夜餐。我不應該在飯店中去吃。我底廚子底飲食對我更好；我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她是一個好廚子；一個奇怪的廚子；我付她八十元錢一月，而我們底雜貨店與屠夫的賬單幾乎一月有一百五十元。在一個美好的屋子內，應該只有一個好廚子。這座屋子花了我底丈夫二千元才建築好；

在布朗公園這屋子要算最廣大的了。你爲你底上衣付好多錢呢？”

“兩元錢，”我底母親訥訥着。

“嘆，我想也是那樣！”貴婦人說。“如此少的錢，只能買破布片。我底上衣決沒有價值在三十元或四十元以下；我底鞋子二十元；帽子五十元以上。在我們底地位上，一個人必定要穿着得漂亮。我常常告訴我底丈夫，始終只是付錢去買那頂好的。你是這樣想嗎？”

“是的，”我底母親馴服地說。

我底父親回來了。他是高聲的讚美惹切里底所有物。他們兩個又吃着白蘭地酒，然後我們的一切人遺留着柯漢夫人在她底貴族底沙發上，孤獨的伴着她底頭痛與她底笨拙的，金錢的幻想。

(九)

在霧的天空下我們走過了多雪水的雜草。在二十分鐘後我們來到了一帶包含八座木的屋子的房屋。每一座木的房子有一種牠底醜惡地鄰人底

適當的摹仿。惹切里因着滿意擦着他底手，而驕傲地說：

“房子在這兒！你看，黑曼，是布洛乃恩產業中最好的！在五年後，牠要值兩倍的價值！因為你是我底工頭，而我要使你成功，所以我給你這個機會。一切文雅了的猶太商人都向這兒搬移。伊爾文·塞滿已經買這些屋子的一座。他在里文登街有着大大的雜貨生意。像他這樣的別的人們也要搬到此地來。”

他打開了，一間住宅底前門，指示着我底父親進去。我底母親不願意走去。她停留在門廊上好像一個乞丐樣。用着痛苦的眼睛，她環視着郊野，鋪着雪水與雜草的田地和八座平凡的屋子。

我跟隨着我底父親進入了新房子，房子帶着牠底油漆底殘敗氣味和木屑氣味。我聽着我底父親底監工謳吟着：

“硬木地板，黑曼！一間第一等自由廚房！電燈！一間近代的廁所！呵，怎般好的一間廁所！只有美國才有這樣的廁所！有歐洲各國你會看見這樣

的廁所嗎？”

我底父親宛如監工富裕般的充實着，而我聽着他問着條件。

“那是容易的，”監工說。“在下個四月我收得你付款一半，而你在第一次的價值上要付三百元。以後我每一星期只從你取得十元。在九年間，你便所有這座房子了。我是完全爲你細算，黑曼。”

我底父親感恩地感謝着他。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底父親問着母親：“呢，現在你對於牠怎樣想，加特？”

“我不喜歡那房子。”我底母親說。

“爲什麼你不喜歡？”我底父親憤怒地問。“你是如此的深愛着東邊區的那個裁縫嗎？”

“不，”我底母親說。“但是我要在這兒變成孤獨。我只是慣于對待通常而樸直的人；我要失掉在克里斯特街的鄰人們。”

“但是，那兒也將有鄰人們，”我底父親說。

“黑曼，不要使我們那樣做，”我底母親重複着，“我不能那樣去，黑曼！我底心正深思着牠。”

“愚蠢！”我底父親叫着，咬着他底雪茄煙。“我們要搬到這兒來。我說！你必定不要把我克制下去！我反對我底一身做一個東邊區的乞丐！你聽着沒有？”

我底母親從他轉過了臉，睇視着雜草，雪水，布朗公園底豐富的廣告板。

(十)

是兩月後的一個星期五晚上。用一條手巾蓋着她底頭髮，我底母親燃上了安息日的燭燭，正在祝福着他們。我們底家庭是潔淨而有秩序。家庭中充滿着安息底沉靜的，家庭的清潔，那是好像猶太人歡迎一個新婦般的。晚餐在廚房的竈內燒燃着。我們孩子是餓了。我底父親還沒有工罷回來。一個星期五晚上他是遲遲着。

我底母親把燭燭安放在禱子上。她陳上盤子，然後坐下去等待着。一種敲門聲在門上響着了。我底母親說：“請進。”一個憔悴的，短小的，有鬍鬚的，穿着漆匠底套褲的猶太人進來了。他絕望地看

着我底母親：

“好安息日臨到你，”他訥訥着。

“安息日好，”我底母親說，她底面龐因着預覺而蒼白了。

“我是你丈夫底漆匠中的一個，”他說，吮舐着他底唇皮。

“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嗎？”我底母親問，神經地絞攪着她底圍裙。

“他已經被傷害了，”短小的漆匠說。

“傷害了嗎？”她喘着氣。

“他同兩個別的人墜到了街上。一個建築架破壞了。這兒是他底套褲與襯衫。他是在莫特·輯安醫院。他們叫我來告訴你。”

“他是死了！”我底母親哭泣着。

“不，不，上帝不准他死，不是那樣！”猶太漆匠安慰着我底母親。“他要活，醫生說。只是他底腳斷了，那一切是完全的。”

我底母親在一把椅上坐下，而他在一種微弱的聲音中說：“給我些水。”那猶太漆匠忙到水桶給

她帶了一杯水來。她吃了，然後開始十分地嗚咽着，用她底圍裙邊拭着眼淚。

“我底可憐的黑曼！我底可憐的黑曼！”

短小的油漆匠竭力地想安慰着她。他用一件印花布巾拭着他底出汗的臉，清他底鼻子，而且說：

“結果怎樣呢？這是對於一切油漆匠們的意外；我或許是墜落的第二個；而我，也是，有一個妻子和孩子們。這便是世界；我們必定從牠得着牠給我們的。

他叫我到鄰人們那兒去。當鄰人們來時，他走了，仍然是呈獻着拙笨的安慰話。鄰人們伴着我底母親過了個全夜。

在一個月後，我底父親從醫院中帶回來了。他底兩隻小腿包裹在硬膏底型內。在墜落的意外上。他是用脚正直地達着地。脚的每個骨頭被碎成片片了。

他躺在床上經過了一年。三個月間哥爾德法布會一星期付我底母親八元病的津貼。當這收入

停止了時，事情變成困難了。惹切里柯漢來看望我們一次後，於是，便把我們忘去了。哥爾德法布有一次來看望我們，而以後忘去了我們。沒有地方我們能轉去了。在布朗公園的債付是失掉了，永遠的失掉了。失掉了，我底父親底成功之夢也失掉了。

我底母親在一家百老匯小飯店工作去了。在放學後我沿着堡勒販賣着報紙。夜間我變成了一個成人；我同我底母親討論着家庭財政；我激怒着貧困。

第十七章 兩個醫生

(一)

在我們底街上有兩個醫生，憂愁的，年青的伊賽都·撒羅和肥胖的，高興的，中年的瑪加斯·安格惹洛德。那個冬天，兩個醫生忙碌着。醫生們，藥材商們，經理葬事者們，慈善的工人們都有了一個豐富的收穫。

東邊區已經成爲專門職業的人們的一所富裕的花園。許多宏麗而重要底事業已經在這百萬猶太人底窮困設立了。

窮困是在冬天。誰能描寫，或者，誰能意想，一萬住宅底集合的痛苦呢？千千底肺癆病者與癱瘓病者；一種龐大的貧血症與飢餓；一個虛弱，胃子，心臟，與肺子爛去底世界。嬰孩們呻吟着，千千的死着：不眠症——擾亂。

肺炎，傷寒，流行傷風，在多冰的住宅通道上下跑着，像學生們在一種遊戲上般的致死地弄着惡作劇。

有着哭叫，歇斯迭里的，神經的病。葬儀的馬車駛過街頭已經成了好像不值錢的貨車般的尋常。

那個冬天，撒羅醫生變為更瘦削了。他底喘息從他底縮攏的腰部撲撲着，他底眼睛因為需要睡眠而沉下了。但是安格惹洛德醫生仍然保存着高興與肥胖；他宛如一朵玫瑰般的開着花。

(二)

在故國裏猶太人們信仰着他們底牧師。在這個國度裏，醫生便是一個公眾的偶像。我曾看見

過婦人們在街上跟隨着一個年青的東邊區醫生，謙遜地吻他底手，哽咽着，高聲地請求在他底頭上蒙着上帝底賜福，宛如他是一個救世主樣。

在每個貧窮猶太人的家庭中母親底夢便是她底兒子中底一人去做一個醫生，好像在每個愛爾蘭人家庭中母親做着一個大主教的夢一樣。

安格惹洛德是充滿着一切猶太人的一個醫生底概念的人。他是個大肚子而有權威的，有着叢密的，可驚的眉毛，戴着眼鏡的人。他底月亮般的臉是嚴肅的：從他底下頷上搖擺着一簇美麗的，豐富的，神聖的山羊般的鬍子。

當我們仍然發財時，他來照顧我底生病的父親。我記得是一個昏沉的十二月的時分。安格惹洛德醫生進來好像一個皇帝進入他底王國樣。他取下他底氈呢帽，在地板上安放着他底黑口袋，在我底父親底旁邊坐下。他睜視着我底父親，於是嚴刻地命令他伸出他底舌頭。而且說，“啊。”

于是他堂堂地掠摩着他底山羊般的鬍子。他叫着熱水和一張面巾 在沉靜中。他洗着他底肥胖

的，白的兩手。他上下跨步着，兩手在背後緊握着。他喃喃着，他纏繞他底前額。我們尊敬地侍候着他。我們等待着。

最後，這偉大的人因為他底勞役而出去了。他坐在廚房的桌子上，清他底鼻子，撫摩着他底尊貴的鬍子。

“拿筆與墨水來，”他命令着。

筆與墨水與他拿起來了。他寫了一個藥單。藥是如平常的一些紅色的，綠色的，黃色的藥；深重地發着顏色，死一般的苦辛。安格惹洛德深悉他底顧客；沒有一個東邊區的人尊敬着藥而不加以嫌惡的。

“這個時候他給了我一劑好而強烈的藥，”當他強迫着自己去吞飲這些作嘔的混和物之一時，我底父親帶着滿足說着。

在有些光臨中，安格惹洛德醫生要求着我底母親給他以茶。在每個別的家庭中，醫生在完結他底職業的光臨後便去了。但是同我們，他不拘束了，而且變成嫻熟了。那是因為我底父親同他在羅

馬尼亞時曾經一道去讀書。

“是的，”醫生發着豬聲，“我很回憶着我們一道到學校去的時代，黑曼。但是，你應承認你是無意義。”

“對的，”我底父親信信着。“我常常是一個輕躁的，年青的愚人。”

“可惡，”醫生叫着，“你是個蠢東西！你或許也可以變成一個醫生，但是現在，你看，你是怎樣的。”

“對的，醫生先生，”我底父親說，咬着他底鬍子，而且嘆息着。

醫生調和我底母親底木瓜糖果醬和杏子放入他底茶內，在他底調羹內高聲地吮吸着。

“甚至好像一個孩子，”他說。“我知道世界是怎樣的。但是，黑曼不知道。他反對去吻大主教底手。”

“那有甚麼意思，”我底父親喃喃着，“我不要去吻他底手。”

“他是一個平庸的大主教，一個猶太人的憎恨

者，”醫生往下說。“每早晨他到我們底教室來，而且講着宗教。于是我們孩子們不得不到他前面去，而且吻着他底手。那是一種律例；每個人不得不做，甚至猶太人。但是有一早晨黑曼反對去做。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底父親說。

“因爲你是一個騾馬，”醫生嚴厲地說。“一切別的猶太孩子都做着。但你不。因此，你被拋出了學校。爲什麼你如此的固執呢，黑曼？”

“我不知道，”我底父親說。“我正不願再做一點。”

“這是你已經付出的代價！”醫生勝利地說，向着室內揮着他底手臂。“你是失業的一個有病的油漆匠，你底妻子在一家飯店工作，而你底孩子們沒有豐富的飲食。我告訴你，你已經變成憂愁了。

“是的，醫生先生，現在我是憂愁，”我底父親說，但是當我年青時，我有一個魔鬼臨到我。”

父親變成怨痛了。醫生看見這情形了，談着更高興的材料。他回憶着我底父親底快樂日子，孩子

們游泳在都普河，而他們怎般的從果園內偷梅子和蘋果。

“我們有許多好時代，不是嗎？黑曼？”

“是的，醫生先生，”我底父親謙遜地說。

(三)

我底父親似乎不曾痊癒。他底折破了的腳已經治好了，而他能用牠們蹣跚走着。但是他底胃子，神經，肺子，因為漆匠的病而仍然不曾好。安格惹洛德底苦辛的藥不能夠幫助他。

一個早晨，我底父親從床上跳出，對我底母親說：

“病得要到地獄了！我是疲倦于牠了！這早晨，我要去找一種職業。一個險惡的年頭臨到了，事情不能在這路上過去！”

我底母親竭力催他等待一會兒。他憤怒地反對着。那兩天，他獵尋着一種職業。在第三天他尋得一種職業。當他第二早晨穿着他底套褲出發工作時，我底父親快活着。無論如何，在中午他緩行

着回家。當我底母親從飯店回來時，她發見他正躺在床上。

當他看見我底母親時，他開始嗚咽着，扭絞着他底兩手。

“加特，”他說，“我再不能工作了！我是一個廢人了！我要殺死我自己！”

我底母親向他跑去，握着他底手。

“靜默着，”我底母親說來撫慰着他。“告訴我發生了甚麼意外。”“我出去在建築架上，”我底父親嗚咽着，“我開始工作。直到我俯視街頭，一切都是完善的。于是，我喪失了我底勇氣，加特。我底膝頭震顫着，而我想，我再要墜落下去。別的漆匠們看見我是病了。但是，我竭力躺避着他們。我工作下去。忽然地我昏倒了，加特。正在那時他們拯救了我。”

“黑曼，不要如此厲害的哭着，”我底母親請求着。

但是他不能因母親而受着安慰。

“我決不能再在建築架上工作了，”他說。爲牠我已經喪失勇氣了。呵，我底上帝，現在我將怎樣

做呢？我沒有商業，沒有錢，沒有勇氣存在！我要殺死我自己，加特！我已經變成一種重累了！”

“嘿，嘿！”我底母親溫文地說。“忍耐着。”

“那兒我能借三百元呢？”我底父親粗野地說。“呵，假如我有三百元，我能夠再打開我底店子。我要脫離這個愁苦的漆工！但是，我是在一種陷阱中的人了。”

“哩，”我底母親重複說，“不要煩悶，黑曼。這兒，讓我們一道吃茶。牠將舒展我們底心。”

(四)

安格惹洛德醫生再光臨着，但不能做什麼。“是一種驚恐！”他靈敏地說。“黑曼已經被驚恐了。”他開了一種強烈的，苦辛的藥。但是，藥沒有幫助。

當我底母親不能爲他底診斷付費時，醫生蹙着眉。一個第二次的診斷時，我底母親承認她無力付錢。在一種憤怒中他去了。他不喜歡忍耐來診斷那沒有錢的病人們。這是他坦白地在第三次和最

後的不收費的診斷中告訴我底母親的。他發出一種倨傲的訓教。

“一個醫生要飢餓嗎？”他問着，揮舞着他底粗肥的兩手。牠不是一種失愛于人的事嗎？我，為一個人，也如此想。上帝知道一個醫生找錢是十分困難的事。他僅僅用他底兩手工作。那不像一個商人，在一個工場中可以僱傭五十個別的人。每一夜的出診，我必定要收錢，我底朋友們。我反對去窮困。”

安格惹洛德醫生不再光臨了。撒羅醫生變成了我們家庭的醫生。沒有一個人相信着撒羅醫生：他是過于年青，他沒有鬍子，他平庸地談着而且親熱的對着人們，沒有任何我們希着在一個醫生身上的莊嚴。但是，他不斤斤于金錢。那便是為什麼他有着倨傲的安格惹洛德般多的病人。

(五)

醫生撒羅是一個襤褸的，憂愁的，年青的，單身漢。沒有婦人們告訴他怎樣裝飾，因此他底襯衫

常常是污穢的。他底帽子是一頂小小的，滑稽的氈帽，他底黑色的縐摺的衣服從他底骨架上鼓撲着好像一個丑角底假面具樣。

他是個高大而彎肩的人。他無心地睇視進人們底臉，直到他們不舒服時爲止。他底眼睛安放在深的，悲痛的窩內。他是瘦弱的人，臉底蒼白好似古派底一幕悲劇中的演員樣。

他是個離心的人。他好似一個鬼般在許多場所內進出，忘記了他底傘，藥箱子，帽子，手表。有一次他甚至忘去了他底鞋子。正是在一個炎熱的夏夜的一個接生的事件以後。他正等待着產婦的痛苦，他已經脫去鞋子。當生產完了時，他沒有穿鞋子便衝出去了。

他是激昂的人，他洩漏出在他底心中所有的無論甚麼。他告訴人們說他們是愚人，因爲他們在夜間閉着窗子睡覺。他們是恐怖着。他們說，沒有人曾經打開窗子睡覺。那是危險的。“甚麼，當外面有一種如鐵的冰凍時也要打開窗子麼？”他們敘述說。“自然，”醫生撒羅忍耐地說，“那可以補救你們

醫生底方單。但是我看你是愚蠢，而且要病了。找你自己底路罷。”

有一次他告訴一個正咳着的病人以最奇異的事。

“弟兄，沒有藥能夠醫好你。你必定要加入一個勞動組合。”

“一個勞動組合嗎？”

“是的，一個勞動組合。在你底卑賤的榨取血汗的工廠中你奴役着過多的時光；你得着很少的工錢；你需要飲食和休息，弟兄。那你是你怎般的錯誤了！加入一個勞動組合。”

在我深知他以後，我們喜愛這個年青的醫生。他常常在我們底廚房內，飲着茶。他為我們孩子們帶來糖果和玩具。他稱贊我底母親，而且說他自己親愛的母親使他不能忘記，她是死了。

當他講着他底母親時，他充滿着淚。

“唉，”他嘆息着，扭絞着他底兩手，她是怎樣的一個聖人呵！她把我當成唯一的思想。因為她藉着麵包和茶在潮溼的地下室居注了十年。從一架

拖車上販賣着鷄卵，而且奮鬥着使我成爲一個醫生。那是可怖的。我怎般常常的變成一個厭惡這回事，而且需要把牠拋棄。如此的犧牲似乎對我是無益的。爲什麼要做一個醫生，沒有另外的路嗎？做一個醫生是值得一個人底母親底生命嗎？但是，她使我繼續前進。唉，這些猶太人的母親！她們奴役着，痛苦着，她們決不拋棄希望。因此，我變成了一個醫生。然後她死了。到現在是五年了。唉，我底貧窮的短小的母親，醫生現在值得什麼？”

“自然醫生現在是有價值的，”我自己底母親堅決地說。“在她底墳墓中，她是因她底爲醫生的兒子而驕矜着。”

“是的，”醫生撒羅憂愁地說，“我知道她是那樣。那是牠一切最可惡的部份。但是，我並不以做一個醫生爲驕傲。甚至于現在，我願意拋棄牠。牠傷害我太多了。東邊區太大了，一個人不能去醫治。我覺得太無幫助了。”

“你底心太柔弱了，”我底母親說。

“我知道，”醫生說。“但我能做甚麼呢？我真

實地願意做一個農夫。在世界上將更多着猶太農民。”

我底父親因這談話而驚着。他猝發說：

“甚麼？一個醫生用他底兩手工作是好像一個羅馬尼亞農民嗎？允許我說，撒羅醫生，這樣的思想幾乎是無神論的。你是怎樣需要去結婚和生孩子呢。而你也應蓄着一副鬍子；那可以帮助你像安格惹洛德醫生般的找錢。”

“鬍子，妻子，金錢！”年青的醫生嘆息着，滑稽地，當他拋起他底兩手時。“我底朋友們，東邊區河泛流着牛奶和蜜，而沒有流着脂肪與棄物時，然後我要有鬍子，妻子和金錢了。”

我底父母發覺難于去領會這個醫生，他在他自己只有如此細微的自尊。他們需要去崇拜着醫生們。

(六)

在那個冬天，一夜我底姨孃麗拉帶着一個小皮包出現了。她是蒼白而疲倦了，坐進一把椅子

內。

“我是在一種罷工中了，加特，”她說。“我可以同你住在一道嗎？”

“自然，”我底母親說，“我們底事情不好，但是你能常常住在這兒。”

“隨便給我一張床位好了，”我底姨孃說。

她狼吞虎嚥的吃着飲食，我底母親在晚餐時坐在她底前面。我底母親注視着，而且叱罵他說。

“你已經向飢餓在走了，麗拉。”

我底姨孃聳着她底兩個肩頭。

“囉，爲什麼不呢？”她說。我們許多人將要飢餓了。那便是一種罷工的意義。但是，組合是有價值于牠的。”

我底父親，那個忠實的，頑固的窮人，立地躍入了動作中。

“一個組合嗎？”他叫着。“我唾着一個組合！我不相信這樣無意義的勾當！在美國每個人應當做成他自己底幸運！”

“你已經造成你底沒有？”我底姨孃沉靜地問。

“沒有，”我底父親爆裂了，砰礮着他底叉子。
“還沒有！一切我需要的是三百元，我要重新打開我底吊褲帶店。你可以看見，麗拉！”

“囉，等我們看，”我底姨孃喃喃着。

“因此，等我意想，”我底父親嚴刻地說下去，
“那我已經找到三百元，我已經打開着我底店子。對的！因此，在這時等我意想着，我去到我底店子辛苦地工作着十年，已經造成我底幸運。對的！因此等我意想，於是，你底組合中的情人們中的一個，一個社會主義的狂徒，一個自由思想家，向我走來而且說，哥爾德先生，你是一個發財人；把你底幸運給我一半。於是怎樣呢？你想我應當把幸運給他嗎？”

“不，”我底姨孃微笑着，“你應當保持牠。爲什麼百萬富翁們應當飢餓呢？你也有些道理。”

“確實地，”我底憤怒的窮人的父親說。然後他實覺着我底姨孃正同他取笑着。因此，經過餐食底後半，他含怒不言。但是在第二早晨一種如鐵般的衝突在兩人間猝發了，當我底姨孃同我們居住的

每夜繼續着。

她是怎般勇敢而奮激地回答着我底父親呢。她不再是羞澀的，狂喜的，小小的，移民的姑娘了。榨取血汗的工廠已使她變堅強了。她底面龐已喪失牠底天然的美。因為惡劣的健康，皮膚變成了黃色的，粗糙的了，緊縛過頰骨。

她是更瘦了，她已經起縐了。榨取血汗的工廠過早地老了人們。但是在鬥爭中，她底心已經長成了。因她底語語動人，因她底驕傲的勇氣和神聖伊——我們一切的人驚異着。然而她底眼睛仍然是美麗的。

我底姨孃在每早晨五點鐘醒來，沒有早餐便出去了。她說，她不得不到步哨線去。她是因着罷工全日忙碌着，而且忙碌到深夜。她決沒有得着四點鐘或五點鐘以上的睡眠。一晚上，她在頭上纏着一根繃帶回家來了。兩個意大利鎗手和一個愛爾蘭警察由猶太人的監工們僱請來擊打着她了。

“但是我們怎般的抓着他們底臉，”她獷惡般的譏笑着。“他們要記憶着我們女子們。”

我底母親因此恐怖着。她要求我底姨孃不要再走到危險中去。但是，我底姨孃微笑着。“那是戰爭，”她說，而且每早晨仍然照常的去工作。

(七)

許多晚間的生活是變成光榮的了，因為撒羅醫生進來恰恰在晚餐時分，兩臂間充滿了許多包東西。

他告訴我們去打開牠們，而且瞻覽着，我們發見香料牛肉，鹹水浸品，撒拉米，奶油糕和別的東西。因此，我們有了一個宴會。

在他自己飄泊的途上，撒羅醫生戀愛着我底姨孃麗拉了。他需要娶她。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甚至我底姨孃，直到一夜在晚餐時才知道了。

醫生撒羅正同我們吃着。我們已經在飲茶了，當時，忽然地他停止着談話，凝視着我底姨孃。

他凝視着他經過了一個長時間。那使她不舒服了，但是，他佯裝着不注意。其餘的我們沒有破壞他底凝視。我們知道，他只再無心無意罷了。

當醫生撒羅好像他曾經墜入了的唐突般的發出了他底曖昧時，我底父親底話已到半途了，

“麗拉，”他說，橫過桌子達到了我底姨孃底手，“我要你嫁我。”

我底姨孃因這猝然地打擊而驚異着。因此，也驚異了我們其餘的人。

“甚麼？”我底姨孃重複說，“嫁與你麼？”她摒棄了他底手。

“是的，”醫生沉靜地說，“我再作一個單身漢是可笑的。你，麗拉，你是我曾會着而想戀愛的第一個女人。”

我底父親和母親因為滿意而發着光輝。但是我底姨孃羞紅着，而且痛苦地喃喃着：

“不。”

“爲什麼不？”醫生堅持着，用他底無心的，深入的眼睛凝視着她。“你不喜歡我嗎，麗拉？”

“自然我是那樣，”我底姨孃緩緩地說。“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每個人喜歡你，尊敬你。但是我不能嫁與你。”

“但是，給我一個理由，”醫生堅持着。

“我不能嫁你，”我底姨娘複說着。

我底父親帶着一種嫌惡底高聲的嘶嘶聲從他底茶鐘內飲着茶。

“爲什麼她要給你一個理由呢？”我底父親諷刺地問。“她是一個國王底女兒，你知道。每個星期成百數的醫生，律師，大學教授，百萬富翁想娶他，而她拒絕了他們。”

“莫出聲，”我底母親說。

我底姨孃從桌上起來了。在她底眼睛中含着珠淚。

“我必定要告訴每個人麼？”她訥訥着。

醫生撒羅忽然地傾斜着他底腳。

“不，自然不！”他叫着。“唉，我是一個愚人，一個愚人！我是感覺着我是怎樣的一個拙笨的愚人！呵，麗拉！你在桌子上籌劃罷！唉，我是個無心的人！饒恕我，麗拉！”

於是，醫生用他底拳頭捶打他底額頭，拍着他底帽子，開步離開了屋子。

“在每件事上我是這樣一個可惡的愚人！”他說。

我底姨孃挽留了他。

“坐下，”她親熱地說。“不要慚愧，撒羅醫生；你只是太誠實了。我要告訴你我不能嫁與你的理由。沒有一點隱藏。我是戀愛着另外一個人在。他是我們底一個罷工領袖；現在，他是在監獄裏。

“組合萬歲！打倒搾取血汗的工廠！”醫生忽然地叫嘯着。

于是，他給我們一個演說。他忘記了他是在愛中。我底父親含怒不言，變成激奮了。他保護着富翁底權利去反對熱情的醫生。我底母親，姨孃，浪子門特爾，有些鄰人們進來了，甚至我加入了談話底狂放中，繼續到早晨三點鐘。

第十八章 一個房東底靈魂

(一)

東邊區的人民每次買他們底雜貨，一次一點點的；糖三仙，牛油五仙，件件貨物都照着辨士的分數。那種有收獲期香味的，黑色猶太麵包切成十二片而以幾辨士賣出。但是這個冬天，連辨士也少起了。

華爾街上有一陣經濟上的恐慌。失業者極多；時有罷工啦，自殺啦，及搶食物等等事件發生。妓女在我們底街上像狼般徘徊着；她們中間從來沒

有這樣多的競爭。

生命凍結。太陽在灰色底死的天上消滅。街道蒸發着雪與雪水。有數百人被驅着。我走下一條街道，兩旁房子底牆滴着冰水，可惡的雪水浸透我底鞋子，風打着我底面孔。我看見一堆傢俱在一間住宅之前：桌啦，椅啦。一隻充塞着陶器和牀褥的浴桶，一把掃帚，一隻梳妝台，一支燈。

雪蓋着這些傢具。雪也落在一個小猶太人和一妻三個孩子的身上。他們在他們底家產旁悲哀地擠做一團。他們底一隻桌上放着一個茶托。一個老婦人帶着一隻買東西的袋子走過，口中喃喃地唸着禱文。她在茶托上放下一個辨士。別人也這樣做。每次人家放辨士的時候，這個被驅逐的家族羞愧地降低他們底眼睛。他們不是乞丐，却是可以尊敬底人們。但是若有充足的辨士落在茶托上，他們可以重新租房子了。這是他們所剩的一個希望。

冬天。一天早晨，我們孩子建造着一個雪炮台，掘出一窠小貓及母貓。小貓還盲目着。牠們降生到我們底世界來，但是却從來沒見過這世界。

其餘的狗和貓也凍死了。男男女女也在門口和船塢上死去。瑪麗·秀芽·巴姆在一條巷裏壽終正寢。她半裸着身躺着，他那藍色的爪捏着一瓶威士忌。這是他最後一次“戀愛”的事件。

馬兒在嚴寒的鋪道上滑跌着，帶着破裂的腳在那兒寒戰了好幾個鐘頭，直到一個警察到了那兒而用鎗打死牠們為止。

孩子們造了一個雪人。牠底眼睛是兩塊木炭，牠底鼻頭是一塊番薯。牠頭戴圓頂氈帽，而吸着一支玉蜀黍穗軸的煙管。牠底雙臂廣闊地展開，一隻手握着一支掃帚，一隻手拿着一張報紙。這個愣眼癡笑的哥爾姆使我們快樂了整個下午。

第二天早晨，我們發現牠已奇異地改變。牠底眼鼻都已扯出，牠底露齒的狹微笑已被毀壞了，像是一個戰爭的犧牲者。誰開了這個玩笑呢？是冬風哦。

(二)

羅珊巴姆夫人在我們底街上開了一家雜貨

店。她是一個帶有四個兒女的寡婦，而住在店後底兩間房裏。她辛苦工作，從黎明到了半夜；她是又笨又大底婦人，帶有一副皮膚龜拆底面孔，和一簇不整的頭髮，常常冒罵地，呻吟地，閒談地說起她底疾病。有時候他變成神經質，對她底兒女尖叫着，並且毆打他們。但是她是一個慈心的婦人，這年冬天大大受苦，人人都很窮，她太好心，不拒絕人家記帳拿她底雜貨。

“我這樣做是瘋了！”她在她那嚴寒的店裏冒罵着。“我是一個馱子！但是當一個女孩要來拿一塊麵包，而我有麵包的時候，並且曉得她那一家在挨餓，我怎麼能夠拒絕她呢？可是我有我自家底兒女應該顧到呀！我快要破產了！店子快要空了！我付不出賬！”

她是仁慈的。在根據競爭的律例之世界中，仁慈是一種自殺的形式。

一天，我們注視着仁慈底翻報。執行官底部下來霸佔羅珊巴姆夫人底雜貨店。他們弄倒店中所裝的架子及其它的裝置，他們載去了牛油桶啦，火

油罐啦，米袋，麵粉袋，及番薯袋等等。

羅珊巴姆夫人站在一旁，注視着她自己底葬儀。她那又肥又溫和的面孔，哭得腫了起來，像是牙痛一般。她底雙眼迷惑地霎着。她底兒女拉着她底裙哭泣着。雪從天上落了下來，一羣人同情地喃語着，一個警察旋轉牠底警棍。

以後她底遭遇怎樣，我不曉得。或者創立慈善會幫助她；或者她會死去。噢，美國底胃病底黃金的上帝呀，這個冬天，你的心情不好。我們貧困，你却因為這個最大的罪(貧困)而來殘酷刑罰我們。

(三)

我底父親躺在牀上。他那損傷的腳，每支骨都痛着。他那漆匠底病回到他底身上來了；他底肺和腰都痛着。

他常常沮喪。他底唯一的憤激是去讀猶太人報紙，而在夜裏陰鬱地談起報上所記載的自殺啦，饑餓的家族啦，搶劫啦，暗殺啦，及災禍等等。

“結局快要到了！”我底父親說。“人民變成豺

狠！他們快要互相吞喫了！他們會將城市撕得粉碎，而以水與血來毀壞全世界！”

“喝茶吧，”我底母親快樂地說，“上帝還在世界上。你會恢復一點，而去工作，會再大笑，我們別喪失膽量吧。”

我底父親帶有一種病人底恐懼，易怒並且神經質。

“加特，但是我們若被驅逐呢？”

“我有兩隻手，並且還能工作的時候，我們不會被驅逐，”我底母親說。

“但是我不願你去工作呀！”我底父親叫着。
“這會毀壞了我們底家！”

“不會！”我底母親說。“我有時間同氣力去做一切。”

(四)

起初我底母親怕去在基督教徒中的咖啡特雷亞（美國一種飯店，其肴饌均列於櫃檯上，食客各擇所好，移到桌上而食之）裏面工作。但是過了幾

天以後，她已經從容地安身於多種語言的廚房了，學會與在那兒工作的波蘭人，德國人，意大利人，愛爾蘭人，黑人，打架，相罵，及以母道待他們，他們歡喜她，不久就叫她“媽媽”，這使她自負。

“你應該聽見一個洗碟的黑大漢，名叫喬奧意，今天怎樣來找我而且說：‘媽媽，我要離開了。在這裏人人都跟我不對，因為我是黑人，’他說。‘全世界都反對我們黑人。’

“那麼我就對他說：‘喬奧意，我不反對你。別蠢吧，別出去再做一個蕩漢。在這裏你所以會受苦者，因為你懶惰。假如你更勤勉地工作，別人也會歡喜你。’於是他說：‘媽媽，好，我仍舊留在這裏。’在飯店裏發生的就是這樣子。他們喊我媽媽，連那些黑人也是這樣。”

這間飯店是在百老匯的下段，一間供給商人的，昂貴的大咖啡特雷亞。我底母親是一個廚房地幫手，剝削着和洗淨着數噸底菜蔬準備去煮炒。她每星期的薪水是七元錢。

早晨五點鐘她醒來，在家裏燒我們底早飯，隨

後必須走一英里底路去工作。下午五點半她回家，燒晚飯，打掃房子，她時時都忙碌着，直到上牀。我底父親看見妻子爲薪水而工作，這損失他那男性底驕傲。但是我底母親對於工作完全歡喜，並且歡喜她那在飯店的鬥爭。

親愛的，不疲倦的，黑面的小母親呀！爲什麼她常常必須戰鬥呢？爲什麼她必須以她那在飯店中爲“正義”的戰鬥給我底父親一種新的頭痛呢？飯店底經理是一個金髮藍眼白膚的，肥胖的瑞典人，帶有一簇“該撒”式的上髭，他底舉動像莫索里尼（意大利極端黨領袖）。所有的工人都怕這個牡牛頭的暴君，只有我底母親是例外。她告訴他，“什麼是什麼。”猪肉一爛，水管若阻塞和發臭，或是洗碟夫工作太過分，她就對他講。她責罵他，好像他是她兒子似的，而他却謙遜地聽着。其餘的工人有了將他們底痛苦向我底母親講的習慣。她會替他們對瑞典經理說。

“這是因爲他需要我，”我底母親驕傲地說。
“這就是他讓我罵他的緣故。我是他底最優工人之

一；他能依賴我去趕工。而他曉得我不像別個廚房幫手，他們做了一兩天就離開，但是我却要做下去。所以他害怕開除我，而我告訴他什麼是什麼。”

那飯店是一間上等的咖啡特雷亞，桌上有花，餐時有一個絃樂隊，及其它的裝飾。但是我底母親並不尊重它。她從來不喫那種僱員的飯，只是從家裏帶兩塊乾酪麵包去。

“你們底食物是糟粕，只配豬喫，”她魯莽地告訴經理。有一次她求我答應她在我長成以後，永遠不在飯店裏吃德國牛排。

“麥克，對我立誓！”她說。“永遠，永遠不吃德國牛排！”

“我立誓，媽媽。”

“毒東西！”她熱情地繼續下去。“若能賺錢，就是毒殺人，他們亦不以爲意。我親眼看見的，假如我能寫英文，我要寫一封信給一切的報館。”

“當心你自家底事吧！”我底父親咆哮着。“這種東西是給美國人的。那是他們底國家和他們底德國牛排。”

(五)

我們底住宅不是別的，只是一個爛木磚石的舊貨堆。牠是一隻作最後之航行的舊船；在冬天襲擊的風雨中，牠所有的接縫處都裂開，風與雪穿進屋子來。

泥灰已落下，樓梯破壞污穢。這個冬天，水管冰結五次，水的洪流從鉛管中噴了出來，從天花板上滴下來。

在住宅裏，好幾天沒有可以喝的水。婦人們必須披了圍巾到街上去尋水。她們拖着水桶，上樓下樓呻吟着。十二月，房東孫塞先生來收房租，有些鄰人告訴他應該弄好鉛管。

“下禮拜！”他向他自己鱗般的鬚鬚喃喃着。

“下禮拜！”他去後，我底母親鄙夷道。“他對我們這樣說十二次了，這隻黃面孔的暗殺犯！或許蟲子下禮拜喫光他；或許他底假牙下禮拜哽塞他到死！”

有些住客出去找別的房子，但是找不到。便宜

的常常有人住着，而好點的又太貴。並且不容易搬場；搬場須花錢，須離開鄰人。

“各處的住宅都是同樣，房東亦是同樣，”一個婦人說。“今天我看了許多愛爾蘭人也不肯住的房子，但是房租還比這裏貴。”

正月底，在一個冰雪與鐵般嚴寒劇變的期間中，水管再爆裂，好幾星期，人人都受到缺乏的痛苦；嬰孩啦，老人啦，以及病人等等都是這樣。鄰人們很憤激，他們聚在走廊裏，而作野蠻的會話。克拉庫爾夫人提議派一個人去對衛生局訴說。施契曼夫人說這方法沒用處，衛生局是屬於泰馬尼會的，而房東在會中却有勢力的。

丹尼巴姆夫人像一顆猶太感情的炸彈爆裂了。她是一個比我底母親更壞的煽動家，一隻歇斯迭里的肥河馬，帶着一種尖透的聲音。

“我們一同搬出去吧！”她哭叫着道。“我們用斧頭斫倒牆壁，斫碎窗子，然後搬出去！”

“不，”我底母親說，“我曉得有較為好點的辦法。”

在東邊區時而有房客聯合不付錢給房東的事情發生。東邊區的房客，我相信他們常常是喧囂，常常給房東許多不能睡眠的夜和消化不良。我底母親提議一種罷租。鄰人們熱誠地贊許。她們喋喋不休地說了幾個星期。彼此說出當房東進來的時候，她要怎樣地咒罵，而拒絕付出房租，

“我要唾他底面孔，”丹尼巴姆夫人說：“而叫他先吻吻我底鞋底，才來收房租。隨後我就要將門對向着他猛力關住，我所要做的就是這樣。”

我們底住宅裏散播着這種準備一場打仗的，歡樂的激激昂的情感。人們算着日子，直到二月初一那一天，那天房東要來收房租。他要怎樣做呢？他要說什麼話呢？

時候到了。丹尼巴姆夫人，那個野眼的，肥的，河馬的煽動者，是被房東第一次敲門的房客。她謙恭地開了門，付了房租，一聲都不響。她底丈夫禁止她鬧事。他厭惡搬家的麻煩。

第二個房客施契曼夫人，她是住在走廊的對面，對於第一個房客底反叛很驚奇，她付了房租。

人人都付，只除了我底母親。她勇敢地對付房東，帶着清楚的聲調說出，給人人都聽見。

“弄好鉛管，孫塞爾先生，那麼我才付房租。”

孫塞爾先生帶着凸眼睜視她。他氣得一刻兒說不出話來。隨後就猛拉他那紅鬚而說：

“我要將你擲出去！搗亂者！我曉得你是誰！你就是在這裏煽動人家罷租的人！”

“不錯，”我底母親冷冷地說。“你恫嚇別人付錢給你，但是你不能恫嚇我。”

“我不能嗎？”房東噴出。“我要給你看看。明天我叫公安局將你底傢具擲到街上去！”

“不，”我底母親說。“你須先帶我到法庭去！我曉得我底權利是什麼！”

“你底權利見鬼吧！”房東道。“在這一區裏我可以任意地幹。泰馬尼會堂中我有勢力！”

我底母親將手放在臀上，而平靜地問他：“孫塞爾先生，但是你在上帝那兒有勢力嗎？”

孫塞爾先生對於這個襲擊很震驚。他打算用驕傲來對付。

“別對我談什麼上帝，”他說。我比你和你底丈夫合起來還更常在教堂裏。我所捐助的錢比你們多十二倍。”

“誰都曉得你有錢哩，”我底母親安靜地說，“連‘死底天使’也曉得呢。有一天他會來拿了你底所有的錢，孫塞爾先生。”

房東底面孔變白，他戰慄着。他想開口，但是話硬塞他。他底樣子變成很古怪，彷彿他要昏倒似的。隨後他再振作起來，走開。我底母親在他底身後猛力關門，歡樂地大笑。她衝到窗口，橫過通氣筒而叫亞斯金娜齊夫人及其它底鄰人。她們剛才坐在窗口，而貪婪地注聽着這場口角。

“你們聽見我給房東什麼看看嗎？我沒弄乖了他嗎？”

“瘋婦！”我底父親在臥房中喊着。“明天他若來趕我們，我們要到那兒去呢？”

“他不會趕我們出去，”我底母親確信地說。“房東怕我，我從他底眼睛中看得出。”

父親對她嘲笑。誰聽見過房東怕房客的呢？但

是這次是真實的；房東不再來煩擾我們。他真的弄好鉛管。他派一個代理人來收房租。他害怕；我底母親用‘死底天使’嘲笑他底時候，她已作了幸福的一擊了。

孫塞爾先生是迷信的。他底最深的恐懼是某夜強盜會闖了進來，殺死了他，搶了他底金錢。一個晚上，撒羅醫生告訴了我們這一段故事。

(六)

“孫塞爾先生初到美國來的時候，”撒羅醫生說，“他背着一個淺盤販賣領帶，鞋帶和領紐。他很窮。他睡在一條牀褥上，在補鞋匠潮溼的地窖中，只喫鯀魚與乾麵包而過活。他饑餓地受苦地度了五年。這就是你看得到他那黃面孔的緣故。

“所能得到的每個辨士都吝鬼般積蓄着。他將尼克兒和角子縛在一隻袋子裏，而將袋子藏在牀褥下的一個破洞裏，他憂慮。大隻的老鼠在他睡覺的時候跑過他底面孔。牠們底煩擾他，遠不及他憂慮錢的十分之一。

“噢，錢對於他是多麼驚駭呀。錢是要從歐洲帶他底妻女來。他切望着她們。夜裏他若想起他們就哭。錢不是錢；牠是他底家族，他底安甯，他底幸福，他底生和死。

“一天夜裏，有人從他底牀下偷了他底錢。那些錢是他三年的積蓄，孫塞爾先生幾乎瘋了起來。他在醫院裏病了好幾個月。他拒絕吃東西。他要死。但他決心再開始積蓄。兩年後他能夠將他底妻女送來的。

“幸福並不和她們一道來。孫塞爾先生已經有了節省錢的習慣。他是一個吝鬼。他吝惜妻兒們所需要的每一仙。他給她們一點點東西吃。他底妻子生病；他吝惜不肯請醫生。她死了。在殯葬中，他與一個辦殯殮者爭論着喪費。他時時都在想着錢。

孩子們因他底鄙吝而恨他起來，他們一個一個離開他。長子成賊，二子從軍，女兒失蹤了。

“孫塞爾先生被丟棄下來孤獨地活着。現在他發財了，他有一間當舖，和些住宅。但是他還以鮮魚與乾麵包來度日，吝鬼般積蓄着辨士。這是一種

疾病。

“他有癱瘓病，撒羅醫生說。“每隔幾個月他就喊我去。他在地板上滾着，他用頭去磕傢俱，他在跌落的碟子上割傷他的面孔。他叫着說強盜要殺死他，和偷了他底錢。我叫他安靜下來。我給他服藥，我點了煤汽燈，給他看看房子並沒有什麼強盜。我整夜對他說話，像對小孩子一般。

“大約十年前一個他所認識的舊貨店老板被賊所殺和搶劫了，從那時以後，孫塞爾先生就害怕自己會同樣地遭遇到。

“聽，’我告訴他，‘你必須停止憂慮錢。這會使你瘋呀，孫塞爾先生。’

“他絞捩他底手，他哭，而且對我說：‘不錯，撒羅醫生，錢使我發瘋。但是我能怎樣做呢？錢是在我底血裏，在我底心裏。我能夠用一支刀將錢割出來嗎？’

“不，’我答他，‘還有些別的方法，孫塞爾先生。’

“什麼別的方法呢？’他哭着，‘將我底錢擲到

河裏去嗎？將錢捐給猶太教堂嗎？那有什麼好處呢？一個人假如沒有錢怎麼活得下去呢？假如別人爲錢而戰鬥，我也決不戰鬥嗎？全世界患着這個病呀，撒羅醫生，我並不是唯一的。

“那麼我能怎樣回答呢？他會在他一次墜擊中死去。他底錢會在溝底消滅。有時我替他擔憂；並不完全是他底錯處。這是一種世界病。就連我們這些不是吝鬼的人，亦受此病之苦楚。世上若沒有金錢會多麼幸福呀！可是要怎樣做才能成就呢？”

我底母親在聽孫塞爾先生疾病的故事的時候，她哀悲地搖頭說：

“可憐的人！或許他需要另一個妻子吧。”

我底母親喲！她能替人人擔憂，連一個房東也是例外。

（七）

可是那年冬天她再與房東吵鬧。房租要付，恰巧我底兄弟，我底妹子，我底母親以及我都需買鞋子。我們穿着舊鞋子，直到鞋子成爲碎片，要補牠

們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底母親決定當掉家中金鋼石的戒指——那是父親在富裕時候所買的。

我與母親到孫塞爾先生底當店去。在夏天，當店有柳條活動門，像酒店一般。現在我們走經過有門帳的粗大的門，這些門隔絕日光。

那是一間陰森森的，擁擠的小店，帶有樟腦味。周圍站着些陰鬱的東邊區底住民。牆上蓋着奇異的東西：六絃琴啦，鏟子啦，毛氈啦，外套等等；還有刺花的帷帳啦，襯衫啦，及拐杖等等；這一切被貧困打敗的，悲慘的紀念品。

每件價值一夸德以上的貨物都當給孫塞爾先生，從老人底假齒到嬰孩底尿布。人們一定會贖回這些必需品。假若在一次交易中，他能賺到十仙，他就滿足了，因為來當的人有數百個。每星期末，所賺的錢已是一筆鉅大的總數了。

隣近有人說他也收買贓物，從年輕的賊到扒手。

我們等着輪流到我們。一個愛爾蘭底老工人，穿着套褲，帶有一對快樂的藍眼睛，和一幅玫瑰色

的面孔，想當些工作器具。他酒醉，訴說他要當一元錢。孫塞爾只給他半塊錢而且說：“滾蛋吧。”白鬚的愛爾蘭人跳舞着唱着歌出去好像他離開酒店一般。

一個難看的小婦人當一輛嬰孩車。一個灰鬚的老猶太人當他底禱告書和禱告圍巾。一個肥的波蘭婦人，帶着一幅紅色的，哭頭哭腦的面孔，當一隻手風琴。一個少女當些被褥；隨後就輪到我們了。

房東在當店裏穿着一領黑色的羊駝絨的外套，頭戴瓜皮帽。他蹲伏在櫃台後的凳子上。人們只看得見他那鱗狀的黃面孔和凸出的雙眼，他像是一隻焦急的蜘蛛。他拾起我底母親拿給他底戒指，扭起一隻珠寶商的單眼鏡到他底眼上去，而在煤氣燈光下攷察着那戒指。

“十元，”他突然地說。

“我必須有十五元，”母親說。

“十元，”房東說。

“不，十五元，”母親說。

他激怒地抬起眼睛，凝視着她。他在當店的陰暗中認得出她。

“你是我底房客，不是嗎？”他問，“你是那個弄出一切煩擾我的房客麼？”

“不錯，”我底母親說。“什麼事呢？”

房東苦苦地微笑。

“沒什麼，”他說，“但你可以相信有一個壞的結局。”

“不比你底更壞吧，”我底母親說，“或許香蕉在你底喉嚨中長了起來！”

“別在我底店鋪中咒詛我！”房東說。“我要逮捕你。在這裏你要做什麼？”

“我已告訴你，”我底母親說。“這隻戒指要當十五元錢。”

“牠只值十元，”房東說。

“對我，你必須十五元，”我底母親勇敢地說。

房東底面孔變白了。他很害怕地望着我底母親。她曉得他底祕訣。我底母親以她的勇敢來昏亂他，恫嚇他。他對於畏縮的人已習慣了。

他寫了一張戒指的當票，給我底母親十五元錢。我們走回家時，她對於自己底勝利洋洋得意。第二天，她買鞋子給我底兄弟，我底妹妹伊撒以及我自己。她自家底鞋子，她却忘記買。她處理事情大概總是這樣子。

第十九章 少年復仇同盟

(一)

冬天。溫暖的衣服，堅固的鞋，炭，食物，要很多昂貴的必須品。

冬天。一個瞎丐在後庭裏：他底面孔望着落雪的天空！唱着猶太樂場粗鄙的歌兒。他底聲音沙啞，身病體老。人們擲辨士給他，或是麵包片包在紙裏。

冬天。孩子們，老人們，婦人們繞着一間半完工的建築物，像餓狗般爭鬥着。廢木丟下給人們。

一個瘦削的猶太婦人拖着一隻疊着木材的嬰孩雪車，顛蹶着，再爬起來。她在圍巾上揩鼻涕，隨後再奮力地拖着繩子。

冬天。蕩漢成排地死魚般睡在酒店灑鋸屑的地板上。半夜已過好久了。在一間拾破布夫的地下室裏，五個老猶太人坐在燈旁揀着破布。有一個在吃夾肉麵包。

冬天。在一個愛爾蘭家裏，一個死的嬰孩包在手巾裏而放在廚桌上。父親和母親並排而坐，口角着，狂喝着一瓶威士忌酒。

冬天。一個意大利女孩發熱病倒在臥房裏。她底眼睛臃腫；一條溼的手巾圍繞着她底前額而縛着。但是她必須謀生。她坐在牀上，而做着假花——百合啦，玫瑰啦，以及連翹花花等等。

冬天。在義塚裏有過多的屍體須要埋葬。都市不得不將屍體分成三層而葬，“節省時間與地位”，報紙這樣地說。

冬天。雪球戰！我們向戴圓頂氈帽的，肥胖的，莊嚴的人們擲着雪球，去看看他們生氣起來。我們

滑冰，我們在鋪道上築烟火，並且烘番薯，直到警察來追趕我們，將火踏熄時才罷休了。

(二)

我們底領袖尼格爾，組織了一個祕密的同盟叫做“契洛斯蒂街少年復仇同盟”。彼許特拍爾啦，賈克·哥德里拔啦，我，以及其它兩個，都是尼格爾特許的同盟者。

我們底目的是要報復任何那一位同盟員所受的欺壓侮辱，以及開會議和烘甜番薯。

我們用舊木和舊貨在地蘭茜街空地中建築一間房子，夜裏在那兒聚餐。

要進房子裏去，須從一條祕密的地道進去。有兩隻椅子，一條牀褥和一支燈，以及一個由番茄罐製成的烟鹵。

牆上糊着報上棍球家和門拳家（他們是我們底英雄）底照片。

我們立了印地安人火與血的誓。我們刺穿拇指，塗血在紙上。隨後用一支燃燒的棍在我們底前

臂上烙印着神祕的星兒。

第一個去報仇的就是我。一個愛爾蘭底大孩子，他在霍斯頓街和波委里街賣報紙，打我好幾次，並且撕裂我底報紙。“我要殺死你，你這小傢伙，假如你再在這裏賣報，”他說。

一個下午，少年復仇同盟尾跟着我。那個愛爾蘭大孩子像往常那般，喇叭狗般向我衝過來。但是我們五個同志呼喝喊叫地撲到他底身上去，在殘忍的激昂中撮着抓着。我們打敗他。這是少年復仇同盟第一次的勝仗。接着又有別一次。

(三)

一般人曉得尼格爾底家族是我們街上最窮的一家。他在他那小印地安人殘酷的假面具後憂慮着。但他從來沒有啜泣過；他那孤獨的悲哀在一種異常的好鬥的性質中表現出來。

尼格爾底父親是一個“日工”的裁縫。他親手縫製最上等的衣服給時髦的第五街商店。這種的衣服不能大大概地由巨大的製衣廠產出。需要單

個藝匠底技能。

但是收入比一個套褲廠底女工還少。藝匠們沒有產業組合。他們是那種在家工作的，貧困孤立的異邦移民。

我永遠不會忘記尼格爾底家；這裏就是縫製許多套美國判官的，銀行家的，實業領袖的，奢侈的衣服的地方。

尼格爾對於他底家很慚愧；不准任何那一個孩子到那兒去找他。但是有一天，母親從飯店裏帶回來一匣雞蛋。誰若說她是偷來的，她一定很生氣。她只是拿了牠們；咖啡特雷亞很富裕，有數車的蛋哩。他們只是減少一兩打蛋有什麼不可以呢？於是她就派我送半匣蛋給尼格爾底家族。

我走進一間污穢的，點煤氣燈的房間。我看見這房間通到兩間較小的房，那是灰色的，佈滿蜘蛛絲的獸穴吧。這層樓每寸空地都擁擠着。隨處都有牀；一家七人住在這裏。

在一個角落裏，一個病的女孩子在一條牀褥上啜泣着。她底面孔的附近，放着一隻尿桶。房中

熱得可怕。尼格爾用他剛從街上拖來的木材，在發焰的爐下添火。

地板上紊亂地丟着玩具啦，報紙啦，布片啦，以及裁縫的修飾物等等。壁上掛着三個月份牌。一個月份牌有特蒂·羅斯福進攻散求安山的五彩石印畫；那是當代最盛行的藝術作品。壁上亦有個蠅污的金框，裏面是一張巨大的粉筆放大照相。那是尼格爾父母結婚日所攝的照片；女的罩着白色的新娘紗站着，捧着一束花，男的穿着莊嚴的，新郎底黑衣服坐在一隻桌邊。

這張照片是他倆在美國第一年中所攝的。面孔是年輕的，樸實的，歐羅巴農夫底面孔。

尼格爾底父親現在轉向我底面孔是老了十五年的。那面孔是一個帶有尖的頰骨的鼻頭的頭蓋，鼻上頰上的肌肉木乃伊般臭爛。他底眼睛又大又奇異。牠們使我想起一隻在街上死去的狗底眼睛。

“你來做什麼事情？”尼格爾底父親嘎聲地問。

他盤脚坐在一隻桌上，在煤汽燈下，駝着背，像裁縫底工作的姿勢一般。他縫着一領奢侈的外

套。一條污穢的破布繞着他底喉嚨，一條手巾繞着他底前額。上帝賜給他一顆毒瘤。毒瘤昏暈的病態的青紫色的味在房間裏與穢物，舊木，尿桶，被單，油膩的碟子，失望，等等臭味混雜在一起。

那人的眼睛與嗆聲使我害怕。我想他是生氣着。在這間熱的房間裏我不能呼吸。他覺得完全被牠所壓抑我說不出是什麼原故。我想逃走。

裁縫匠溫和地對我微笑，點點他底頭。

“難道貓偷了你底舌頭不成？”他問道。“小傢伙，什麼事呢？”

他底針閃出閃入，在縫製着一領百萬富豪的外套，並以貧民毒瘤的香味薰香牠。

我仍舊默然。尼格爾挑戰地走進前來，他底雙拳緊捏，好像他要打我似的。他恨我到這裏來；我從他那陰沉的眼中看得出。

“你來幹什麼烏？”他說。“說呀。”

我底聲音終於響出了。我拿出雞蛋給尼格爾。

“我底母親送這些蛋，”我口吃着。

砰磅發了一響。一個穿着寬袍的，肥矮的小婦

人從隣房衝了進來，在她那瘋狂的急速中弄覆了椅子和碟子。那是尼格爾底母親。她投出手臂來抱住我。

“謝謝你，謝謝你，我底寶貝！”她叫着，用歇斯迭里的狂吻窒息着我。“或許有我們大家都較為好過的日子吧，或許一陣火會燒光我們底敵人！夜裏他們不讓我睡去，但是我唾他們底面。我唾他們底面！”

我驚嚇迷惑起來了。

“瑪爾珈，”裁縫匠鎮定地對妻子說，“你要嚇死這個孩子了，亞庇，給你底母親一杯水。她再興奮了。”

婦人坐下。用她底圍裙揩着面孔。她喝了水，神經地喘息着。我們注視她。她終於伸出手從尼格爾手中接過雞蛋來。現在她底聲音很溫和。她撫着我底頭髮。

“你底母親是一個多麼良善的女人呀！”她說。“對她說我們很多謝她。而你送蛋來的亦是一個好孩子。我底寶貝，謝謝你。”

我離開尼格爾底家，連靈魂都受着震動。我永遠不能忘記這場戲。但對於尼格爾却是每日的生活。他底母親有時幹出奇異的事情來，被鄰近當做話柄。她半瘋；她底困苦毒害了她，使她太激怒。只有忍耐的人才是“神志清明”。

(四)

麗麗比她底弟弟尼格爾大五歲。她是一個惹人愛的女孩，帶有柔輓的橄欖色的面孔和大的眼睛。她早年就停學，在家裏和她底母親及妹妹一同縫紉着外套。

兩個成人三個孩子在這家裏不斷地工作着，他們共賺的錢在一年中每星期平均起來總不能超過十二元。

麗麗怨恨工作長久的，乏味的鐘點。她唯一擷取得到的興趣是當她被派到第五街商店送去已經完工的衣服，或是去拿未完工的料作。

她每每將包裹放在側道上，而跟着任何她所碰見的手風琴跳舞。她不能抵抗這種誘惑，有一

次，她底母親發現這個黑色的，快活的女孩子在跳舞，而攫住她底頭髮。

“妖怪！原來你就是在這裏呀！玩東玩西！”

“但是，媽媽，有時我想玩玩！我必須有些遊戲。”

“玩！玩！”她底母親尖叫着，“同時我們在家裏餓餓着！不將外套帶到屋裏來，只在街上跳舞，我們怎麼能夠工作呢？”

她毆打那女孩子。麗麗不肯離開手風琴。母女之間有一場瘋狂的，醜陋的戲。母親終于征服了她，而那個啜泣的女孩說：“好，我回去。”

她們向四周尋找麗麗所帶的那包外套。牠已不見了。一個波委里底蕩漢在剛才那激動中已偷了牠罷。他或許將牠賣給當舖，而得到了一元錢。尼格爾底母親失神了。她那歇斯迭里的日和夜過了好幾個月。但就是在她底瘋狂中，她還工作着，催趕別人做得快點。失掉的包裹必須賠償呢。

以後尼格爾被派帶包裹到店裏去。他們已不信用麗麗了。她或許可以再玩。她終日被關在屋內

好幾年，縫紉着外套。她十五歲的時候就反叛了。她到一間紙箱工廠去工作。她開始穿長的衣服，開始修飾她底頭髮。她在門口與少年們調情，她去跳舞，夜裏在外面留連到夜深才回來。

她底父母責罵她；但她反抗，她賺得到工薪，她終于自由了。

一天晚上，經過一陣可怕的吵鬧：母親竭力毆打這個長成的女孩，麗麗跑出房子而不回來了。母親到各處去找她，但是找不到。數星期以後，麗麗依舊失蹤。

隨後有人看見她和獨眼魯意在十四街上走着，她塗脂抹粉，搖着妓女所帶的，無恥的小手袋。她底名字永遠不在尼格爾底家裏提起。

尼格爾不說什麼。但是一天晚上，我們少年復仇同盟繞着營寨火聚會的時候，他站了起來，說：“跟我來，夥計。”

我們服從。他領我們到獨眼魯意蓄鴿的屋頂上去。

那兒，在月光下，我們四肢伸直地爬到鴿屋

去，弄開了鎖。

我們走進去，割開了四十頭鴿子底喉嚨。

我們殺牠們底時候，牠們震動着翼兒，隨後就變成沈默與塗血了。

濃厚的雪在屋頂上閃光着。高聳雲霄的大建築物在遙遠顫動着。一隻黑貓在雪上巡劫。

我們彼此低語，凝視着我們底周圍，等候着魯意。我們底手帶有血腥味。

(五)

獨眼魯意或許會疑惑是尼格爾所犯底罪，但是並沒有竭力想來處罰他。

可是這孩子若與那個大人會面的時候，他們倆像仇敵般彼此虎視着。

尼格爾底姊姊有一次回家來望望她所鐘愛底弟妹們。父母不同她說話。

麗麗由郵政局匯錢給她底家族，她們用了那些錢，但是永遠沒有覆過一封信。

有一次尼格爾和我在街下碰見她，她大笑，揭

力想和我們談話。尼格爾走開。麗麗十九歲的時候在醫院裏死去，所患的病是那種在東邊區叫做“黑色的梅毒”。

七年後，尼格爾長成以後，他當槍手的第一樁事業是去殺死獨眼魯意。

第二十章 慰恤金

(一)

養馬房是一個生死的忙碌的舞台。牠是婚禮和葬禮馬車的棧房，加拉罕運輸特別快車底總部。

特別快車的車夫是年輕的，熟皮色面龐的愛爾蘭人，馬車夫是年輕的，熟皮色面龐的猶太人。

這些屬於兩個世上主要被迫害的，流蕩的小民族底市民，在職務間的空閒時，在一條長凳上閒蕩着。他們打着架，推究着事理及在日光中聚攏來喝整桶整桶的啤酒。

他們底長凳是在馬房前的人行道上。每每有十個或二十個車夫坐在這裏，至少有一個愉快的小妓女和一隻山羊，或是一隻狗。

馬房是一間古式的，五層的磚石建築物，在我們住宅底隔壁。在夏天，這地方發臭，那是一種發電機的惡臭。再添加了我們街上完備的臭味，以及腐爛的糞污的，稀有的薔薇油香味。這臭味毒害我底睡眠。牠是數百萬蒼蠅所鍾愛的。蒼蠅在馬房中變肥和染臭，然後來光臨我底家。

巨大的蘭花在南美底林莽中生長着，這種蘭花我看見過；有的是數百磅的重量。牠們肥料的香氣使牠們成爲一切蒼蠅底磁石。印第安人怕這些蘭花。牠們時而陷在一個睡着的人底身上，而壓死了他。我們底馬房也有殉難者，但是除了年輕的醫生撒羅以外，沒有一個實覺到這一點，撒羅恨蒼蠅，警告我們撲滅牠們。

(二)

我喜歡跟猶太車夫一同去參加葬禮。那是多

麼顯赫的，夏天的趣味呀。挪散是一隻高大的猶太牡牛，他那又紅又堅硬的面孔，像是一厚塊生鏽的鐵。他那騷擾的品性常常給他一隻受傷的黑眼睛和流血的面孔。那是一個溫暖的，清明的早晨。三輛馬車從馬房的斜路滾了出來，要去參加葬禮。隨後挪散出現，咒罵着他的馬，我求他帶我去。他有點生氣，但是緩和下來。我爬上車坐在他身邊，坐在車夫底高座上。

三輛馬車和一輛棺車。一個窮人底葬禮。我們經過騷鬧的東邊區。年輕好玩的車夫們在各輛馬車彼此互相玩笑着。馬兒突躍急跳，挪散咒罵牠們。

“你這女鬼，”他用猶太語對他的馬說，“穩定下來，不然我就踢你底肚皮！”

他力制韁繩，割傷白馬的嘴，直到流血。但是這隻雌馬仍舊興奮着；馬兒們有馬兒們底性情哩。

我們到了死人底住宅。許多手車，必須經人咒罵，才肯讓路。我們成行地停在邊石上。那兒聚着一羣人。葬禮啦，婚禮啦，修理陰溝啦，意外啦，火

燒啦，愛情的暗殺啦，都是羣衆的食物。

棺木由四個黑鬚的，面孔蒼白的漢子抬了下來。隨後妻兒們也出來了，她們穿着黑色的喪服，膽怯地哭着。這家窮得連赫赫地哭都不敢了。

但是有些鄰人却是這樣的。這是她們底快樂。她們弄出可怕的喧囂。那聲音穿透人家底骨髓。東邊區底婦人有一種很奇異很尖利的哭聲，很蘇格蘭化。她們唱出那個已死的，吸吮膏血的工廠底奴隸的德行，以及他底家庭的悲哀。她們在一種悲哀的狂歡中顛來倒去。這種的舉動能解除她們底煩悶，但却是旁觀者底地獄。

(三)

隨後駛過布洛克倫橋，我們底下面展開不能相信的，廣大的紐約底一帶。河中緊擠着，那是一條曳船交易的街道。高大的最高度建築物鋸子般割開了天空。工廠的烟染污了明亮的藍色的天空。汽笛隆隆地響而嗚咽着；希洛克倫低低地，服從地，躺在地平線上。

“在布洛克倫住的是瘋子，”挪散說，用他底馬鞭指着那一邊。“我底天，那兒像墓地般死寂；沒有激動，什麼都沒有。那是海軍場。美國戰船就是藏在那裏。水手是一批愛爾蘭漢子。有一次我和一個水手打架而敲掉了他底牙齒。他喊我做一個猶太人。”

“你不是猶太人嗎？”我畏縮地問，同時我那貪婪底雙眼陶醉于面前底景色。

“自然我是猶太人，”挪散響出他那粗暴的，鐵般的聲調，“我是猶太人，我自以為傲，但沒有一個愛爾蘭底蕩漢可以罵我，或是喊我做一個猶太人。”

“爲什麼？”我問。

我七歲的時候是很邏輯的。

“爲什麼？”他嘲笑地做效我。“爲什麼？你對一個孩子說了些話，他就問你爲什麼？孩子使我頭痛。”挪散將他底憎惡唾到河裏去。他所唾底痰墮到一英里三分之一長距離的河上去。

(四)

他們將棺木放到地中去。一個老年的牧師戴着光澤的高帽子，唱出一首希伯來文底響亮的長歌，那是爲死了的猶太人底禱文。一個婦人哀叫着；她是死者底妻子。她竭力撲身到墓中去。她底哭着的朋友們約束她。墓場的樹奇異地搖動。墓場的太陽是奇異的。掘墓工將土剷到墓上去。我覺得孤寂與迷惑。我歡喜像其餘的人哭出來，但是因爲挪散而怕羞。

隨後葬禮完畢了。我們都到墓場入口一間飯店去，去吃大盤的酸酪啦，鍋酪啦，黑麵包啦，以及猶太人殯葬的食物。連寡婦也喫。挪散將他那一份食物的一半給我。隨後我們就乘車回家，再經過布洛克倫橋。

東邊區再湮沒了我們底馬車，我很歡喜。在我底街上的喧囂中，我那種淡然的殯葬的孤寂消失了。在我們住宅的門階上坐着兩個朋友，我底妹妹伊撒和尼格爾底小妹妹麗阿。在落照紫色和金色

的光暉中，她們看着一本神話，吃着塗奶油的麵包。她們底面孔安靜滿足。但我使她們豔羨着我。

“挪散又帶我去作一次殯葬的遊行，”我歡呼着，“我又看見一個人埋葬了。”

女孩子們令人愉快地豔羨。車夫們從來不載女孩子去玩。我底妹妹伊撒常常要去，但不能夠。她因此罵我，而我說我吩咐車夫別帶她去。我挪揄她，形容我底冒險是怎樣奇異可愛給她聽，她哭起來了。她漸漸嫉妬我底幸運。我底可憐的親愛的小妹妹呀！你這樣快地也去作殯葬的遊行，却永不回來像我一樣的誇張着呵！

(五)

這個壓在我們身上的，邪惡的冬天，我底母親在飯店裏工作的時候，伊撒料理大半的家務。她買雜貨，她燒飯，她擦地板，她當心着還是嬰兒的弟弟，她是我底父親的看護婦。我記得有一次她站在他底牀邊，而慈愛地撫着他底頭髮，像某位溫和美麗的婦人般說：

“爸爸，我很傷心你生病。我多麼歡喜世上沒有人生病呀！但你不久就會恢復；別愁，親愛的爸爸！”

我底父親緊抱了她，吻她底眼睛，嘴，和手，而以每個鍾愛的猶太名字喊她：他底月亮啦，他底財寶啦，他底小母親啦，他底玫瑰啦，他底小鴿兒啦，以及他底心肝啦。

她那細小的，帶有閃爍的雀般長腳的身體上有這樣多的精力啊。她那柔輦的大眼睛裏有這樣多的慈愛啊。伊撒並沒有被強迫去料理家務，她自己看出是必須的，她就帶着歡樂的愉快去做。她歡喜幫助我底母親。她歡喜幫助每個人；她底慈愛太早成熟了。

伊撒也是夢想的；她讀着每本神話，並且相信。她常常弄出新的遊戲來玩，創造想像的人物。她看了一本書以後，就詳細地覆說給父親聽，父親對於任何那一種的故事都歡喜。我大她一歲，但在她底身邊自覺得是一個大人。當我將我所曉得的，關於東邊區街的事情告訴她，她每每哭了起來而

說我騙她。我輕視她底衰弱。

爲什麼我常常跟我底妹子打架呢？爲什麼我拒絕去做家中的雜役，而將一切都推在她底肩上呢？我記得一個晚上，我賣了報紙回來，父親叫我再去找些木柴來生火爐。我拒絕並且吵了一陣。我說伊撒應該去幹。伊撒說她忙于十二來種別的事情。我詈罵她，並且愠怒起來。她對於我底魯莽只是聳聳肩，而安靜地出去找木薪。

我對於她常常贏得這輕易的勝仗。

(六)

有一次我底妹妹坐在住宅的門廊上，看着那本藍色神話集，這本書是她底寶貝。那是一本美麗的大書，帶有彩色的圖畫，是哈萊所給她的。她曾用鉛筆描了這些圖畫，畫中每個故事她都背得出。但她喜歡看了再看，她底嘴唇夢般動着，好像她對自己唱歌似的。現在她在門廊上看着這本書，同時紐約底太陽在住宅上耀耀着燦爛的紫色，琥珀色，以及玫瑰色。

伊撒在她在自己底世界裏。街道在她底周圍急轉着，碰撞着，莊嚴的灰色的老猶太人走過，喃喃的媽媽，龜鶩，手車，以及嶙嶙的馬車。一隻生疥癬的狗用牠底前爪在一隻垃圾桶裏搜尋着。三個粗暴的流氓在附近閒蕩着，口角着，唾着烟草汁。酒店忙碌，妓女忙碌，貧民窟的不幸是巨大而且凱旋了。但伊撒逃離開了這一切。她在看着她底書。暮色落在白色的書頁上而輝耀着她底面孔。

我走近去，她抬起頭來。我還看得見泛紅的小面孔，猶太人底頰骨，熱烈的嘴，以及大的眼睛。她望着我而沒看見我。她沉醉于神仙及巨人的世界，孩子們熟習地談起那兒有天鵝和獅子，以及在玻璃山後找着令人銷魂的城堡。

我這個惡鬼攔她離開這個美麗的魔幻的國土。我從她手裏搶了那本書，拔開腳就跑，嚷出殘忍的嘲笑。我喜歡苦楚她。我喜歡使她哭起來。

現在赦了我底罪吧，伊撒。

又一次我毆打她，直到她底鼻頭流血。她暗跟我到少年復仇同盟祕密的堡壘去，在我底同志們

底面前羞辱我，而說是媽媽要我回去。

又一次我搶了一切撒羅醫生給我們底，可愛的果子和糖。狼吞虎嚥地喫了她那一份，像我自己底一般。她哭了起來，因為我會這樣自私和貪婪。她從來沒有貪婪過。

(七)

冬天延捱下去，那是冬天中最陰暗的冬天。我底父親在房子裏沮喪着，吃烟着，我底母親在飯店裏工作。我放了學就去賣報紙，而忠實的伊撒料理着家務。

我底姨孃離開了我們底家。撒羅醫生很忙；他沒有那樣常常地來拜望我們，在夜裏來和我們一道喝茶。

沒什麼改變。沒什麼發生。

直到一個很晚的冬天下午。

(八)

世界已黑暗了。白雪掩蔽着都市，街道以及住

宅。

彷彿是一個北極的午夜篡奪了白晝。在中午有這樣多的燈點着，那是很奇異的。在學校裏燈已點上了。街上的店鋪和巨大建築物也點了燈。當我沿着波委里賣報紙的時候，我看見酒店輝耀着煤氣燈和電燈。

在這不自然的黑暗中，雪還是落個不停。在屋外很可怕。除了人馬冒着雪的，奇異的隱現的形外什麼都看不見。將近五點鐘的時候，我疲乏得只能決心回家去。我底報紙，一半還未賣掉，但是我被凍和盲目得太利害，不能繼續賣報紙。

我到家的時候我看見母親已在那兒了。咖啡特雷亞提早已關門，我底母親因走了從街車下來到家裏半英里的路而疲乏着。她已脫掉她那濕的鞋子，而在火爐邊烘着她底襪子。

“伊撒在什麼地方？”我入門的時候她問道。

“我不曉得，”我說。“我整天都沒看見她。”

“她出去找燒火爐的木材，”我底父親從臥房那邊回答。

我底母親快快地搖搖她底頭。

“太壞了，”她說。“這種惡鬼的天氣。”

湯鍋在爐上沸騰着，那是我底妹妹伊撒所安置的。那兒有一個鍋燉着梅子以及茶壺。她也在桌上排了碟子，叉子，以及湯匙預備晚餐。房中整潔，她出去找木材以前，已經弄清楚了家務。

“哼，這個可憐的女孩，她穿着那樣薄的短衫呀，”我底母親說。“她出去我很擔憂。”

我脫了鞋，掛了襪子去烘乾。我計算着我底錢，這個鉛一般的不幸的日子我只賺了十九仙。我坐下來，在晚飯以前想讀一篇漢蒂的故事。晚飯後我要做學校中的課外工作。我底母親裸着腳跛到臥房裏去看看嬰孩，跟父親談話。

我埋身于那本漢蒂的書中，而忘記了一切別的。那是一篇獅子雷查·蘇爾底的故事。隨即我底母親截斷這篇華美的故事。她斜倚在我底肩上而興奮地問道：

“那麼伊撒在那兒呢？她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媽媽。”

“哼，我真憂慮呢。這樣壞的日子！或許我應該出去找她。她或許要人幫助她拿木材，我底可憐的鴿子。”

我底母親開始穿上她底襪子。隨後穿了鞋，在她披了大圍巾以前，她在廚房裏騷動了一回兒。圍巾剛剛在她底手中，我們底門上有了三響。敲門聲凶猛得使我與母親兩人都驚跳起來。

“進來，”我底母親說，披上了圍巾。

門闖開。我們看見門口有一羣陌生人很驚愕。在煤汽燈下，他們好像是幻想出來的，帶着蒼白的面孔和凝視的眼睛。他們底外套和帽子蓋滿着雪。一個高大的，肥壯的漢子，帶着一簇黑鬚，他很劇烈地嗚咽着。其餘的僵硬地站着，像鬼一般。

我底母親鎮定着着她底心。

“快說，發生了什麼事？”她問。

人羣中一個婦人哀叫着。人羣對於這哀叫不安地移動，但還是緘默着。一個圓肩的小漢子，戴着眼鏡；走進前來辯解着：

“別激動，夫人，醫生馬上就來。”

“什麼醫生？發生了什麼事？告訴我！”我底母親詢問。

但裝着雪的人們只是凝視着她，不能說。他們底嘴唇緊閉着，好像是在夢魘中。他們奇異地凝視着我們。隨即他們分開，他們中間走過來一個蒼白的漢子，穿着一條雜貨商的帷裙。他因興奮地而流汗着，他底眼睛雲眼着。在他底手臂中，他抱着一個女孩子底身體。她滴着血。有些血濺在雜貨商底帷裙上和手上。

“伊撒！”我底母親悲叫着。“伊撒呀！”

所有鬼般的人們都開始哭了起來。有的將面孔轉開，或是痛苦地遮住他們底眼睛。雜貨商將伊撒放在一隻桌上。她底頭跌向後。她底眼睛合着，她底面孔壓碎流血。

“我底寶貝，我底花，他們對你幹了什麼呀？”我底母親哀哭着。她竭力撲身到伊撒底身上去。一個老婦人柔順地抓住她底肩頭。

我底母親浸溼一條手巾，揩掉伊撒面上底血。小面孔上帶着深的傷痕，像是被屠夫底劈刀所斫

傷一般。我底母親吻她又吻她。我底父親從臥房出來，野獸般咆哮着。他跪下脚而擦煖伊撒冰冷底雙手。

我底母親昏迷地走來走去，絞扭着她底手。

“怎麼發生的？怎麼發生的呀？”

一陣含糊帶淚的聲調爆發地告訴她。伊撒拖着她那載木柴底雪車。她在我們那角落裏跨過街道，當時在雪霧中一輛亞當捷運貨車撞倒了她。她在馬道中跌倒，沉重的車輪輾過她底身體。

“我底嬰孩！我底寶貝！”我底母底哭着。

“伊撒，對我說話！開你底眼睛看看爸爸！看，伊撒，我有些糖果給你，和一本新的圖畫！”我底父親跪在地上懇求着。

“醫生在那裏呀？”我底母親瘋狂地叫着。

“他快要來了。已經打電話給他，”一個婦人在人羣中喃喃地說。

貨車夫出現。他是一個魁梧的年輕的，德美的混合種，穿着一領外套，一支安全針在頸上扣住外套。他脫了他底毛帽，沉重的雪從帽上落到地板下

去。他帶着迷惑底眼睛凝視他底周圍。他那闊的面孔，又紅又擦傷了。像肉片被冷風所凍裂一般，很奇異歪扭着，像是一個要哭的嬰孩。

“上天爲證，”他說，“在雪中我完全看不見她！我最初曉得的是她在車輪下面。”

我底父親跳了起來而扼住車夫底喉嚨。

“殺人犯！”我底父親嚷着。

車夫並不竭力辯護，只是哭着。

“誠誠實實的！”他嗚咽着。“我自己是一個父親，我有兩個兒子，先生，我不能看見她完全爲了雪，基督幫助我呀！”

我底父親被人家拖離開車夫底喉嚨。人人都明白這個可憐的車夫不該受責。人們還是洗着伊撒底面孔，對她說話。但她不回答。一個驚嚇的孩子用雪車拖進一切伊撒所聚攏來底木材。房裏很熱；人們擠得很緊，嘆息着談話着；煤汽燈搖曳着。

“我底嬰孩！我底嬰孩！”我底母親哀哭着。在霧間裏走來走去，捶着她底胸膛。我底父親坐在伊

撒底身邊，好像已不省人事了。

隨即一個白麻布袴的少年醫生出現了。他將伊撒放在他底病人車上，而載到醫院裏去。當天夜裏她死去，一句話都沒有說。

(九)

在棺木裏的伊撒在前房的桌上躺了三夜。她長眠的時候，有些老人從猶太教堂雇來，坐在我們廚房裏的燭光邊。他們念着希伯來禱文，直到天亮。半夜裏我每每醒來，看見他們巨大的人形在通氣筒的壁上搖曳着。我聽見他們喃喃的聲音，和我底雙親在睡眠中底嘆息，人生帶着牠底神祕與恐怖壓抑我。

我底小妹妹已死了。一個孩子不懂“死”的意義，但他懂得“死”所帶來的嚴肅與恐怖，這些嚴肅與恐怖影響他底周圍的大人物。我從來沒見過我底母親這樣地瘋狂。

我底小妹妹被放進土中的時候。我底母親竭力撲身於旁邊未掩蓋的墓上。我底父親抑制住她。

牧師朗聲向死者唸出長長的希伯來禱文的時候，人人都哭了。我也哭，因為我開始了解為何人們在殯葬中哭着，雖則後來他們在墓場飯店吃黑麵包與鍋酪。

下一星期中我底父母做“齋事”。他們照着“齋事”的定例，脚穿襪子坐在地板上，身體搖左搖右而讀着希伯來底經書。鄰人進來，替我們燒飯，照顧我們。

在一間住宅中，快樂與悲哀是社交的手段。鄰人個個地爬了進來，在做“齋事”的期間，和我們一道坐着。在這些黑暗的房間裏，整天都有悲哀的人羣。

他們給我底母親以最悲慘的慰藉。貧窮人底心裏為何有這樣多陰慘的學識呢？

“我底姊妹亦是這樣地失掉了一個小孩子，”賣醃漬品者的妻子李保夫夫人說道。“那就是小莫理斯，一個極可愛的小孩，不然現在七歲了；但是一輛街車輾殺了他。然而我們能怎樣做呢？這種事情天天發生啊。”

“是，”我底母親喃喃地說。

女看門的，她那又肥又真誠的面孔染着污穢與眼淚，痛苦地說：

“我認得一家住在哥倫比亞街的卡力教徒。今年他失掉了一個與伊撒同年的女孩。母親親眼看見的。她站在窗口，注視女孩在街上玩着。隨後一輛馬車向那個女孩撞去。母親痛心得拔掉頭髮。這是一種亞美利加底羞愧，在俄國，我們因為“排猶運動”而不能居住，但在這裏我們底女孩却被殺掉！”

“是的，”我底母親說。

塞米爾先生底瘦妻子點她底頭，用她底帷裙的一角揩揩她那起粒的眼睛。隨後帶着細弱的溫和的聲音說：

“可是我們怎麼辦呢？孩子們必須在一個地方玩耍。”

“是，”我底母親同意。

我底母親只回答人們是與不是；她已不省人事；好像她並沒感覺什麼。她坐在地板上，身體搖來搖去，用一條濕醋的手巾緊壓着她底鼻頭。伊撒

死了。

(十)

在誦經期間中，有一天一個陌生者過訪。他騷擾地走了進來，是一個強壯的黑漢子，帶着一副粗大的面孔，龍蝦眼，又短又曲的腳。他底樣子像是一隻大猩猩，但衣服穿得很攷究，並且使人驚奇地和靄。他脫了外套，小心地放在一隻椅背上，整理整理他那蹄鐵形的，鑽石的圍巾扣針。他握握父親底手，又握握母親底手。

“你們底意外我抱着真誠的惋惜，”他帶着代理葬事者假的，流利的感憤說話。“失掉一個女孩子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對於一個母親。我自己也是一個父親；我曉得你們必定感覺到的。”

他摸摸他底袋子，拿出一張在事業上用的卡片給父親，再一張給母親。他們愚笨地注視那張卡片。那個陌生者彷彿已克服了他們。

“你看得到，”他流利地說下去，“我是若安那斯·施契里賽爾先生，著名的律師。我亦是市區長

巴路契·哥爾德法布先生底至友。喂，一個多麼偉大的人物，一個大人物！得，我底朋友，我們直說吧，我曾研究你們所遭遇底意外。我決定你們對亞當捷運公司起訴，要求一筆很好的賠償金。賠償金應有一千元！我很願意代表你們，因為你們是哥爾德法布底朋友。現在你們不付什麼錢；只須等待我打贏了這筆案件以後。現在你們所當做的只是簽簽文書。那麼我們簽字吧，然後我們就可以進行這案件了。那是一千元呀，我底朋友們！”

他在我父親底面前，一閃地拿出一張公文書。我底父親昏迷地坐在那兒。他拿了那張文書，以及律師所給他底自來水筆，彷彿準備好像自動機一般去簽字。

但我底母親嗚咽起來。“走開！”她對律師說。“我不要你在我底房子裏！”

施契里賽爾驚奇地望着她。

“什麼事？”他問道，展開他底雙手。

“我不要你底慰恤金！”我底母親哭着。

“慰恤金？”他重覆道。“爲什麼是慰恤金呢？那

是意外的賠償金呀！每年我處理數百件這種案件。”

他竭力想與我底母親爭辯，但她變成歇斯迭里，而開始辱罵他，於是他就帶着憤怒的態度拾起他底外套，開了房門。

“我從來不與生手爭辯，”他離開的時候，傲慢地說。

我底父親坐在那兒，帶着陌生者剛進來的時候那昏迷的神情。

“我不曉得，加特，”他緩緩地說。“或許我們要取這筆錢。上帝曉得我們現在欠錢用。我可以用這筆錢來開店。孩子已死了，不論我們怎樣做，對於我們可憐的鴿子仍舊同樣。所以因此——”

“靜着！”我底母親說。“這是我底感覺！”

我底父親被一切弄得太迷惑和折磨了，沒有能力去回答她。從過去她那些“感覺”的經驗中，他也實覺到她準備好去冒險。顯明的，這次也是那種時間的一次。伊撒死了。

第二十一章 香蕉

(一)

伊撒是死了。我底母親曾經在一生中忍受了一切，但是這個她不能忍受了。一個人看見她時驚駭着她是變成了怎樣的沉靜。他不再是活動的，高興的，爭吵的人了。她整日坐在窗子傍邊，讀着她底禱告書。當她喃喃着無窮的希伯來禱告時，眼睛孤寂地從她底面龐上流着。她不說話，但是，我們知道爲什麼她哭。因爲伊撒是死了。

好幾個月她墜入在這種昏聩中。她忘記了去

烹調或者灑掃。我底父親和我不得不做一切的事。她也是恐懼着我要被一輛貨車殺害，不讓我出去販賣着報紙。她嚴厲地依着我底弟弟和我，用接吻來狂噬着我們，保持着我們在她底旁邊經過了長長的時間。我底父親心神不甯地守候着她，經過了她底長長的，幽暗的不動心的時光。

“加特，有甚麼錯？”他探尋着、“加特，你正在想什麼？”

“沒有什麼，”她傷感地說。“我只是看着孩子們在街上遊戲。”

“但是你必定不是！”我底父親叫着。“伊撒停留在你底心中！你要使你自己病了，加特！”

“等我病好了，”她說。“等我離去這個世界。人愛着一個孩子許多年，然後一輛貨車殺死了他。”

我底父親傷悼地搖着他底頭。有甚麼他能說來安慰她呢？伊撒是死了。話句是無效用了。自從伊撒死後已經二十年了，但是我底母親仍然是不高興。她一個月去拜謁墓場一次，散一些花在伊撒底墳墓上。她仍然為他底孩子哭着。好像伊撒是昨

天死去樣；我底母親決不被安慰着。

(二)

因為我底母親是這樣的無望，我底父親不得不爬出他底病榻去獵着工作。但是，他沒有找着。在一種卑微心理的方法上，他這兒那兒去問着。事情沒有好結果。他是病而無勇氣，而且不能說英語。除了油漆匠外，他是不精于其他的生意，而且他底攀上建築架底克制的恐怖把他從這種工作上摒絕了。另外只有細微的事他能做了。他憂鬱地在街上走着。

要說我們怎樣生活過了第二年，那是難于說了。在十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是窮人，他們實行幫助來組織佈施。另外有第十個窮人，他是為這樣的乞求過于驕矜了。我們是在較後的第十個人。

我不能描寫我們怎樣籌劃去生存。後死者怎的不記憶着金錢創始者直到他在海岸滌蕩盡時為止呢？一切我知道的是，我們仍然繼續生活着。

鄰人們幫助我們。他們帶來他們的晚餐底許

多什物，而在紙袋中包含着糖，咖啡，豆子，麵包。酒店管理人傑克·阿爾佛無聲地付了我們底房租好幾個月。別的人們是仁慈的。妓女露茜有一次放了一張竊摺過的五元銀票子在我底手內。

“把這票子給你底母親，”她說。“告訴她你在街上找着的。”

我竭力想向我底母親再撒這個誑，但是在詢問之下識破了。我底母親嘆息着。

“給露茜以我底銘心的感謝，”她說。“你說，有一天我們要還她。但是不要告訴你底爸爸；他是過于倨傲了。”

泰馬尼會堂首領大提姆·撒里凡在感恩節送給我們一個籃子，擠滿着核桃，糖果，紅莓苔子，芹菜，同一隻大的籃皮的野雞。

“這感恩節是那一種節日呢？”我底母親問着。

我，家庭底學者，告訴她感恩節是朝聖者們感謝上帝的美國的一個節日。

“因此，感恩節便是一個美國人的節日了，”我底母親說，“而不是爲猶太人的。”

野鷄是一隻美麗的肥鳥，但是不幸地，野鷄是異教徒的食物，牠不是合于猶太法典的，所以禁止着我們吃。我們伴着熱望看着牠，但是我底父親把牠賣給傑克酒店的一個麵包管理人。

(三)

“我必定去做些事！我必定尋些工作！我們是窮困了！”我底父親叫着，在沮喪時用他底兩拳捶着他底胸膛。

鄰人們竭力想幫助我們，但是他們自己也是貧窮。有些善意的鄰人祕密地寄一張郵片到慈善會去，告訴我們底境遇。

一天，一個生客光臨着了。他是一個纖細的，美髮的，年青的基督徒，有着一種敏捷的，忙碌態度，繫着一根時髦的領與領帶。他向着牆放着他底傘，推開一束索引片子。他感受了一陣劇烈的冷，用他底鼻子長長地吹着很驚人的牛叫聲。

“黑曼·哥爾德住在這兒嗎？”他問着，激發地以鼻吸着氣。

“是的，先生，”我底母親說。

她是很尊敬的，因為這是顯然地是從衛生部，或者公立學校，或者基督教會，或者房東那兒來的粗魯的，年青的青年人中的一個一樣。他們問許多問題，一個人必定要回答他，不然你便要到監獄去。

“我是從聯合慈善會來的，”這青年人說，“有人寫信與我們說到你。假如你願意回答些問題，我們願意幫助你。你有好多孩子？”

“兩個，”我底母親說。

“好大的年紀了？”

“一個六歲，別一個十歲。”

“丈夫病了嗎？”

“是的，先生。”

“私人醫生嗎，自由診斷呢？”

”私人醫生。”

“那兒拿錢來付他呢？”

“我們，我們——”我底母親開始着。

年青的稽察者在一張索引片上作着迅速的注視。當他談話時，他底眼睛掃射着室中，宛如他正

在把每個鑽子，鍋子，盤子布和在我們家中底每件傢俱造着表冊樣。他遮斷我底母親底我們同撒羅醫生的關係底長長的敘述。

“這樣，你底丈夫不是失業了嗎？他對你仁慈嗎？他飲酒麼？在工作時他得着好多薪水？他吸煙麼？現在他是竭力找工作嗎？他曾經打過你沒有？當他工作時，把薪水給你好多呢？你們付好多房租呢？你們第一星期所用的雜貨值好多錢呢？”

我底母親爲這尼加拿瀑布般底問題所擾亂了。她恨着進入她底家裏，帶着一種有權威底氣味問着私人的問題的敏捷的生客。但是，他是一個職員。她清了清她底喉嚨，當我底父親搖擺進來時，她打算給他以回答。

父親正休息在寢室內，衣服脫了一半。他底臉蒼白，因爲激怒而戰慄。他凝視着年青的，美麗的發問題的人。而且叫囂着：

“走出這屋子，先生！你在這兒沒有事。我們貧窮是真實的事，但是貧窮沒有給你以權利來侮辱我們。”

“我不是得侮辱你，”年青的稽察者說，吹着他底鼻子，神經地推着他底索引片。“一天中我在差不多五十個家庭中問着這些問題。牠正是規則的組織。”

我底父親驕傲地把他自己挺起來。

“我吐你那規則組織的口水，”他說。“我們不要任何的佈施；我們不要牠能夠生活，先生。”

“很好，”年青人說着，收起他底傘，外套，索引片子，敏捷地向着門去。“我要報告你剛剛說的。”他停住了一會兒去草率的寫了一些多量的記事；于是，在他底溼的鼻子中吹着一種最後的牛叫，急行下過道去了。在他底紙片上記着什麼我們決不知道，但是我們拒絕着由慈善創立會任何更進的謁見底玷辱。在東邊區的個人憎恨而且懼怕着那殘酷的機器，那機器沒有一人不曾受着第一次體系的凌辱而被幫助，沒有一人不曾被一切人類的偶像而被強奪着。人底鄰人們是更仁慈的。泰馬尼會堂是更仁慈的。飢餓是更仁慈的。有千千的像我們的家庭甯願死亡比由創立慈善會底無情的警察

所受的好像囚犯般的威逼着，玷辱着，打着手印還好些。

(四)

鄰人們談論着我們。他們是可惡的東西。在住宅內，每個婦人知道怎樣在鄰人底鍋內去烹調晚餐。每個人也知道隄防，那變黑了的一個鄰人底心。

一晚上一個鄰人臨到了。他吻着門上鋪着的羊皮紙誡律，在粗麻爛布上拭着他底腳。然後他馴服地進入了我們底廚房好像一個擅入者樣。

“晚安，里卜惹先生，”我底母親說，“請坐。”

“晚安，”他訥訥着，自己坐下了。“今天是個下雨天，我沒有賣着好多香蕉，因此我與你帶些來。或者你底孩子們喜歡香蕉。”

他遞給我底母親一束香蕉，她接着香蕉，說：“謝謝，里卜惹先生。”

大肚的小販羞澀地撚着他底鬍子。他來是為一種目的，但是過于困難着說出了。汗在他底紅色

的肥胖的誠實的臉下出現了，臉因為風和太陽已經變成褐色了。他搔着他底頭，而在一種痛苦的沉寂中凝視着我們。過去了幾分鐘。

“你底健康怎樣，里卜惹先生？”我底父親問着。

“我是更強壯了，感謝上帝，”他含羞地說。“只是風溼病又發生了。”

“好的。你底新生的嬰孩怎樣，里卜惹先生？”

“感謝上帝，她是強壯得像一隻虎樣，”他說着。

他再墜入靜默了。他用他底指姆輕敲着他底膝頭，而他底肩頭急抽着。在住宅內他以一個沉默者聞名；我們在那兒居住了十年，這是他第一次來看望我們。

我底父親心緒不寧地催促着。當里卜惹先生變成明白時，父親想說些事來破壞由舌結的小販散佈着的咒語。“饒怒我，但是我底妻子責難着我到你這兒，”他訥訥着。“她是討厭着你。饒怒我，他們說你已經失業了一個長長的時間，而不能尋着一點事，哥爾德先生。”

“是的，里卜惹先生，爲什麼一個人要隱藏呢？”我底父親說。“現在，我們的人生是黑暗着在。”

“囉，”小販說着，當他擦着他底額頭，“因此，那便是爲什麼我底妻子責難着我來看望你。假如另外沒有什麼可做，一個人可以因爲香蕉而維持着生活底。我已經販賣香蕉，爲着上帝底幫助，經過了許多年。那是一種苦生活，但是一個人可以藉此生存。”

“是的，”他繼着說下去，在一種悲慟的，結舌的聲調中，“一些錢一個人可以在亞托尼街的批發商那兒買一大宗香蕉。于是十分錢一天從果園街的拖車店租一輛拖車。于是找着一個街角，站在那兒，人們來買着香蕉。”

“這樣好嗎？”我底父親盤詰着，一種敵意的閃光在他底眼中。

小販看見這樣情形，重新恐懼着進入了矛盾中。

“饒恕我，一個人謀一種生計，爲着上帝底幫

助，”他籌劃着說。

我底父親站起來，驕傲地疊着他底兩臂。

“你是提議，里卜惹先生，我也應出去販賣香蕉嗎？”他問着。小販因為困擾，好像賽跑者般的流着汗。他站起來，向着門口去作他底逃避。

“不，不，上帝不允許的，”他訥訥着。“饒恕我，那便是我底妻子責難我到此地來。不，不，哥爾德先生！你們一切都晚安；上帝與你們同在！”

他出去了，用一隻香蕉揩着他如火般的臉。我底父親追視着他，他底兩臂仍然疊着在那嚴刻的，輕蔑的姿勢中。

“怎樣一個厚臉皮！我們有着怎般愛管閒事的鄰人呵！他來而且告訴我，我應該去販賣這些呪詛着的香蕉！我在美國過了十五年後，好像我是乳臭未乾的人樣！我，曾經所有着一家弔褲帶店，我曾經作過漆匠底工頭！對於這樣的厚臉皮你怎樣想呢，加特？”

“我不知道，”我底母親沉靜地說。“使一個誠實的人生活于販賣是不恥辱的。”

“你同意他嗎？”我底父親叫着。

“不，”我底母親說，“但是里卜惹先生是一個善良的人。他到此來幫助你，而你玷辱他。”

“因此，你是與他同意！”我底父親騷動着。他憤怒地沉重踏進寢室，在那兒，他拋擲他自己在床上，惡劣地抽着他底煙管。我底母親嘆息着，繼後，她同我底弟弟和我吃着些香蕉。

(五)

我有一個驕傲的父親。他狂語着，咒詛着，嫌惡着，他同我底母親舉行着長長的，熱情的談話。

“我必定要販賣香蕉嗎，加特？我不能做；恥辱要殺害我！”

“不要做，”我底母親溫文地說。“沒有他我們能夠生活。”

“但是，我在那兒去尋找工作呢？”他叫着。“全城是向我關閉着了！我是在陷阱中的一個人！”

“會碰着機會的。上帝沒有忘記我們，”我底母親說。

“我要殺死我自己！我不能存在了！我要把瓦斯管對着我底鼻子！我反對做一個小販！”

“靜默着，孩子們會聽着，”我底母親說。

我能聽見他們深夜在寢室內爭論着賣香蕉的事。他們在晚餐桌子談論着牠，或者在幽暗的冬日午後坐在爐子旁邊，談着，談着。我底父親因為香蕉底思想而恥辱着。香蕉對於他變成了一種敗北和絕望底象徵。當我底母親確定他不需要變成一個小販時，他轉向着她，爭論着賣香蕉是一條出路。他是墮入在一種混合情緒底奇異的熱症中。

在里卜惹看望後兩星期，他在街上伴着一輛拖車，販賣着咒詛的香蕉。

他第一夜回來，給了我底母親一元銀票和些銀幣。他底臉變成了灰色；他看來好像更老了十年樣；一個人已經到了末路了。我底母親竭力想去安慰他，但是在幾天中他沉默着宛如曾經被一種災禍炸裂了的一個人樣。希望于他死滅了；幾個月過去了，一年過去了；他仍然販賣着香蕉。

我回憶着一晚上遇着他伴着他底拖車。我已

售賣完了一切我底報紙；正在雪中走回家去。當工人們正湧着在微熹中走回家時，那正是在夜幕下紐約城奇異的，可怖的時光。我在成千的疲乏的男女中進行着，那些男女工人已經受工廠的汽笛下解放了。他們通過衣服工廠區域在河中飄蕩着，于是，下沿着路到東邊區去了。

我在臨近桶匠組合那兒遇着了*我底父親*。我認識了他，穿着一件舊外套的一個駝背的，冰凍的人站在一輛香蕉車旁邊。他看來是這樣孤獨地，眼淚流入了我底眼內。于是，他看見了我，他底面龐耀着他底憂愁的，美麗的微笑——*加乃·卓別麟底*微笑。

“唉，你是麥克，”他說。“你已經賣完了你底報紙呀！來吃一個香蕉。”

他給予了我一個香蕉。我拒絕了牠。我已經十一歲了，但是被一種責任底病態的普羅列塔利亞意識所毒害了。我覺得我底父親出賣他底香蕉是殘酷的，但是不能把香蕉拋去。他想我是羞愧了，他以甘言勸誘我，同我戲謔着，使我吃着香蕉。

香蕉聞出了濕草與雪的氣息。

“你今天已經賣了許多香蕉，爸爸，”我憂鬱地說。

他聳着他底肩頭。

“我能做什麼呢？沒有一個人似乎要買。”

那是真實的。工作的羣衆越過鋪道悲痛地向着家推進。變色的天空幽暗着越過紐約的建築物，高高的街燈發着光，無數的貨車，街車和狂熱的火車轆轤着過去。在偉大的城內，沒有任何人，任何東西爲我底父親底香蕉停留着。

“我應叫喊着，”我底父親悽慘地說。“我應該像別的小販們樣作着一種大的喧叫，但是這使我底喉頭灼痛了。無論什麼方法都可以，我是羞慚着叫喊，牠使我覺得像一個愚人樣。”

我已經吃他底一個香蕉。我底病態的意識告訴我，無論如何我應該爲這隻香蕉付着代價。我必定停留在這兒，幫助着我底父親。

“我要爲你叫喊，爸爸，”我出于本心的說了。

“唉，不，”他說，“回家去；你已經工作了足足

一天。告訴你底媽媽，我要遲一點回來。”

但是我不住的叫賣着。我底父親，站在旁邊，說着不時的獎譽底語句，而且說我是一個可驚的叫賣者。另外沒有一人注意着。工人們疲倦地，永遠地驅過着我們；一個敗北了的軍隊蜷曲在家園底夢裏。狂熱的火車驅過；桶匠組合在我們底頭上激蕩着；天空變爲黑色了，風貫注着，雪水激蕩着通過我們底鞋子。有着千千的奇異的，沉默的人在雪中湧過人行道。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停留來買我們底香蕉。我不絕的叫賣着，但是沒有一人聆聽着。

最後我底父親竭力停止我叫喊。“囉，”他微笑的說着來安慰我，“那是可驚人的叫喊，麥克。但是那是明白的，我們今天倒霉了！等我們回家去。”

我被感動了，幾乎掉下淚了。我堅持繼續我底絕望的叫賣。但是最後我底父親催促我同他一道離去。正是日暮以後。我們用一張油布包蔽着香蕉，向着拖車行走去。我們肩比肩地艱步下第二街。走過了許多的房屋，我底父親默思着。于是他搖着他底頭而嘆息着：

“因此，你看怎樣，麥克。甚至在販賣香蕉上我也是一個失敗者。有什麼錯誤呢？香蕉是優美的，你底叫喊是優美的，價錢是便易的。是的，明白的，我是一個沒有幸運的人。”

當我替他拉着車子他停着來燃上他底煙管。然後他再握着車柄，繼續着他底沉思。

“你看我，”他說。“在美國二十年，比我來時更窮了。我曾有一家弔褲帶店，被一個匪徒從我偷去了。我曾變成了一個漆匠工頭，而且從一個建築架上墜落下了，現在我賣着香蕉，甚至我是一個失敗者。那是一切的命運呵。”他嘆息着，在他底煙管上噴噓着。

“唉，上帝，美國是怎般的一個發財的國家呵！是怎般造成人底幸運的一個容易的場所呵！你看一切發財的猶太人！爲什麼他們那樣的容易，而我是如此的困難呢？我正是一個可憐的，卑微的沒有錢的猶太人呢。”

“爸爸，猶太人底命定是沒有錢的，”我說來安慰他。

“我知道，我底兒，”他說，“但是不要做一個那樣的人。在這國度裏死還比沒有錢好些。當你成人時，允許我你要變成發財，麥克！”

“是的，爸爸。”

“唉，”他熱愛地說，“這是我現在的一個希望！這是使我快樂的一個希望！我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但是你是一個美國人！你要牠比我容易些；你在美國將有着幸運！”

“是的，爸爸，”我說，竭力地同他笑着。但是，我覺得比他更年長了；我不能分享他底自然的樂天主義；當我回憶着過去和未來底思想時，我底心沉墜着。

第二十二章 職業的獵取

(一)

在十二歲時，我在我底心裏帶了一種責任底病態的重担。

在公立學校中我已經是一個夙慧的學生，獲得了獎譽不是得因為研究，僅是為直覺底一種。我在一年後畢業了，比其他許多孩子們更快。在畢業禮時，我是告別的演說者。

自然，我底父視驕傲着。他們要我進高等學校，好像別的“聰明”的孩子們樣。他們仍然相信我

可以當一個醫生。

但是，我是十足病態的變成了比我底父親更聰明。甚至在當時我能意識到教育是爲小資產階級預備着的一種奢華。我反對進高等學校。在我底畢業班中的半多的孩子們要去工作；我被選入了他們底隊伍中。

讀書後我怎樣呢。我在紙上爲我底父親指示出了。高等學校四年，在一個人成爲一個醫生以前，還要在大學校中經過六年。總共研究十年，書籍，學費，與及其他的費用需要着好幾千元。

在我們底家庭中有四個人。我底母親似乎不能工作。我底父親底香蕉販賣能夠維持我們生活，經過我十年的研究麼？

自然不能。我固持着而且痛苦着；我底父親哭泣着，竭力催促我，但是我反對進高等學校。

英文教師巴勒女士也竭力催促我。她是喜愛我。她從渴望的藍眼中凝視着我，伴着她底老處女底熱誠，而且說：

“你到工廠去是一件可憐是事。我決不會看見

比你更好的英文作文，黑克爾。”

“我必定要去作工，巴勒女士，”我說，我開始要離別了。她握着我底手。我能嗅出在她底書桌上銅鉢中清新的春天丁香花的氣息。

“等着，”她熱誠地說，“我要你允許在夜間研究。我要給你張高等學校課藝詢問底目錄；用那方法你能夠造成你底監督員底學業。你願意做嗎？”

“是的，巴勒女士，”我慘澹地向她撒謊着。

我是竭力辛苦着。幾年中，我底自我已經受着每個人對於夙慧底讚詡所養蓄着。我常常愛着書籍；我因為書籍瘋狂着；我熱烈地需要到高等學校和大學中去。自從我不能時；我極力輕視着那一切的無意識。

“在夜間研究本是困難的，”巴勒女士在她底抖顫的聲音中說，“但是林肯那樣做，而且其他偉大的美國人也那樣做。”

“是的，巴勒夫人，”我喃喃着。

他送給我一種別離的禮物。那是一卷愛姆孫底論文，她和我底名字，日期寫在空白葉上。

我感謝着，當我回家時，我把牠拋在床下。在以後的五年中，我決不會讀過那書中的一頁，或者在任何書中的一頁。我憎恨着書；牠們是撒謊的，他們對於人生和工作不能做一點什麼事情。

尋找我底第一次的職業是不容易。在一個紐約夏日底鎔爐般的天空中和潮溼底霧中，我獵取了好幾個月。每晨我買世界日報，迅快的讀通着徵請廣告：

僱請代理員——僱請演說人——僱請理髮匠——僱請修衣匠——僱請屠夫——僱請侍者——

死亡廣告頁每早晨給千萬人帶來了生與死底新聞。我是怎樣常常帶着幽暗的心去讀牠。甚至于現在我看見牠，也會使我回到我底年青時底疼痛與絕望呢。

有一羣孩子們好像無家的狗般的衝撞着，咆哮着在每種職業底門前。我同他們爭勝着，我們爬攀着，畏縮着，站在監工底眼睛的卑鄙的留意下，我們是在冰塊中的小奴隸。

沒有一個人經過職業獵取底羞愧與屈辱而不

一生記憶着的。我憎恨着我第一次從牠獲得的經驗，從此，我憎恨着每個別的職業。在人們必定乞求職業底世界中，在那兒沒有自由。

在每早晨我在六點三十分鐘時起來，在七點鐘時我出去在街上飄泊着。常常有着幾百種職業，但是有千千的孩子們在他後面捕捉着。紐約城羣集着這些孩子們，無目的的，迷亂的，像我一樣的渴望着工作。

在一家絲廠中我尋得需用侍者的一種職業。但是，這職業是頃刻的。便是在第一早晨，船務書記，一個文雅的洛底克，忽然地實感着我是一個猶太人。他有禮地瞥視着我。他們不要猶太人。在一百萬猶太人底城中，在商人的商號中有很多反對着猶太人。許多廣告上可以讀着：不信耶蘇教者除外。甚至猶太人商店中也明白反對猶太人。我是怎樣常常潛逃出工廠和咖啡店，在那兒一個工頭說，猶太人是不需要。我是怎樣常常的回憶我是屬於一個咒詛的種族，這種族主要的不幸便是產生了一個耶穌。

後來，我尋得了一個職業。職業是在一家工廠中，在那兒造着白熱的瓦斯燈罩，工廠是在臨近堪撒隅的波委里狂熱的火車下的一座黑暗的樓房。

這是一個幽靈的場所，一個地獄底房間，由幾百隻瓦斯的火焰炎熱着，發着毒氣。工廠因為化學底惡臭而窒息着。

我開始立刻地流汗。是怎般惡毒，我不能呼吸了。那場所恐怖着我。監工上來了，告訴我脫去我底外衣。他是一個嚴肅的，短小的人，在中部堅實得好像一隻桶樣，穿着一件華美的，紅色的絲綢衫。他啣着一隻雪茄煙。他底臉是病態的，嚴酷的，好像一個猶太人鎗手底臉樣。

“猴臉，”他叫着，“指示這個新來的孩子幹什麼。”

一個生長過大的意大利孩子來到了，氣喘着。短褲子因汗液而顯着了條紋。他底有裂隙的鼻子，猴子般的口鼻和着細小的，惡意的眼睛已經贏得了他底適當的綽號。

“這裏來，孩子，”他說。我隨着他下了樓房。有

看三十個不幸的人類在工作。人們坐在一張長長的桌上考驗着瓦斯燈罩。他們底臉是死的面具，與白色凝結着。大的藍眼鏡遮蔽着他底兩眼。

小小的猶太人和意大利姑娘們在化學池中浸着瓦斯燈罩底架子。孩子們站在一排爐子前，在爐內有六十個瓦斯黑玉發着焰。他們傳進架子使用化學方法把牠們燒鎔。每個人滴着汗珠；每個人被憔悴了，宛如在痛苦中一樣。

“你上次在那兒工作呢？”猴臉咆哮着。

這是我第一次的職業。我剛從學校出來的。

“噫？”他冷笑着。“正正從學校來嗎，哈？好，你投進了一種好職業，孩子；要把你胸上的毛弄掉。這兒，拿這個。”

我拿着他給我的鐵架，立刻把牠注入。鐵架灼傷了我底手。猴臉笑着這種玩笑意兒。

“你母狗的兒！”我說，“牠是熱的。”

他衝他底猴子般的臉挨近我底臉。

“你小調皮的東西，假如你反對我，我要咬去你底鼻子！我是你在這兒的監工。”

他去了。我工作着。許多瓦斯燈架與我帶進來了，我把牠們燒起來。地獄發着焰。池槽繞着我。在午正，監工吹着一種口笛。我坐在板凳上吃我半個鐘的午餐。因為發嘔，我不能吃着。我需要空氣，空氣，但是沒有吸空氣的時候。

除了工作在那兒罪惡的地獄洞內是沒有時間來做任何事情。我在那兒流着汗經過了六月。猴臉虐待着我。在重量上，我失掉了十五磅。我襁褓着在夕暮中睡我底覺。我忘記了我底大學迷夢；我忘記了每件事，但是我不能忘掉瓦斯燈架。

我底母親看見我是變成怎般的瘦了。她強迫我解脫那種職業。我自己是過于迷茫着完結這種職業了。于是在另外一月中我讀着徵請廣告欄。在一個黑暗的第二街鼠洞中，一家小印刷店內找得了一種職業。這兒我工作了其餘的五月，直到在一架印刷機上得了我底手為止。

我又獵取着另外的替工了。于是一種短簡的時間內我在一家無酵母的麵包店內工作。在一家郵務公司內工作。在一家郵政匯票房內工作。在一

家乾貨底內工作。

職業，職業。我從這種職業飄流着別種職業，沒有計劃，沒有希望。我是一個經過許多職業的人。我被捉着宛如我底父親在貧困底陷阱中樣。我沒有什麼，在各處都沒有束縛。

有許多時間，我嚴酷地想割着我底喉管。在別的時間內我夢想着溜到遼遠的西方去。性慾開始來苦痛着我。我發展着一種瘋狂的宗教的斑痕。在月光下，我在住宅屋頂上禱告着猶太人的解放着世界的摩西。我重新同尼格爾結合。我消磨我底夜間在一間不易分離的彈子房內。我需要着強烈的刺激物；我已準備着去做一切。在十五歲時，我開始飲酒，伴着尼格爾底羣隊嫖着娼。

我工作着。而我底父親和母親變為更憂愁和衰老了。這樣繼續了好多年。我不願去回憶那一切；那我底少年時代底年華。然而，我僅僅是在百萬工人中的一個。

在一個東邊區肥皂箱上一個人，一夜中，他叫喊出百萬人底沮喪，悲痛與絕望，一種世界運動已

經產生來消滅貧困了。

我聆聽着他底講演。

呵，人們底革命，你給我一個孤獨地，自殺地孩子帶來了希望。你是真正的摩西。當你來時，你要毀滅東邊區，在那兒建造起一座爲人類精神虛花園。

呵，革命，你強迫着我去思想，去鬥爭，去生存。

呵，偉大的革命創始！